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九

嘉言

○讀書不破費。讀書萬倍利。○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教。子孫愚。○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能於釋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所得福德無量無邊。○演暢實相義。開闡一乘法。廣導諸眾生。令速成菩提。○說是經故。得無量福。漸具功德。疾成佛道。○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着。○讀是經者。常無憂惱。又無病痛。顏色鮮白。不生貧窮卑賤醜陋。

○燒香行禮。晨夕誦經。棄諸雜想。心注太真。尅得玄降。白日飛騰。○長齋誦靈章。五靈互相扶。功成天地基。世世慶有餘。○若復讀誦。依經脩行。晝夜不懈。是人所在。自得安樂。隨所往生。○為諸天人。演此妙寶。得悟之者。俾躋仙阼。○若有男女。受持讀誦。我當與十戒仙官。隨所擁護。

感應



元至正辛丑陝西有民家小兒甫三歲一日村巷中遇縣官喝道來衝前呼其名作揖曰相別頗久尚無恙縣官驚訝曰此小兒焉知我名乃進而問之小兒為言前生姓名又連舉舊與酬唱詩數首縣官始信其為故人也復與縣官言曰自與君別來已歷三生矣今得再相見於此萬幸也縣官因問曰汝前身喜潛心玩易尚能記憶否小兒笑曰真是曾用此工夫不虛費也言已別去縣官因言此人受用太極未動以前一著故能出生入死不受生死移換。

唐董雄河東人貞觀中為大理丞幼奉佛法蔬食多年因罪累與同列李敬玄主欣俱被維繫雄專念法華普門品滿三千遍以求脫免鑿忽夜解落雄驚告忻玄共視鎖堅全在地而鈎束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燭之而甚恠重鑿封札而去雄但誦經不輟至五更又解落有聲雄復告忻玄等明日守一視之封題如故而鑿自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鬼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外方知佛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鎖亦解落視之

如雄無異不久俱免。

北齊後主隆化元年法師曇遷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蹟嘗講唯識論遂感心熱病專憑三寶夜夢月隨其懷乃摩而食之脆如水片既寤所苦頓除以食月成德遂私名月德後授人戒常去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

唐釋遺俗者不測所遊止醴泉山專誦法華為業乃至數千遍貞觀中因病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此雖誦經意望有驗吾死之後當以十年為限試發視之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為起一塔庶生俗信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讚歎乃函盛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

五代全州進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溫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為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間為我以法華經為報亦當勸人誦之伯虎請曰其他日亦得祿乎謂之曰雖有薄爾遂出至家而甦後任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晉有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經又  
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  
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已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  
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  
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講竟神施白馬一匹  
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呪願畢於是遂絕。

宋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經每夜  
吟誦常聞空中有彈指讚歎之聲曾於大江遇風濤船將覆沒慶唯誦經  
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勵彌復精勤矣。

唐貞觀中有王順山悟真寺僧公幹夜於藍溪忽聞有讀法華經者其聲  
纖遠時星月迴臨四望數十里闐然無覩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鼻白其  
事於羣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果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物表其所明  
日窮表下得一顱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唇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  
寺乃以石函致於千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讀法華經聲在石函中。

長安中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  
新羅僧在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往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也。

宋李元佐以紹興十六年監建州豐國監生女子買民妻陳氏為乳母女  
既長因不復肯言歸媪賦性獷戾常與人競視同列無如也乾道四年女  
嫁王氏以其好罵弗與之俱後三年李為戶部郎陳死於臨安赴歛僧舍  
旋命僕泄火化將以其骨歸明日僕往收燼亦出聞喧呼叢衆視之則有  
老幼數十人聚立火所曰火尸香如蓮花聞於外是異人也故來觀之僕  
為留一宿黎明呼僧誦經未集遠近已奔湊視灰中皆舍利衆競取之僕  
切於拾骸不暇尋覓只得十餘顆以歸色如泥金而光明可鑑其形若小  
兒高不盈寸李始歎異訪諸姨云此媪平生險惡有何功力致然皆云無  
他善業但每朝早起即誦法華經十餘遍不能記全文唯止憶三兩句每  
日清晨鍾靜只聞如是而已媪生前罵人當積口業而用三十六年誦經  
之故獲報乃爾亦其善念堅固所致云。

唐永徽年中太白山有兩僧名道祥慧悟祥持涅槃悟受華嚴忽有居士



作禮請一僧齋僧云二人不知請誰居士云請華嚴師悟乃赴請於是居士置悟於衣上坐令其瞑目只耳聞颼颼風聲少頃放他開目不知到處唯見屋宇嚴麗延悟入堂禮佛繞畢忽五百僧翔空而至悟遂下坐居士語曰此日齋意在師一人雖五百羅漢臨時請耳師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引悟坐於聖衆之上齋罷居士令一童子送還童子請悟開口飛入口中悟即騰身空中謂祥曰神仙請齋遂獲神通今欲擊之金闕昇空而去

唐上元中洛州敬愛寺有律僧歸觀及鄭州界旦暮投店次有僧至不知其名並房安泊其後來僧謂主人曰貧道疲餒酒酤三升肉買一斤飲取迨盡律師怒而訶之身披法服恣噉酒肉不知慙愧其僧默而不答少頃索水漱口端身趺坐緩發梵音誦大方廣佛華嚴經入如是我聞至寂滅道場其僧口角兩邊復發明光透射房舍泊至三更猶聞誦經聲聲不絕光明轉盛誦至六帙即歇收光其僧乃卧天明律師涕泣懺過輕謗聖賢頓罪消滅

周僧延壽字冲玄慈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投四明翠岩禪師出家衣不繒纈食無重味復往叅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往天台智者巖九旬習定有鳥尺鷁音巢於衣被姑得切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遽像見普賢前蓮華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闍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真心精禱得誦經萬善闍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脩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初演法於雪竇詩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歎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功也乃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衆受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為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跏趺而化



昔佛告四眾。吾於過去無量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倦。於多劫中。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為於法故。捐捨國位。委政太子。擊鼓宣令。四方求法。誰能為我。說大乘者。吾當終身供給。走使時有阿私仙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乘名妙法華經。若不違我。當為宣說。王聞仙言。歡喜踊躍。即隨仙人。供給所須。採果汲水。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為床座。身心無倦。于時奉事經於千載。為於法故。精勤給侍。令無所乏。爾時王者。釋迦文是。時仙人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密。成等正覺。廣度眾生。

昔過去日月淨明德佛。為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及菩薩聲聞眾。說法華經。是菩薩樂集苦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得現一切色身三昧。得此三昧已。即作念言。我得是三昧。皆是得聞法華經力。我今當供養於佛及法華經。我雖以神力供養。不如以身供養。即於佛前。自然其身光明。徧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是真精進。是真名真法供養如來。

昔有四比丘。於法華經。極生殷重。卷舒祕教。甘露未露。由是結契山林。共期佛慧。幽居日積。衣糧單盡。萬里雲霄之志。可得言哉。其一人云。吾等四窮。尚不存身。法當安寄。汝三人。且以命奉道。我一人者。當給所須。自爾振錫。門閭以求供給。雖寒暑代謝。甘喜無愠。以故三人功圓事辦。一世之益。當無量生。其一人者。數涉人間。屢逢聲色。坏器未火。難可護持。偶見王者。出入車駕。喧闐。生心動念。愛彼光榮。功德熏備。隨念受報。人間天上。常得為王。福雖不貲。亦有限也。三人既得道果。會而議曰。我免樊籠。功由此人。彼耽果報。增長有為。從此死已。當沉火坑。幸其未墜。正宜設化。一人云。此王着欲而復邪見。若非愛鈎。無由可拔。一人可作端正婦。二作聰明兒。兒婦之言。必當從順。如宜設化。果獲改邪。時國王者。即妙莊嚴王。本華德菩薩。是其婦。即淨德夫人。今光照莊嚴相。菩薩是。而昔二子。即淨藏淨眼。今藥王藥上二菩薩是。

宋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幾死乃得免。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釋



教佛頂心陀羅尼為上。即求二經。授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以清旦各誦一遍。焚香仰天。輸寫誠懇。凡越兩歲。紹熙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異光照室。少焉分魁。母子俱安。

昔天竺國有一阿蘭若。華言閑靜處比丘名摩訶羅。讀摩訶衍。華言大乘德行彌著。

國王正信。嘗布髮掩泥。舍比丘蹈。又有比丘來白王言。此人不多讀經。何大供養。王言我曾一日夜半。欲見此比丘。即到其所。見彼在一窟中。讀法華經。有一金色光明人。乘白象王。合掌供養。我方親近。彼即滅沒。我問大德。以我來故。金色光明人滅耶。比丘言。此是徧吉菩薩。徧吉自言。若有人誦法華經。我當乘白象來教導之。我讀是經。徧吉自來矣。徧吉即法華經中普賢菩薩也。我聞是已。禮足而退。是故我今常當供養。

姚秦法師鳩摩羅什。華言童壽。此法師名也龜茲國人。七歲出家。日誦千偈。其母嘗

携至月支國。見一羅漢曰。此沙彌至三十五。若不破戒。當大弘佛教。度無數人。戒若不令止。才明法師而已。母唯其言。一日謂曰。大闡東土。唯爾之

力。但於爾自身無益耳。什曰。大士之道。利彼亡軀。若使大法流傳。能洗蒙俗。雖身當鑊。無恨矣。時苻堅據關中。太史奏去有德。星現外國。分野當有大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羅什。將非是耶。即遣呂光率兵伐龜茲。光既獲什。迥至涼州。聞苻堅為姚萇所害。乃據關外。僭號後涼。萇卒。子興。罷位。廟庭俄生連理樹。逍遙園。蕊變為菡。以為祥瑞。遂伐呂光。迎什入長安。待以國師之禮。興於逍遙園。引諸沙門。聽什講說。什辯通華夏。覽舊經與胡本。乖謬以弘。始八年於草堂寺。與僧韶。辯等八百餘人。對舊經。考校譯此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後忽感疾。即語眾云。因法相遇。殊未盡心。無何緣謝。所譯法華等經。幸共流布。若所譯無謬。願焚軀後。舌不焦爛。言訖而終。至於闍維。舌果不灰。

晉釋道生。從師姓竺。年在志學。吐納清新。人皆畏服之。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讚仰羣。終不憚勞苦。遂往關中。稟承羅什。辯問超卓。咸稱神悟。後遁蹟虎丘寺。有講臺石。至今存焉。或時居半塘。誦法華經。忽有一雉。常來聽受。一日不見。師念之夜。入夢云。某因聽經。遂獲改報。今在某家。為兒



子待過數年却來奉事。洎師詢之果爾。及出家。無何童子命終。因瘞于林。一夕放光輝照塘塢。鄉人異之。啓看乃獲一古生青蓮華。因是起塔。後尋成寺。即半塘寺是也。

隋僧法俊住碧澗寺。行法華三昧。即獲悟入。示滅之日。仙樂盈空。天香亘野。衆見凌空西向而去。

隋僧等觀。生于富陽孫氏。為僧已後。聞智者開法佛隴。遂往依承。專誦法華。無能講說。貞觀中。赴餘杭法忍寺講。忽一夜見神人曰。吾錢唐鼻亭祠神也。師嘗經過廟庭。弟子巡遊不值。今故特來求授戒法。師即為然香秉宣。至明日夜半奄然命終。

晉僧法莊。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山遠公弟子。性率直。以苦行有名。誦法華經。自為恒業。常於靜夜隣者。每聞師房前有兵仗羽衛之聲。

隋僧法京。姓朱。會稽人。年少聚沙為塔。高丈為殿。合掌稱佛。忽遇乞食僧勸之曰。汝可往天台山出家。彼有初依菩薩說法化世。兒即奔往。便侍智者為弟子。智者笑曰。宿願力故。今得相遇。於是曉夕左右。服膺無懈。師因

教誦法華經一部。無懈懺法。後隨侍智者入廬山。即於陶侃瑞像閣內。製制法華三昧。俄見一僧云。汝法名未勝。應改名為普明。則照了三世矣。自是後改為號。晚旋歸國清。所居之房。乏水。師想念石上忽流泉。又嘗鑄文六廬舍那像。感異人施金而隱。一時於赤城松林中。現身高數十丈。章安頂禪師親見之。

陳僧慧思。武津李氏子。幼立志持戒。日唯一食。不受別供。十年專誦法華。七載常行方等。九旬常坐脩一行三昧。續詣北齊慧文禪師。所諮稟禪法。長夏攝心。夏滿受歲。慨無所證。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然開悟。法華三昧。及餘大小法門。後止光州大蘇山。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金字法華。報請講二經。即與敷叙。莫非幽蹟。次至南嶽。見林泉竦淨。乃曰。此古寺基也。林言掘之。果獲殿址。器血。又往巖下。乃曰。吾先世在此坐禪。為賊斬首。由此命終。又今世也。衆共尋覓。乃得枯髑。師得而頂戴。因起塔。以報昔恩。陳宣帝詔住棲玄寺。道俗顯仰。忽有普賢摩頂。涌生肉髻。常往瓦棺。遇雨不濕。履泥不汙。或現身大小。或窈爾藏身。瓶水常滿。若有天童給侍。臨終日大



集門學說法。唱言眾聖相近。泯然命終。感異香滿室。遠近咸聞。時太建元年也。

陳僧智顛。裔出潁川。世居荊州華容縣。十八出家。湘州果願寺。二十別踐。受具。即往大賢山。誦法華經。無量壽普賢觀。歷於二旬。三部終畢。後住瓦棺寺。首開法華玄義。隱居天台。初宴息於銀地。時經行於東南。峯或居方丈。誦法華經。而入三昧。眾魔惡鬼。競來惱害。師於禪定中。亦不覺神之變。恠。一時講誦法華。感普賢乘白象。躡駕於前。隋煬帝居藩。請為菩薩戒師。乃賜智者之號。後歸老天台。一夜忽夢大風吹壞寶塔。是時詔書遣徵。至石城像前。遽云有疾。遂命弟子唱法華經。而自讚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曠太。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今日矣。

隋僧慧超。生丹陽沈氏。性溫裕。自幼從釋。專課法華。聞光州思大禪師。定慧雙明。毗尼華言兼善。乃與智者虛心潔已。摳衣請業。思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及遊衡嶺。復與智者同塗。誦經移歲。後隱終南。八載行道。倍隆三慧。開思也。大唐伊始。榮重京師。師自入道。即誦蓮經。五十餘年。萬有餘遍。洎

寢疾將終。召眾告曰。往返吾之常也。長生不忻。夕死不感。第一義空。清淨智觀。是吾凭仗。言已。向西而逝。遺言令靈屍松石。以施禽獸。弟子依教。停一月餘。顏色如生。還累塔以窆之。

隋僧智瓌。姓張氏。清沂人。年十七。亡二親。漆患至篤。知無生意。夜忽見月。遂念月光菩薩。因而得差。深知三寶。是我依憑。即往安淨寺出家。挺志高邁。言行俱實。遂開智者悟解超羣。遂抵台嶺。服膺受道。智者察其根器。乃遣行法華三昧。洎備至二七。初夜坐禪。乃見一九頭龍。從地涌出。上升虛空。瓌明日。白師。師曰。此表九道眾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入法性。空耳。又嘗於寶林寺。脩法華三昧。啓備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瓌師問之。答曰。我來看燈耳。頻經數過。答問如前。寺有慧成禪師。聞其事。而言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是必相害也。天曉扣戶。問之。見其猶在。甚喜。成因以報永陽王。王即遣數十兵吏。執杖防護。瓌曰。命由業也。豈在防護。謝而去之。至第二夜。鬼即入來。徧打東西。於三七日。恒爾為惱。瓌坦然無懼。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見。



隋僧大志會稽顧氏子。發蒙出家師事天台智者。智者見其形神灑落。高放物表。取名大志。誦法華經。索然閑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峯行頭陀華言行。有時投身猛獸。彼皆避去。食粒若盡。唯以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持福林寺。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陵遲。遂身著孝衣。於佛堂中慟哭。三晝夜。誓捨形骸。申明正教。即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燃一臂於嵩嶽。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士眾通集。師絕糧三日。登大棚中。布裹其臂。灌之以蠟。如炬然之。光照巖岫。晃然大明。眾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讚佛德。或為眾說法。聲聲不絕。燒已下棚。跣趺入定。七日而卒。

隋僧道悅。俗張姓。荊州人也。十二出家。玉泉寺。器識沉邃。安貧苦節。長誦法華。以為德業。玉泉智者創置。未有鐘磬。師於泉源得怪石一片。懸之。每誦經一卷。輒扣一下。聲韻清徹。聞者肅然。幽冥之徒。屢有祥感知。而不傳。嘗患水腹。急如鼓。一夜誦經。水忽流注。洪腫頓消。

晉僧靜生。蜀郡郫人。俗袁氏。為僧以苦行聞。成都守宋豐請主三賢寺。

誦法華經。又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忽有一虎來蹲於前。徹章乃去。後誦習次。常見四神人左右侍衛。年雖垂老。行業弘堅。消感疾。即付囑門人。跌坐而化。

晉高昌僧法緒。德行嚴峻。飯蔬飲水。後入蜀居劉師冢間。行頭陀行。虎兇見而不傷。常處石室。誦法華經。維摩華言淨名。光明三經。忽於一夏。在石室中。右脇命終。七日不壞。香氣襲人。每夕放光照徹數里。鄉人異之。即於屍上為起冢塔。

晉僧法義。俗姓竺。十三歲入道。專勤梵行。誦正法華經。住瓦棺寺。後遷會稽寶山精舍。咸和二年。染疾。誦習無聲。夜夢一僧為出腹。胃洗滌垢穢。洗已。還納腹中。夢覺。疾即痊愈。晉帝嘗宣至禁中。後受五戒。供奉殷厚。至太和年。不疾而化。勅市新亭崗起塔安窆。

晉僧竺法曠。俗阜氏。寓居吳興。志操高卓。戒行淵深。本師寢疾。曠為祈誠。禮懺。凡七晝夜。因感五色光明照室。其病即差。後止於潛青山石室。每言法華為會三之旨。無量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講。平居則誦。



謝安為吳興守時往展敬。晉簡文帝召至。命齋懺以遣妖星。晚遷禹穴昌原寺。為百姓拯救危苦。莫不效驗。有人常見師行坐間。每有鬼神數十輩。衛於前後。享年七十六。

晉建興二年。長沙縣西一百餘里有青蓮花兩本。生於陸地道。俗爭觀。因掘其地一丈二尺。得一瓦棺。而蓮出於棺之壞處。斲棺視之。有髑髏。捨索其蓮根。生於齒頰間。時有說者曰。昔有僧不知名氏。誦蓮經十萬部。不疾而化。遺言使衣紙服。以瓦為棺。此其是矣。

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經為常業。初死。權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朽。唯舌不壞。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終。置屍巖下。餘骸並朽。其舌如故。

宋僧慧紹。不知出處。孩孺時。母哺魚肉。即吐。自是不茹葷。八歲出家。為僧。通法華經。苦行堅節。後隨師僧。要止臨川。招提寺。常念佛恩之重。誓欲捨身以報。乃顧人斫薪於東山石室。積高一丈中。開一合龍。即還寺告師。師諫不從。於是剋日就山。建八關齋會。闔境雲奔。盈滿山谷。至夜。紹自

燭然薪。入龕而坐。誦藥王捨身品。火炎至額。猶聞經聲。大眾忽見一星。大如斗。直下火中。俄而升天。咸謂天宮迎接之瑞。紹嘗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木。切莫伐之。後三日果爾。而生。道俗異之。時元嘉廿八年也。

宋僧瑜。俗姓周。吳興人也。弱冠出家。行業純備。於廬山南建招提寺。以居之。常持蓮經。未嘗少替。一日謂友人曰。結果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轍。獨何遠哉。遂積柴為龕。設齋辭眾。是日雲雨交零。乃發誓曰。若我捨身無悔。天當晴朗。不然。即霧霏矣。言已。雨霽。至夜入龕。合掌跌坐。誦藥王本事品。火燄至體。其坐自若。眾見紫氣騰空。經日不散。時年四十四。過後十四日。瑜之舊房。忽生雙桐樹。枝葉豐茂。貫壤直聳。識者以為娑羅雙樹。克炳泥洹之道。瑜之庶幾。故見斯瑞。因號雙桐沙門。

宋僧慧益。廣陵人。出家壽春。後憇竹林寺。氣節卓越。精誦法華。誓願焚身。作真法供。凡在見聞。讚尤多。初絕粒。食酥油。後斷酥油。服香丸。雖四大綿薄。而精神警正。孝武深加敬異。遣使諫止。不從。以大明七年佛生日。於鐘山南置鑊。辦油。乃詣闕辭帝。帝見改容。師再三囑以佛法。而退。帝親駕



見臨時四衆奔集師乃入鑊。經以吉貝灌之以油。將欲發火。帝復止之。益  
確固不從。且曰。微軀賤命。何足介聖意。願乞度二十人出家為佛法助。勅  
許之。益執燭自然。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睫。猶聞其聲。衆見悲慟。響震山  
谷。帝忽聞空中笳管之聲。異香芬馥。盡日方還。是夜帝又夢益振錫而至。  
復囑以佛法。翌日帝設大會。度二十人。勅於燒所建藥王寺云。

晉僧登師者。止匡廬大林寺。通誦法華。晝夜不息。一日忽見空中有一銀  
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殿。師遂入殿。坐起經行。如是三載。安王聞之。累詔  
奉迎。因蹙下山。王與四衆嚴持香華。從師乞戒。登曰。白日喧雜。心多散亂。  
當於清夜受之。至夜正說戒。相三歸依。時師之口吻放光明。徧照大衆。衆  
見光明。競拜喧闐。師即不語。光便收斂。師云。本欲受戒。那得見光。喧闐。光  
現。但是受戒祥瑞。未是得戒正緣。今更從初。大衆默然。師又說法。還復放  
光。衆又喧闐。因而且止。明日再來。師即辭別歸山。所現金殿。還復如故。一  
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殿。未復迴也。即於是日倏然超化。

晉僧法志。結菴餘杭山。誦法華經。朝夕不懈。有雉巢于菴之側。每聞誦經

聲。則翔集於座傍。若侍立聽受狀。如是者七年。一日憔悴。師撫之曰。汝雖  
羽族。而能聽經。苟脫業軀。必生人道。明日遽殞。師即瘞之。及夜方假寐。夢  
童子再拜曰。我即雉也。因聽師誦經。得脫羽類。今生於山前王氏家為男  
子。右腋猶有雉毳。見可驗也。僧詰朝至其家問之。果然。王氏一日設齋。志  
方踵門。此子遽然曰。我和尚來也。與衆異之。携以示志。志撫之曰。此我雉  
兒耳。遂解衣周視。其腋下果有雉毳。志曰。至七歲宜聽出家。父母唯之。至  
時入山。十六落髮。以腋有毳。命云曇翼。授與蓮經。不遺一字。志師歸寂。翼  
即為此山第二祖矣。

宋僧弘明。生於會稽。羸氏出家雲門寺。節行孤高。人所具瞻。誦法華經。坐  
禪禮懺。六時不輟。感淨瓶之水常滿。人謂天諸童子給侍也。一日坐禪。忽  
有一虎蹲伏于前。久之乃去。續往永興石姥巖入定。亦有山精來惱。明  
以腰繩繫之。精遜謝求脫。即曰。後不敢來。自爾絕跡。  
齊僧慧豫。黃龍人。少務學。游京師。止靈相寺。徧參名師。或聞臧否人物。輒  
塞耳不聽。誦法華大涅槃等經。一日寢卧。忽夢三人扣戶。衣冠鮮潔。執蓋



相迎問之。答曰：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緣未了，可延一年否？遂諾而去。至明年是日，復夢三人如初，因爾而卒。

宋僧了宣，西明寶林肄業。入南湖光嚴堂，閱大藏，預法華期，懺二十七年。與榮行人最相善。一日詣榮室，默坐。榮問之，師曰：西歸有期，難忘道義。其公淨土重會耳。榮喜曰：正所幸願。忽示疾，請眾諷彌陀經。念佛之際，端坐書偈曰：性相忘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悉利。合掌而化。炎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異香噴人。士庶聞之，傾城來哀。闍維之處，舍利無筭。

周釋慧命法師，長沙人。十五誦法華，纔七日終一部。與法音為淨土友。一夕携手月下，相顧笑曰：時至，不行為貪生。西方有期，吾其去矣。音曰：寧不俟我十日，命豎兩指曰：過此不可也。越二日果終。眾見天人下降，奇香異樂。咸唱善哉。後十日音亦亡，祥瑞悉與命同。

晉僧跋澄，年二十出家為僧，根器魯鈍，罔然無所措。立志誓誦蓮經，以求西邁。日記一行，或得半偈。如是勤苦，至八十歲方通一部。一日忽見朱衣神人，手持請疏曰：天帝奉迎。大德跋澄，師曰：生來愚鈍，隨分誦持，專祈極樂。忉利雖是勝處，非所願也。神人辭去。又一時夢七寶大塔，身居第五層。望見七寶城階，無有涯際。外有二金剛執杵而立，數十青衣手執白拂，以拂階道。澄問：答曰：此是西方寶城階道。來迎跋澄。夢覺，語弟子曰：汝將吾衣鉢，營大眾齋。又言：汝等此時見千佛否？答云：不見。又曰：覺非常香氣否？答云：咸聞。言已，西向奄然而化。

梁僧法雲，陽羨人。俗周氏，其母始生，見雲氣滿室，因以雲為小字。七歲出家，立名法雲。年三十，講法華淨名機辯，風生。嘗於一寺講敷此經，忽感天華，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于堂內，不空不墜。講訖乃去。時誌公道超方外。或來雲所，曰：吾欲解獅子吼，請師為說。師即陞猊剖析，誌彈指曰：善哉。微妙矣。武帝一日以天亢陽，問誌曰：何計得雨？誌曰：雲能致雨，當請雲師講經。雲講法華未畢，即大雨膏澤。

梁時僧遷，出於嚴氏，自幼神俊，識者奇之。師侍法師道則，自弱冠便誦蓮經，數溢六千。一日坐而若寐，夢見普賢垂光照燭，親為摩頂，書而不傳。至將示寐，方陳同志法華大品涅槃等十八部經，各講數十遍，皆制義疏，流



傳後學。後歸寂定于江陵中華山。

隋僧法崇。篤志經論。尤精法華。嘗至湘州麓山。山精化為夫人。詣崇請戒。因捨所居山為寺。未幾化洽湘土。

隋僧玄秀。居黃州隨華寺。性清志溫。常誦法華。每有異相。不以為奇。時當酷暑。師方誦經。友人遣价召師納涼。行至房前。忽見人馬翊衛。怖懼而返。友人親往。所見果然。迴轉後門。兵甲彌多。填塞空中。不可勝數。四眾盛傳。咸曰神異。

隋僧生孤雲之性。初無定姿。但是伽藍。不問有無僧眾。於中止住。乞食自資。誦法華經滿一千部。即便移錫。開皇中。至靈巖寺持誦。一夜忽見神人數十。俯伏聽受。生曰。汝是何者。神曰。弟子是山神。住此已七百年。今聞法師誦經之聲。特來聽受。請師為誦良久乃去。自是常來。師續詣相州法藏寺。建大藏於眼中。然燈供養大衆。旋誦不息。後終於彼。

隋大業中。虎丘有僧亮。十二出家。稟學唯誦法華。未滿四旬。一部通利。南游會稽。於剡縣三生像前。鄞山舍利塔前。各然一指。以表慧燈供養。

故鄉止北禪寺。一日忽索湯盥沐。與檀越作別。正坐而化。感異香滿室。

唐百濟國沙門慧顯。少出家。有大志。唯誦法華經。或有祈福請願。無不如意。聞講三論。便往聽受。法一漆神。彌增慧解。初住本國脩德寺。有眾則講。無則清誦。四遠聞風。咸來參侍。師厭於迎接。竭往南方。達摩山。山極深險。顯坐其中。專業如故。遂終於彼。同學昇屍置石室中。虎獸身分俱盡。唯髑髏與舌存焉。經于三年。其舌紅赤。柔軟勝初。後變為紫色。其堅如石。道俗仰止無窮。累塔表識。時貞觀初也。

隋僧法喜。生於襄陽李氏。七歲出家。荊州清溪寺。雖學諸經。唯以法華為宗骨。文帝勅住禪定寺。晚年欲祈通感。誓誦蓮經千徧。因不止舊房。巡繞塔寺。誓填本願。數滿八百。寺僧忽見一白馬。駕寶車入喜房。後歸老廬。唐貞觀六年。染疾。名門人曰。無常已至。勿事置履。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大眾忽聞林北有音樂車震之聲。因以報喜。喜曰。世間果報已捨。如何更生。樂處須更異香充室。端坐而化。

唐僧會通。雍州人也。少竹道檢。剛勁高節。隱終南豹林谷。綜業讀法華經。



因見藥王捨身便欲仰倣私積柴木誓欲行之以貞觀末年於靜夜中誦菩薩本事以火焚燎煙焰甚盛卓爾跏趺誦聲如故衆於是時忽見西方有太白光流入火聚燒已收聚餘燄即樹勝塔勒石山中以傳不朽隋僧慧旻河東人也九歲出塵服勤白業誦蓮華經後主光興寺講法華經彈指之間異香屢至聽者雲集咸言善瑞後遷通玄寺結會行道者一十七年足不踰閭隋末崩離吳中飢饉四衆逃難唯旻守死禪誦大唐開化止南澗寺兩兔一彪相親同止未終前三日異香滿室舉衆問師師曰吾後日當去生死人之常也寄世若行雲各念無常早求自度至期果順化。

唐桂府城外江東五里有雉山寺其始有一僧卓菴此地日誦蓮華經仍能講說忽有一雉常來伏翼聽受終第五卷雉即不來後八年山下民家生一男子年始八歲不葷不戲堅欲投其僧出家父母聽之既去一日僧浴令兒淨背堅不肯袒衣僧問答曰某前身即雉也因聽師講誦故報為人今腋下猶有雉毛故不袒也僧因授是經前五卷覽同舊習後二卷則不能也從此山以雉名因山置寺寺猶存也。

隋僧智聰住揚州白馬寺專習三論尋渡江住安樂寺值隋國亡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四虎馴遶聰曰吾已十日不食命在呼吸間卿可食之虎作人言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見一老翁腋下挾一小船來曰師欲渡江即上船其四虎見而淚出聰曰持危拔難正在今日即同四虎利涉南岸船及老人忽然不見聰領四虎止西霞塔西經行禪誦誓不寢卧安衆八十餘人若有凶事虎來大吼由此警覺至貞觀

中年九十九於佛降生日熏鑪徧禮聖像還歸于靜室端坐而化唐僧法嚮揚州人身長八尺骨狀魁岸十六出家即事勤苦通誦法華以為德業晚於西霞寺側立法華堂行智者法華三昧三七精進大獲靈瑞知而不言一時有虎侵害人民日計數十道俗設穰災大齋虎忽入堂搏一人去師隨後喚住曰何故造次本為設齋可放此人虎即放之自後諸虎皆集師以杖扣頭為說正法自此不復為害。

唐僧儀禪師止蘇州開元寺造大佛殿忽見一婦人抱兒子告師曰兒子



為患請轉法華經一部。禪師轉畢。還有一朱衣佩劍來者。拜曰。前日妻子為兒所患。蒙師轉經。今已得愈。特來相謝。聞師造殿。謹以錢十千相助。弟子是許將軍。師曰。公住何處。許曰。住師屋後。言訖不見。師遣人穿地尋之。乃見骸骨一具。佩劍橫身。人皆歎異。師即祀而葬之。

唐僧法輒。絳州人。少而勤苦。通法華經。常以是業誘化。一切沙於孤山西河。造立堂宇。初置伽藍。處元無水。一旦地陷。清泉迸出。故秦州刺史房仁裕。申請寺額。即以陷泉為名。師又善持呪。多有應驗。永徽二年二月。自知將死。囑付徒眾。端然坐逝。時天色晴朗。雨華如雪。香而不釋。樹枝草葉白。同粉色。周二里餘。三日始隱。終後三年。坐身不壞。

唐釋大義。蕭山徐氏子。生而英特。十二從釋山陰靈隱寺。凡是經教。開卷必通。開元中。喪其親。因入天台佛隴閣大藏。報劬勞。謁見左溪。稟承止觀。超然悟心。以畢大事。平生誦法華。涅槃大小戒本。以為行業。終時咸聞空中有奏天樂之聲。

唐僧遂。端俗張氏。投師於明之德潤寺。為人質直。清粹。不安交游。師授蓮

經。誦猶宿習。人皆駭歎。十二時中。口吻不輟。至老不懈。咸通二年。跏趺而絕。須臾。口生青蓮華七朵。芬芳香潔。遠近聚觀。於是造龕。窆於東山之下。經二十餘年。塔內屢見光現。及啓視之。形質如生。遂迎還寺。凍紵飾之。

唐僧元慧。晉平原內史陸機之裔。髫齡穎悟。長而溫潤。出塵納戒之後。入五臺山。觀禮聖迹。歸建興寺。立志持三白。會昌中。遭沙汰。宣宗朝。還入法派。咸通年。送佛骨舍利。往鳳翔。鍊左拇指。口誦蓮經。其指復生。所誦法華。平生不計其數。三白者。白飯。白水。白鹽也。又身不偏觸。口誦真經。意不安緣。此三明白。身此嘉名。以故異人呼為三白和尚。

唐僧鴻。莒即楚公之兄也。出家越之龍宮寺。精通蓮經。晝夜讀誦。每見鬼神扶衛。或為添香。然燈。至後唐長興中。不疾坐亡。至于三更。手敲龕門。曰。吾緣佛土善友。媿服裝不淨。以故轉來。易畢。再坐去。至於七日。頂上猶暖。葬後。每有一虎。遶塔號叫。

唐釋貞。諱姓包。吳郡人。十三出家。龍興寺。守性沉靜。分陰是競。方逾一棧。誦徹蓮經。用是為常業。日周二部。十九祝髮。自是伊洛晉郊。凡有講筵。莫



不來聽。天祐中。至京相國寺寓舍。講法華經十許遍。後會宋州師孔公仰師高行。即給俸於西塔院。置長講法華堂。後將終。自具湯沐。更淨令唱上生禮佛。忽望空合掌曰。勞煩衆聖。排空相迎。後侶爾時並聞天樂之聲。頃刻而卒。

昔潭州門裏街北巷。有青衣寺。有僧亡其名。於此地誦法華經。每致靈異。世不具傳。一時感二青衣童子侍奉。死後葬之。忽於冢上生二蓮華。發而看之。乃自舌根而出。因建此寺。遂以青衣為名焉。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懷正信。常誦法華普門品。偶公幹乘船過吳松江。中流風作。人船俱沒。文本浮在水面。聞人語曰。但念佛誦經。必不死也。如是者三。自此隨波達于北岸。後於江陵設齋。雲徒並集。有一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遇害。當逢太平。致富貴也。言已而去。文本忽一時食椀中。得舍利二顆。獲太平富貴。皆如僧言。

隋開皇年。臨沂有王梵行。少瞽兩目。其母慈念。口授法華經。誦計一萬七千部。其後目雖瞽。其日夕往返。織葦縫衣等事。皆無礙。人疑其別有所得。問之。終不肯說。布衣蔬食。終身不娶。年七十一而終。遺言送死林野。任禽獸散食。肉盡骨存。舌則不壞。色如蓮華。

唐主淹琅琊臨沂人。祖父皆顯宦。淹官至黃門侍郎。生而魯鈍。專樂大乘法華一部。終始誦通。後病。有弟固。即新安太守。亦誦蓮經。忽夢見曰。吾生西方。在鐵葉蓮華胎內五百年。華開始得見佛。以苦志誦經。故得西方之生。以魯鈍故。尚受胎報。告汝等知。當思來報勤心。經典勿懈怠也。言已而別。

隋陸淳。吳郡人。雖居俗舍。心常慕道。法華一部。日夕誦持。後忽病。一向仰臥。開眼看屋。了不暫瞬。有知識僧來問疾。君何仰臥視屋耶。答曰。佛記陸淳當生夜摩天。今見彼天宮殿城關。及諸天衆。以故我今顧盼不倦。過四日遂終。

宋元嘉十四年。孫彥曾家世奉佛。妾王慧稱。少而信向。年大彌篤。誦法華經。輒見浦中有新色光。使人掘深二尺。得金像連光。趺高二尺一寸。趺結去。建安五年。歲在庚辰。官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



元鐵鏡和尚住何山座下。有恭都寺者。西明人。庶介自持。精備梵行。日誦法華一部。臨終無疾苦。更衣坐逝。閣維舌根不壞。

宋紹興二十八年。無為軍指使李遇。迎新郡太守於城西。既行十餘里。聞尚遠。遂還家。忽見百許人從路傍出。皆如三五歲兒。大呼而前。合圍擊之。李初不懼。相與毆。每奮拳。必十數輩仆地。繞仆即起。已散復合。如是數四。有躍而登肩取巾搨髮者。李益窘。走不可脫。且擊且前。俄一老叟布袍草履。不知自何來。厲聲咄曰。此官人常持法華經。若損他。豈不累我。叱令退。鬼遂散。老人亦不見。李迴及門。不能行。門卒扶以歸。至家。昏不醒。諸子揭衣視之。但青痕徧體。即就其處招魂。請僧誦蓮經。涉半年餘。始能策杖而行。老人疑土地神云。

宗陸沉。道號省菴居士。住明之橫溪。文章左丞陸佃之孫。官至刑部都官郎中。任福建提舉。丁母憂而歸。中交代鄭興裔之言。閒退于家。客至必合水而言曰。某與鄭無隙。此厯劫中冤。下果此心不安。必彼此酬酢。無了時也。予謹當以善法而解之。遂一志持蓮經。每晨起即澡浴更衣。入淨室中。

焚香跏趺。目不他瞬。首唱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福不攘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迴。然後開卷而讀。不緩不急。聲如貫珠。日一徧者三十年。登八秩。增至三部。賦詩見意。有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即以紙界方窠。劃滿百部為一圖子。積成巨軸。總其數則九千四百八十五矣。計其卷則六萬六千三百九十五矣。餘暇又閱毘盧大藏。凡是台教律部。少林心宗。無不博究。復誦弥陀佛號。一意西馳。紹熙五年。壽八十五。四月六日。索湯淨身。冠衣整容。就寢而逝。洎殮。入忽聞蓮華馥郁之氣。皆不知來處。近挹之。蓋噴之於口鼻中也。是時女人多不聞香。豈五障所蔽乎。唐淮寧近城河北岸。有華臺寺。其始乃一大姓家。有室女能誦法華經。其兄娶妻。心亦樂學。未幾姑與嫂俱能背誦。每至更闌夜靜。月白風清。二人同聲以誦。雖世之憂玉銷金。無以並其韻矣。一時病姑嫂併歿。異日復生。忽生紅蓮一朵。開敷妙盛。人悉異之。啓看乃見蓮根自嫂之口。連貫姑之文發。姑墓其根。蓋出于姑之舌本焉。蓋嫂之經從姑以授。表相因由也。唐武德中。都水使蘇長授巴州刺史。帶家族赴官。因渡嘉陵江。中流見



元鐵鏡和尚住何山座下。有恭都寺者。西明人。庶介自持。精備梵行。日誦法華一部。臨終無疾苦。更衣坐逝。閣維舌根不壞。

宋紹興二十八年。無為軍指使李遇。迎新郡太守於城西。既行十餘里。聞高遠遂還家。忽見百許人從路傍出。皆如三五歲兒。大呼而前。合圍擊之。李初不懼。相與毆。每奮拳必十數輩仆地。繞仆即起。已散復合。如是數四。有躍而登肩。取巾搨髮者。李益窘。走不可脫。且擊且前。俄一老叟布袍草屨。不知自何來。厲聲咄曰。此官人常持法華經。若損他。豈不累我。叱令退。鬼遂散。老人亦不見。李迴及門。不能行。門卒扶以歸。至家。昏不醒。諸子揭衣視之。但青痕徧體。即就其處招魂。請僧誦蓮經。涉半年餘。始能策杖而行。老人疑土地神云。

宋陸沉。道號省菴居士。住明之橫溪。文章左丞陸佃之孫。官至刑部都官郎中。任福建提舉。丁母憂而歸。中交代鄭興裔之言。閒退于家。客至必合爪而言曰。某與鄭無隙。此厯劫中冤耳。果此心不妄。必彼此酬酢無了時也。予謹當以善法而解之。遂一志持蓮經。每晨起即澡浴更衣。入淨室中。

焚香跏趺。目不他瞬。首唱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福。不禳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迴。然後開卷而讀。不緩不急。聲如貫珠。日一徧者三十年。登八秩。增至三部。賦詩見意。有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即以紙界方窠。劃滿百部為一圖子。積成巨軸。總其數則九千四百八十五矣。計其卷則六萬六千三百九十五矣。餘暇又閱毘盧大藏。凡是合教律部。少林心宗。無不博究。復誦弥陀佛號。一意西馳。紹熙五年。壽八十五。四月六日。索湯淨身。冠衣整容。就寢而逝。洎殮。入忽聞蓮華馥郁之氣。皆不知來處。近挹之。蓋噴之於口鼻中也。是時女人多不聞香。豈五障所蔽乎。

唐淮寧近城河北岸。有華臺寺。其始乃一大姓家。有室女能誦法華經。其兄娶妻。心亦樂學。未幾姑與嫂俱能背誦。每至更闌夜靜。月白風清。二人同敲以誦。雖世之憂玉銷金。無以並其韻矣。一時病姑嫂併殞。異日嫂忽生紅蓮一朵。開敷妙盛。人悉異之。啓看乃見蓮根自嫂之口。連貫姑。又發姑墓。其根蓋出于姑之舌本焉。蓋嫂之經從姑以授。表相因由也。唐武德中。都水使蘇長授巴州刺史。帶家族赴官。因渡嘉陵江中流。



船帆傾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喪失。唯一女使常讀法華經。浪入船中。女乃頭戴經函。誓與俱沒。既而女即不沉。隨波泛泛。頃刻至岸。捧函而上。開視其經。了無沾濕。此女後嫁於揚州。其篤信讀誦。愈於舊也。

宋紹興末。奉化縣有姓趙人。其母平日重佛齋戒。誦法華經。房下有一女使。每竊聽。久久忽記得四句。所謂青蓮華香。白蓮華香。華樹香。果樹香。自此動靜。施為常吟咏不絕。人聞之。謂為笑語。殊不知此女亦有用心處。一日作事。乖主意。蕪楚至死。遂以其屍潛瘞後園。異時忽於其上。秀出青蓮華一朵。香色可愛。餘人不知其因。獨趙母默而識之。蓋所誦四句。經感應之如是也。趙母復不匿其德。密說與虛堂法師。本空。空每舉此以化人。

唐天童山景德禪寺。始西晉時。有學佛者。立祠巖下。垂四百載。至開元二十年。高僧法璿。按圖記。披榛莽。得故跡。造精舍於山麓之東。秘書省正字萬齊融。首建多寶塔于西南隅。峭拔數仞。法璿居此。日誦法華經。感天童躡雲升降。捧天食來供。師遇夜。則繞塔行道。人遙見師身與塔之相輪等。初母夫人夢吉祥天女。引行摩利上宮。已而姓師焉。茲所謂太白禪師也。

寺有范的撰記備述其事

梁尼諱道蹟。號總持。不知何許人。得法於菩提達磨。迨居湖州卞嶺之頂峯。晝夜誦法華經。滿十萬部。幾二十年。不下山。後歸窠塔。全身於結廬之所。至大同元年。塔內忽有青蓮華一朵。道俗異之。因啓看。見尼肉身不壞。其華從舌根生。又於中獲蓮經一部。州郡錄實。表奏勅置法華寺。

唐吳興僧抱玉。母梅氏。孕協靈祥。即惡葷穢。既誕。亂歲。即思佛乘。遂於尼總持法華寺出家。願誦蓮經。三月通貫。自此日持七部。年登二十。詣京受戒。時肅宗皇帝。夜夢吳僧誦法華經。口出五色光。吳音清亮。洎翌旦。陞朝勅京城僧徒。誦法華者二百餘人。並入禁中。帝視之。皆非所夢者。其抱玉方入關。關令問其遠來之意。答云。善誦蓮經。特來受戒也。令奏帝。即降旨召見。帝曰。朕所夢者。音容宛若。遂勅令上殿。賜坐。誦經。至隨喜功德品。口角放五色光。帝大悅。曰。朕夢中所觀之光。即此也。經纔畢。賜七寶湯。令別築香壇。專為受戒。賜名大光。封天下上座。居京三年。專一持誦。又勅千福寺行道。經四七日。而梵音徧滿。常通聖聽。別居藍田精舍。復詔住資聖寺。



光以慈親在吳。上表乞歸報恩。勅不允。再加首飾。戴法華經誦念。尋有詔許還。光奏曰。臣歸鄉有三願。就養老母。一也。乞度天下僧。二也。願增造法華寺三也。詔並許。勅湖州以官緡增廣寺宇。賜墨詔一道。多寶塔一所。彌勒像一軸。金字蓮經一部。七寶念珠一副。一人侍行。既歸。乃依法華寺松逕築菴以居。日持華偈。報上大恩。至永貞改元。季冬。往別刺史顏防。善曰。余去矣。人世無常。猶如夢幻。還寺恬然坐逝。感異香飄拂。三日不消。葬于菴側。時衆咸謂師即梁朝尼總持後身。師居藍田日。寺僧先夢天童來降。告言大光經教。通于有頂。非聊爾也。光一日宴坐道場。自見神人從天而下。以手按摩于心。自爾功力彌著。形神不勞。師偶山行。忽墜龍井。即思多寶佛塔。願持此品十萬編。恍然奮脫。有若神人捧出。後詔住資聖寺。寺文德皇后造。忽遭回祿。於瓦礫中得數部經。不損一字。以事奏聞。降旨重造。光覽其經。倍加精進。次乞歸吳地。既即止。烏程相國李紳刺于吳興。醉於持經道場。夜醒。忽見白光滿室。往覘光。公宴坐持經。光起。面門經轂。向息光亦隨歛。

宋太平興國中。江南僧懷德。自號俗。謹厚飭身。誦通法華。因以得度。自爾雖登講席。終以誦持為專務。晚游泗上。禮僧伽塔。屬太宗遣使賫情。華上供德。並獻焚身供養。先捨衣。于此設齋。次衣以紙。那纏身。灌蠟禮辭。衆僧手執雙燭。登紫積上。發火誦經。至火燄標高。猶聞誦經之聲。不輟。及收餘骨。舍利尤多。遠近莫不稱歎。

宋僧紹。嚴州劉氏子。七歲入道。凡百經書。覽同溫習。遊方至杭州。掛錫水心寺。恒持法華經。不捨晝夜。俄感陸地生蓮華。舉城瞻矚。巖壑踈之。因發誓仰儆藥王焚身。時錢王篤重歸心。苦留乃止。尋復潛往。投身曹娥江。用飼魚腹。按而不沉。云有若神人捧足。適漁者救之。錢王即造上方院。召以居焉。開寶中。感疾不救。藥石即頽。命曰。吾誦蓮經。及二萬部。決以安養為期。今幸遂懷。言已坐亡。襄事官供茶毗于龍井山。獲舍利無筭。骨猶玉瑩。乃以石函寘于影堂。太師孫承祐製碑。

宋成都府有僧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兩亂於蜀。亦不遇害。一日忽見山僕曰。先生來晨請師誦經。在藥市奉迎。至則已在。引入溪嶺。數重烟



翠見一跨溪山閣乃其居也。僕出曰：先生請師誦經。老病起遲，若至寶塔品乞見報。師報之。先生果出，野服藜杖，兩肩垂肩，默揖焚香，側聽而入。齋則藤盤竹箸，林飯杞菊，不調鹽酪，美若甘露。飯訖，下視一錢，僕曰：先生寄語遠來，不及攀送，僕即送行。僧於中途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何名？僕即於僧掌書思邈二字。僧嗟駭，僕忽不見。凡尋三日，竟迷路踪，歸視囊金，乃金錢一百，由茲一錢，身輕無疾。至大宋元禧中，年一百五十歲，長遊都市，後隱不見。

晉僧景超，素持戒範，性質直不苟循。解包廬山，唯誦妙經為常務。禮華嚴經一字一拜，已及二遍，乃燒一指為供，次禮法華，煉指亦然。自後身膚內隱隱出舍利，磊落圓瑩，或有求者，坐席行地皆獲之。石晉天福中，卒於菴所。

漢僧洪真，滑州淳于氏之子，少悟塵樊，決求出離，介然之性。雲鶴相高，師授妙法。一舉通利，生來所誦約一萬過，鎧甲精進，餘無過事。後詣朝上表乞焚身供養佛塔，勅不允。真歎曰：善根微弱，魔障尤強，遂退廣愛寺，罄捨衣盂，作非時施，忽怡然坐逝。經于數日，頰貌如生，洎遷化，舌根儼在，益更鮮紅。伊洛之人重之如佛。

宋明州開元僧可念，常誦蓮經，時稱久法華。元祐八年，無病端然坐亡。過三日忽甦，云吾已神遊淨土，其土之相與十六觀經所說莊嚴一同。七寶池中，所有蓮臺，皆書當生者姓名。一紫金臺書云：大宋成都府廣教院熏法華，已生其中。又一金臺書明州孫十二郎。又一金臺書明州久法華。又一銀臺書明州徐道姑。言訖復坐去。至後五年，徐道姑果坐亡。亡時聞異香滿室。過十二年，孫十二郎卒，時聞天樂之聲，靈瑞重疊，人皆仰之。

宋僧若觀，世烏鎮人，俗姓錢氏。從釋於嘉會院，立行卓爾，四眾欽之。紹興十八年，嘗結縑白單，脩行淨業，其勸化榜子云：某伏念生死無際，輪迴不息，唯安養之歸，則無退轉。某遁跡山間，生滅夢幻，幾二十年，不入城市，常看法華光明二經，每日各一徧，終始不倦。誓與法界眾生莊嚴淨土，入會者各念佛號十萬聲，先得道者通相度脫。前後命終，各執青蓮華，往生淨土。一日空相講，主見訪齋，食方三味，忽索筆書偈，趺坐而終。空相證明。



大為勝異。茶毗正值日輪當午。舍利迸出。光瑩奪目。道俗競取。而骨亦不存。

宋僧從雅。錢塘人。肄業淨住院。依天竺海月都師。得台衡三觀之傳。然無經世意。乃曰。慕虛名。爭如脩實行。言清行濁。聖賢所呵。遂歸南山天王院。專以讀誦為業。平生閱法華經五藏。金剛四藏。彌陀十藏。禮釋迦三十萬拜。禮真身塔十遍。每一字三拜。禮法華經三遍。禮彌陀佛一百萬拜。誦此佛號五千萬聲。時憲使楊傑。嘉其精脩。以所撰安樂國贊十章贈之。師欲以此化導無窮。遂圖三輩九品真容。列以贊文。刊石淨住院。一生坐不背西。其精誠類如此。後無疾坐逝。感異香滿室。天樂盈空。人皆謂西聖來迎之兆矣。

宋僧思聰。錢塘人。年十五入天竺靈隱山。就法安寺出家。立志勤苦。每日出城化僧供。夜而不寢。專誦蓮經。至二十歲。抱經投試。即預選僧。自此日持二部。餘則又稱佛號。或謂之曰。誦經是矣。何必更稱佛乎。師曰。命終欲生其國。安得不繫念在心。一日感氣疾。乃曰。某夜來已見佛菩薩眾。並云。潤有若蓮華敷榮之狀。果符所說矣。

宋僧靈照。東陽人也。生而傑異。志願為僧。自入空門。未嘗偃臥。晝夜禮誦。未逾一月。通法華光明二經。年過弱冠。中試經第。進具以來。負笈教席。未得天台三觀之道。累尸名刹。晚止華亭。超果元豐間。結諸善知識為社。仰東林之風。慕西方之訓。嘗夢彌陀三聖。師跪而問曰。某一生誦經。期生淨土。為果願否。觀音指曰。淨土不遠。有願則生。勿復疑之。又於靜夜誦經。夢睹普賢。因即發心。造菩薩像。誓誦蓮經一萬部。以嚴淨報。餘之所誦。不計其數。忽卧疾。謂眾曰。吾病中見有異相。淨土之期決矣。遂累足而殂。聞其舌根不爛。柔潤如生。舍利遍流。赤白相間。

宋僧可諒。俗楊氏。鄞人也。七歲出家。誦通法華。二十二策經落髮。師風清。道清。道志趣不羣。攝威儀。謹言語。課誦佛書。日有常度。恪脩淨業。一覽大



經九載熏脩法華懺行住坐臥常在其中不見世間過患一日寢疾在床  
子曰吾大事將至汝當精進行道毋忽吾言吾平生進脩未嘗犯戒若實  
得道死必有異過數日俄而床足土上產芝草一本其色白其紋如蓮華  
師見而言曰吾居現此去時至矣即書偈曰無經可誦無佛可念今日臨  
行大家證驗投筆踟躕而逝

宋僧惠詢道號月堂俗陳氏永嘉人自童齒舉止傑異因捨從釋肄業祖  
印院師授法華登案數徧即背讀人皆駭異披緇已挺志于學行愈勤蓮  
經七軸日課為常縱祈寒隆暑寢病亦復不懈十載于茲言行俱滿一日  
屬疾氣色將行弟子請說法師曰法豈有說耶即索筆書偈告衆駭稱佛  
號垂手兩結彌陀印踟躕而終遺言依五天佛制火浴法骨分為二一紬  
胸山親壘一塔南城祖原議者以諸祖皆空全身遂難頂歎以表師志將  
一歲猶未往偶學者至啓晨瞻禮忽睹舍利盈掬光彩陸離提舉陸沅為  
之贊

宋僧雲佐出家郵之海慧院素持法華經策試得度自是參學台宗雖住

返江山多應年所而下廢所業晚歸延慶四十餘年靜煖一室清誦琅然  
日以四部為率年八十餘偶老病不至困瘠即索湯沐浴更衣整肅召同  
袍諷四安樂行少選之間端坐而逝洎從火化煙燄上作金色或五色芬  
芳至收餘骨得黑堅固其相內空外圓狀似搥子數珠人頗異之

陳華手尼高郵縣人志節霜淨言行冰清誦法華不捨晝夜初誦一卷忽  
於右手爪上生一華狀如綾絲次第誦至第五五指爪上皆生一華誦徹  
六七掌上併生二華大過爪上由是聲傳帝闕陳武帝召入看之從此郡  
人競呼為華手尼

陳僧玄光海東熊州人少厭俗塵專脩梵行洎長遂越滄溟求中國禪法  
於是往衡山參思大禪師思察其根器授以四安樂行俄證法華三昧返  
錫江南附舟至于大洋偶見彩雲雅樂絳節而至空中聲曰天帝召海東  
玄光禪師於龍宮說親證法門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尋入宮城不  
類人間官府無非鱗介鬼神既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者凡七日事  
畢王躬送別光復登舟舟人謂泛洋不進者半日而已



唐尼法潤住丹陽三昧王寺。自少入道精脩禪慧。通誦蓮經。日夕不替。至七十四而化。遺言令靈屍施生命。弟子遵承。蟲獸噉盡。唯心舌俱存。舌猶赤色。心稍黑焉。衆即起塔緘奉。

齊并州東罕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黃白相間。忽得一物。狀如兩唇。中有一舌鮮紅赤色。州縣異之。以事申奏。上問臣僚。皆無答者。即詔沙門大統法上。上奏曰。此是持法華經者。六根不壞報也。其誦下部。徵驗如是。帝遂勅中書高珎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珎承命而往。乃集諸持法華經僧。執鑪旋繞。宣誦此經。而告之曰。菩薩涅槃。以經像法流行。欲無謬者。請現靈瑞。言已。聲誦此之脣舌。一時鼓動。有如讀誦之相。四衆覩見。莫不毛豎。珎回奏。詔以石函緘之。立塔旌表。

梁庾詵字彥寶。新野人。幼聰敏。爲學經史。賦性夷簡。特愛林泉。蔬食弊衣。不事產業。少與武帝相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又詔爲黃門侍郎。並稱疾不起。晚年專志釋教。宅內立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忽於後夜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寢

病既愈。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遽然而化。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詔謚貞節處士。

宋撫州有華藏寺。在縣南七十步。於昔李唐朝號光度寺。蓋唐有優婆塞

華言近於此地專誦蓮經。一日忽見老叟。言是潭陂七郎君。潭陂七郎君。事男。所在郡祀典。

告曰。願輟誦少頃。假道以過。旦日當爲營建精舍。是夕雷電風雨大作。曉

霽。遽見棟梁椽桷。萃壘其上。爾後優婆塞歸窀。以全身塔于寺南。至宋祥

符中塔內。忽生蓮華七朵。舉郡異之。

宋范儼。仁和縣人。常時蔬食。不涉世緣。其子不能治家。儼不之顧。但云我

自是寄客耳。於是日誦法華經。專心不懈。復書寫是經一部。大觀中。年七

十餘。偶呼甥徐侃曰。汝當爲吾治後事。吾祇三兩日在。侃續聞儼在佛堂

中。高聲呼普賢菩薩。應諾數番。多云。固是兩字。侃問之。荅曰。我見普賢乘

六牙白象。光明射我。純作金色。謂我嘗誦法華經。念彌陀佛。得生淨土。故

來相報。汝明日卯時當行。吾與彼佛同來接引。我從此應諾也。至時儼即

念佛菩薩。便覩衆聖。授手自稱儼。是何人得佛菩薩接引。連言實是難當。



遂就座合掌瞑目而去。

唐聖曆中有沙彌名彌伽。雖未受具。身意清淨。專誦華嚴。一日帝釋遣使迎請。伽曰。未審天帝何緣見命。使曰。帝與脩羅時戰。欲求法力。加彼伽曰。沙彌無法。使曰。唯見法師專持華嚴。可為人天福田。所以見迎耳。於是受請。閉目俄頃。便至天宮。延請入殿。誦華嚴。坐于寶臺。乘空而行。向其敵所脩羅軍。眾睹此威靈。怖竄。竊孔之中。帝喜。迎師還宮。供養。施以七珍異寶。又白師言。若須長生之藥。當以奉上。師曰。割愛出家。求無上道。世間珍異及長生事。非所志焉。帝釋禮謝曰。成菩提時。願相救度。遣使送還。

宋荆王夫人王氏。元祐中。事西方課經。佛甚精恪。獨一妾懈慢。夫人將逐之。其妾悲悔。極加精進。一夕異香徧室。無疾而終。夫人忽夢妾起居叙謝。因夫人訓責。令獲往生。夫人曰。西方可往否。妾曰。但隨妾行。夫人隨之。見二池。皆白蓮華。或榮或悴。妾曰。此皆世間發心脩西方人也。世間纔發一念。池中即生一華。隨其勤惰。榮悴各異。中有一華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風消散。即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妾曰。此揚傑也。又有一華朝服坐上。其華

稍悴。口此為玕也。復前導數里。遙望金壇。光明交徹。妾曰。此夫人化生處。上品上生也。徐訪揚傑。則已亡。馬玕則無恙。後夫人於生日。秉爐焚香。望觀音閣。佇立而化。

隋大業中。秦州有慕容文策。誦法華。金剛。晝夜不息。一日忽有二人持文帖一通。示云。閻羅大王遣追汝。可便行策。驚怖。隨使至一大城。墻郭六重。門戶黑闇。迺已。便見宮殿。閻王正坐。部衛威嚴。下有男女諸國殊形。一一唱名。至文策。王問行業。策答以能誦金剛法華。齋戒等事。王合掌。令所由考籍。云未合死。王判放還。策西去。不知途路。忽逢一沙彌。云可隨吾後來。

過六重門。遇黑闇。處沙彌手執明炬。遂得出。而復生策。由此精苦念誦。宋僧惟涅。錢塘金氏子。稚歲離俗。克勤進經。考試中策。即預法流。立志深靜。杜門謝事。敬誦此經。是五千遍。自康定二年起。首闕藏。每卷終。誦心經五卷。一藏告滿。五藏心經亦圓。如是者三過。看華嚴經二百部。光明經五千部。心經一百藏。金剛小沙彌。大悲咒各二十藏。楞嚴圓觀。見羅摩各三千部。千佛名經二千部。彌陀尊號一十萬聲。所有善因。一意莊嚴淨土。崇寧



元年秋偶疾捏印坐亡壽八十九火浴口齒數珠不灰

宋僧輩異生姚江杜氏脫素于龍泉寺皇祐中普息得度習台教於兩浙所業既遂即還舊居或以住持強之皆確然不就晚年掩關絕事專脩淨業誦法華經滿五千部普賢觀彌陀經一萬卷佛號不計數崇寧改元忽染疾占徒屢焚香告曰吾生淨土時已到矣當乘金剛臺隨佛西邁願勉力進脩可得相見言訖手結佛印泊然坐殞舂毗舌根數珠不朽人所敬歎

劉宋尼慧玉長安人勤戒行善道德通備教化游行不避寒暑住江陵牧牛寺誦法華楞嚴等經旬日通利世以為奇元嘉中焚香禮佛誓曰吾若誠心有感捨身之後必見佛土七日之中願見佛光至于五夜寺東樹林忽現光相形色赫然眾見歡喜即於發光之地起立禪堂以安清猗唐法師廣脩俗劉氏東陽人也天姿貞亮卓爾具體日誦法華經及維摩光明等六時行道老而益堅每年行七七日懺摩蓋止觀中第四隨自意三昧也後以三觀付門人物外會昌中沒于禪林寺遷神於佛隴金地第

子良汝黃墳火化淘收舍利一千餘粒建塔藏之

魏沙門曇羅落下遇菩提流支僧問曰佛道有長生乎支笑曰長生不死善佛道也既授以觀音經曰能解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轉師又其語晝夜專誦觀音經脩三福業觀想九品北魏主嘉之歸神靈勸住州玄中寺一夕正持誦見梵僧入室謂曰吾龍樹也以汝有淨土之命未見汝鷹曰何以教我僧曰已去不可及未來未可追見在今何在曰難與回言訖不見鷹即令弟子同音唱佛西向瞑目而化

隋僧慧恭俗周氏成都府人從釋招提寺與僧慧遠結契勤學取成遠往長安聽成實論還鄉講授卓爾絕倫恭去荆揚訪道而歸慧遠三年夜話次遠語如流恭杜無所對遠譏之恭曰賦性至愚無所解也可不謂得一經乎恭曰誦得普門品遠猶輕之恭曰經卷雖小佛口一當為凡誦一遍恭即敷座而誦繞發聲覺有香氣次見天花亂墜光輝已便息遠作禮稱讚願留教誨恭曰非某之力諸佛力耳恭而云不知所終



元年秋偶疾捏印坐亡壽八十九火浴口齒數珠不灰

宋僧輩異生姚江杜氏脫素子龍泉寺呈祐中普恩得度習台教於兩浙所業既遂即還舊居或以住持強之皆斷然不就晚年掩關絕事專脩淨業誦法華經滿五千部普賢觀妙陀經一萬卷佛號不計數崇寧改元忽冰疾占徒屬焚香告曰吾生淨土時已到矣當乘金剛臺隨佛西邁願勉力進脩可得相見言訖手結佛印泊然坐殞茶毗舌根數珠不朽人所敬歎

劉宋尼慧玉長安人勒戒行喜道德通備教化游行不避寒暑住江陵牧牛寺誦法華楞嚴等經旬日通利世以為奇元嘉中焚香禮佛誓曰吾若誠心有感捨身之後必見佛土七日之中頗見佛光至十五夜寺東樹林忽現光相形色赫然眾見歡喜即於發光之地起立禪堂以安清淨唐法師廣情俗劉氏東陽人也天安貞亮卓爾具體自誦法華經及維摩光明經六時行道老而益堅每年行七七日懺摩蓋止觀中第四隨自意三昧也後以三觀付門人物外會昌中沒于樟林寺遷神於佛隴金地第

子良汶發墳火化淘收舍利一千餘粒建塔藏之

魏沙門曇鸞洛下遇菩提流支僧問曰佛道有長生乎支笑曰長生不死善佛道也既授以觀音經曰能解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轉師承其語晝夜專誦觀音經備三福業觀想九品北魏主嘉之號神鸞勅住小州玄中寺一夕正持誦見梵僧入室謂曰吾龍樹也以汝有淨土之念來見汝鸞曰何以教我僧曰已去不可及未來亦可追見在今何在白難與回言訖不見鸞即令弟子同音唱佛西向瞑目而化

隋僧慧恭俗周氏成都府人從釋招提寺與僧慧遠結契勤學取成遠往長安聽成實論還鄉講授卓爾絕倫恭去荆揚訪道而歸契滿三年夜話次遠語如流恭杜無所對遠譏之恭曰賦性至愚無所解也遠可不誦得一經乎恭曰誦得普門品遠猶輕之恭曰經卷雖小佛口一言為凡誦一遍恭即敷座而誦纔發聲覺有香氣次見天花零亂天樂亮經已便息遠作禮稱讚願留教誨恭曰非某之力諸佛力耳恭每誦而去不知所終



澤州人周開山誦華嚴經甚是虔誠時澤州東門有一僧能誦金剛經一人一時俱暴死同至冥府王延請開山誦所業經甚禮敬之又延僧誦金剛經心不甚敬誦訖王問典簿云二人俱有壽遂皆放還其時誦金剛經僧恃所誦多王不甚敬禮心大愧乃問開山所住何處後願相尋二人既蘇誦金剛經僧往往潞州訪得開山問其所以開山曰每誦此經必精潔衣服洒掃淨室然後燒香祝願肅心啓口常如對佛不敢怠忽僧乃對曰吾有罪矣吾每誦經居常輕率身口不淨誠意不至古人有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僧自此誦經之際必極至誠不敢惰慢宋建初中有僧普明少出家性純素常蔬食布衣以法華維摩為自課每誦至勸發品即見普賢乘象前立誦維摩時即聞空中有倡樂之聲鄉人王道真妻病革請師持呪方入門病者悶絕忽見一物如狸長數尺從狗竇出其病即愈又嘗行水旁有巫者云神明見明法師悉皆奔走晉周璫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年十六便素食持齋諷誦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受八關齋至鄉市寺請其師竺僧密及支法階竺佛密令持小

品齋日轉讀至日三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意甚惆悵璫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至人定燒香訖舉家恨不得經密盜歐踏有頃聞有叩門者言送小品璫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袂先所不識又非人行時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年少不進期夜當來聽經比道人出忽不復見白氣遍一宅中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厨中緘鑰甚謹還視其鑰儼然如故於是村中有十餘家咸皆奉佛益敬愛璫璫遂出家字曇峩諷誦衆經至二十萬言昔有一比丘誦阿彌陀佛經及大般若波羅密經是人欲死語弟子言彌陀佛與其大眾俱來須臾命終命終之後弟子燒之明日收灰見其不燒

梁富陽齊堅寺有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維摩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消琳弟子惠韶為屋所壓頭陷入甕琳為韶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竟見帛上有人



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祀之。至其  
居亦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二。

晉周子長。僑居武昌五丈塘東垌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浦中。暮還五  
丈未遠。行一里許。先是空垌。忽見四匝瓦屋。當道門卒。捉子長頭。子長  
曰。我是佛弟子。何故捉我。吏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喫不。子長先能誦四  
天王及鹿子經。便為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知是鬼。便罵之曰。武昌瘴鬼  
語汝。我是佛弟子。為汝誦經數偈。何故不放人也。捉者便放。不復見屋。鬼  
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門。亦不得作聲。而心記將鬼至寒溪寺中。  
過子長。便搗鬼背。復罵曰。武昌瘴鬼。今當將汝至寺中。和尚前了之。鬼亦  
擒子長背。相拖度五丈塘西行。後諸鬼謂捉者曰。放之。向西將牽我入寺  
中。捉者已放子長。故復語後者曰。寺中止有道人輩。何乃畏之。後一鬼小  
語曰。他能誦經。以此放了。便共大笑。子長達家已三更盡。

唐僧大行。入泰山持普賢懺三年。感六士現身。晚歲入藏室。陳意。隨手取  
卷得弥陀經。乃日夜誦詠。至三七日。觀琉璃地上。佛及三大士現身。其前

傳宗聞其事。詔入內。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年。琉璃地復現。即日而終。異  
香旬日不散。肉體不壞。

元如一菴者。永嘉人。姓袁氏。先誕五日。父夢一異僧持梵經至。問何來。曰  
五雲山。問姓。曰姓殷。問名。亦曰姓殷。且謂後五日當再來。留經表信。至期  
果誕。師頭骨嶄偉。目光射人。年十五。師事方山和尚。出家受具。久依  
元和尚。得其要領。住保福。退居西澗。庵十年。道望益隆。師早年發志。暗  
者楞嚴經。至第五卷。得嘔血疾。乃輟疾瘳。一夕夢見所未誦經。皆金書布  
空中。厲聲讀之。既覺。猶存。移時始隱。故師再誦。是此一經。每日誦一過。

終弗替。

宋岑闍梨姓楊。臨原人。於綠蓋寺西山泉側。造誦經堂。每誦金光明經  
得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悉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  
飼。房內鼠百餘頭。皆馴繞。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師以手摩捋。日食  
宋釋慶謙。繼神照住白蓮。一夕會弟子設香華。諷普賢觀經阿彌陀經。  
坐稱讚淨土功德。復告衆曰。吾得無生日用有年矣。今以無生而生。



入禪定奄然而化。

有官人擬赴懷州縣令為無錢作上官行李遂於泗州普光寺因借  
常住家錢一百貫文用上官其時寺主便以接借即差一小沙彌相送  
至懷州取錢其沙彌便與官人一同乘船至一深潭夜宿此官人忽生惡  
心不肯謀還寺錢令左右將一布袋盛此和尚地放水巾緣此和尚自幻  
隨師出家常持佛頂心陀羅尼經供養不闕常不離手所在之處將行轉  
念既被人殺殊不損一毫毛只覺己身被人扶在虛空中如行暗室直至  
懷州縣中此官人既到任三朝後忽見小和尚在廳中坐不覺大驚乃問  
和尚有何法術此沙彌具說衣服內有佛頂心陀羅尼經三卷此經功德  
不可具述此官人聞語頂禮懺悔便於和尚邊請本破自己料錢喚人向  
廳前抄造一千卷置道場內日以香華供養散施後勅加懷州刺史故知  
此經功德無量。

齊僧慧光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  
眾來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唯願我佛  
攝受遂我本願即彈指誓歎言氣俱盡

齊法琳法師曾原人嘗誦觀音經輒一僧大身至前建武二年感疾見寶  
樹下一佛二大士像坐蓮華上琳大慰喜夜半聞鐘聲眾就視之即席而  
化。

齊僧柔學方等諸經文宣詔至鄴下柔唯以淨業為懷亡之日見化佛千  
數室內外聞異香西望敬禮即時遷神。

隋僧慧成居枝江誦阿彌陀經備西方觀三十年常坐不卧每入定見  
玉蓮臺寶樹臨終之夕人有夢無蓮華上隱隱西沒。

隋僧慧命天台仙人專志念佛臨終誦門人精進淨行眾忽見阿彌  
佛領眾來迎師隨佛後向西而去。

隋僧智舜入廬山踵遠公淨業講觀經才終即示病見鸚鵡孔雀念佛  
諸皆微妙聲告弟子曰我今日往生矣既而果遷化時大業初歲也。

梁高浩象東平人在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觀中泥紅蓮於玉沼初未見  
佛乃即華上傾心致敬遙睹佛之金容光輝遠暎一夕見眾善莊嚴



忽而化。

宋常熟陶氏寡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人授以蓮花。令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彌陀經。覺即能誦。不假師授。一夕帳幌光明。有彌陀像。立經函上。每誦經時。必於卷上透出舍利。積以成合。

魏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誦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貝葉經投火。一無所損。經乃放光。舉國敬異。便放達東夏。即放光般若經。是也。年八十二。依法火焚而屍不壞。道俗異之。乃俱祝曰。若真得道。法屍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焉。

宋樂平檀源民唐富。本農家子。而亦時時為人屠殺。慶元元年三月。白晝在家。有持文引一紙來者。意謂縣司公吏拒之曰。我小民無罪過。又不曾與人爭訟。何緣追喚。語未了。身已隨驅出門。回顧則仰卧地上。妻兒環之而哭。始知是死。即懇諸吏曰。不審以何事見攝。還可再生否。略不答。泣告再三。方云。照殺螻子公事。富答言。自念尋常不曾妄踐踏虫蟻。只記屠了

牛十三頭。猪二十口。若得放還。誓願改過。吏云。此非我可主張。且到柰河橋頭。汝自告判官乞檢簿。遂偕進。至一河邊。高橋跨之。緋衣官人執簿。吏附耳曰。此乃判官也。兩大極獍惡。逆吠河津。不容人過。於是再拜致禱。緋衣為閱簿曰。幾平錯了。殺螻子者。乃是彭富。與汝不相干。兼汝壽數未盡。當使汝還。富拜謝之。次牛猪如所屠之數。各銜一紙。浮河而來。緋衣叱使去。仍命數卒遮護。戒之云。今再獲人世。宜便改業。做善事。誦佛經。如不識字。但稱念佛名亦得。遂合掌高聲念阿彌陀佛。不覺被人推倒而寤。死已經夕矣。從此不復鼓刀。專理田業。終身念佛不輟。

國朝湖廣黃州府蘄州黃梅縣西祖禪寺僧尚智。其徒曰法幢。初本廣濟縣民。李雲隆次子。雲隆嘗於乙巳歲三月十九日夜。夢四祖寺長老到家。借住。遂生法幢。洪武九年。已十二歲。送寺出家。在寺專寫諸品經文。持誦并施與人。日念阿彌陀佛不絕聲。十七年八月內。尚智同法幢往本家省視父母。在途遇舊識余高男。余志五。尚智與志五談論。既去。法幢云。此人無一點善念。尚智云。彼如此。孰能化之。法幢言。我能化之。尚志言。爾有何



道以化之法。法幢言我往生他家。尚智云爾何輕言法幢言。人人可為父母。後因事往黃州府回雲隆家。遂坐化。茶毗後其指甲齒牙并原持數珠俱不壞。有舍利無數。時人咸見作偈頌之。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夜雲隆及尚智皆夢法幢言往余高家託生二人相見。尚智所言夢而異之。明年正月初十日遂偕往余高家。究其因余高言亦夢。於是夜夢法幢藏主到家。第五男余志五房內。三人所夢皆同。余高乃云他日若生男子。還送出家。是年九月二十日。果生一男子。尚智後聞其家生男。往視之。其子笑入懷抱。遂名曰善來。後歲餘抱至寺禮佛。直入生前臥房。一徧認舊時衣服。呼之曰法幢。即應。尚智又新製小直裰帶。放他處。即令尋取。二十六年父母捨入本寺出家。仍以幢藏主稱之。今年二十歲。終日持誦法華圓覺等經。其父母家亦持齋供佛。今化。化為善來。後色至京詔仍舊名曰法幢。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心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

嘉言

○吾每讀聖賢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凡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讀書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木。

○若有眾生聞是觀世音菩薩。自在之業。普門示現神通力者。當知是人功德不少。○呪是三世諸佛所說。若能至心受持。無不靈驗。○受持讀誦陀羅尼者。能成就八萬種吉祥事。能除滅八萬種不吉祥事。○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敬奉三寶。口誦尊經。一切莊嚴。真法智慧。不可思議。○能依吾教者。拱脊轉經。魔鬼消除。九幽息對。見存獲慶。天下太平。○持此真文者。外伏魔精。內安真性。功潛水陸。善及存亡。○敷演教法。啓方便說。而為接引。當得福報同證。無為。○好學至經。功德端就。皆得神仙。

感應



宋主文正公會父平昔見故紙遺孽必撥拾洗以香水收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時曾母有孕及期因得此夢次日果生一男遂命名為曾。後狀元及第此則敬重聖賢字紙之報也。

宋饒州德興縣常豐村士人董性之母李氏淳熙十二年五月苦腹疾是時村野間多嬰此患李疾勢日進七月九日夜半氣息不續家人相守涕泣棺斂衣衾悉已辦治天時正暑須臾即就木翌日卯刻微若欠伸扶起坐乃言曰吾殆落冥境初行平陸曠野數里許入大城聞人聲嘈嘈而眼界絕闊一無所覩自分必死矣以口語心曰吾受持觀音普門品經凡三十年未嘗少懈今一旦入鬼錄佛如有靈不無覲幸於是大聲疾呼救苦觀世音菩薩僅百聲恍然若有以右手把吾左臂而偕行者纔三十餘步漸覺光明如晝乃一婦人瓔珞被體璀璨照耀香氣芬郁相好端嚴吾知為菩薩示現告使救命應曰爾歎已盡緣善根素具故來相援宜急歸勿留更半紀復相見吾方作禮敬謝則舉步愈高相距愈遠指西方而去遙

望幡蓋導前金碧輝晃使人蕩心駭目旋如夢覺不知身之卧此榻也自是康樂安平後五歲紹熙元年八月十七日無疾坐逝性之自為文記其事。

宋淳熙末建昌走卒楊亮病見兩吏持符追已且索錢亮怒曰彼此是公人如何從我乞覓若要我去只今便行遽隨之以出俄到官府王者問生時有何功德對曰身供趨走之役每遇差使不敢違程限又曰不問此事別有何陰陽亮始悟為冥司曰但念得觀世音經又問更有何善事對曰小人那得一善可稱但知守本分不害人耳王者命檢籍如所言遂云汝未合死放汝還亮得釋歡喜奔歸踈然而寤已在棺中死兩日矣既沐浴着衣以製孝服未辦故就木待之適聞有聲急來看則見欠伸如熟睡方醒者掖起坐汗流如洗移時履地復常年過七十。

元江陵府周道人好善常持誦觀音經甚虔至元壬午冬與眾相約欲往他郡未行間忽見門外有一鸚鵡作聲喚曰莫要去莫要去似有再三丁寧之意其人省悟莫是觀音臺上個顯靈報我遂不敢行他人不信而往



者中途遇盜盡被劫殺獨此人獲免。

宋王球字叔達太原人爲涪陵太守以元嘉九年於郡失守繫在刑獄防鏢堅固球先精進爲善至獄中百餘人並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世音夜夢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云光明按行品并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觀世音第三大執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輪也既覺鏢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志因自釘治其鏢經三日而被原宥。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龍孝建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出家還俗後長誦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事唯至誠誦經至百餘遍疲而晝寢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繫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双白鶴集于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側時復覺如美艷人道榮起見子喬双械脫在脚外而械痕猶在焉道榮驚視子喬亦寤共視械洛嗟問道榮曰有所夢不答曰不夢道榮以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尚慮獄家疑其欲叛乃取械着脚經四五日而蒙釋放。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爲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弥華言誦觀世音經二僧俱暴死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弥金高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稍惰僧情大怏怏問沙弥住處既蘇從南來至岐州訪得沙弥具問所由沙弥云每誦觀音於別所衣淨衣燒名香咒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被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於斯驗矣。

宋慧和沙門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元嘉之難和猶爲白衣屬劉胡部下胡嘗遣將士數十人作謀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謀衆離散各逃草澤和竄下至新林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所衣袴褶易其衣捉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遊軍捕此散謀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荅對謬畧因被笞掠尋將見斬和自發心使心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弥至而軍人揮刃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

宋江陵薛觀音奴平生敬事觀音故得此名每日早必莊誦觀音經一二



卷雖有事不廢。忽其妻病百藥不愈。薛誦經祈靈。益虔。妻忽夜夢一白衣婦人來曰。汝病乃宿業所致。吾以汝夫虔懇。故來相救。即於瓶中取藥少許。飲之。因忽不見。及覺。口中異香不絕。自是頓愈。

宋元嘉初。有黃龍沙門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脩苦行。與諸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艱險。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齋經誦。稱名歸命。有獅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誦經。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乃得免。

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壠採甘草。為羌所執。時年大飢。羌胡相噉。乃置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者十有餘人。羌日夕烹之。唯達尚存。達被執。便潛念觀世音經。不懈于心。及明日。當見噉。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遙逼群羌。奮怒號吼。羌各駭怖。迸走。虎乃前嚙柵木。得成小缺。可容人過。達初見虎。嚙柵。必謂見害。既柵穿而不入。心疑其異。知是觀世音力。計度諸羌未應便及。即穿柵逃走。夜行晝伏。遂得免脫。

晉沙門釋道表。常山。衡唐精舍僧也。義熙中。嘗夢人云。君之年命當終六

七。泰年至四十二。便遇篤病。慮必不濟。悉以衣鉢之資。厚為福施。又歸誠屬念。稱誦觀世音。晝夜四日。勤心不替。時所坐牀前。垂帷。忽於帷下。見人跨戶而入。足踏金色。光明照屋。泰乃褰帷。遽視奄然而滅。驚欣交萃。因大流汗。即覺體輕。所患平差。

隋沙門釋法智。為白衣時。嘗獨行。乃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然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唯法智所處。容身不燒。始乃敬奉大法。後為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裏。乃隱溝邊荆棘叢中。得蔽其頭。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遙喚。後軍指令殺之。而軍過。搜覓無見者。遂得免濟。後遂出家。為淨國寺僧。一心念佛。一日。謂眾曰。吾生淨土矣。忽安坐牀上而化。有金光自西來。冉冉迎去。晉呂竦。字茂高。兖州人也。寓居始豐。其縣南溪流急。岸峭迴曲如縈。又多風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火光來岸。如人捉炬者。常在前導。去船十餘步。照見溪中了了。徑得歸家。



火忽不見。

宋政和七年秀州魏塘鎮李八叔者患大風三年百藥不驗忽有遊僧來與藥一粒令服李漫留之語家人曰我三年間化主留藥多矣何嘗有效不肯服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菩薩滿三歲是夜夢所惠藥僧告曰汝尚肯三歲價誦我却不肯服我藥既寤即取服之凡七日徧身皮如脫去鬚眉皆再生。

唐三藏玄奘法師西域取經行至漠賀延沁河無復水草忽失手翻却水袋千里之資一朝罄盡三藏唯專念觀音夢見一大神謂曰何不強行何在此卧忽然驚寤遂前進行十里餘其馬忽然異路而去到一地甘水澄清遂就池飲得存性命玄奘尤明法華正典日誦七遍嘗於靜室聲誦感天人下聽齋講之時禱祥合者。

宋王氏女者微之姪也父兄俱入關微之時在翰林王氏與所生母劉氏及嫡母裴氏寓居常州義興縣湖濱渚桂岩山與洞靈觀相近王氏自幼不食酒肉攻詞翰善琴好無為清靜之道及長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

九章真經道德章句戶室之間時有異香氣父母敬異之一旦微疾裴與劉為於洞靈脩齋祈福是日稍愈亦同詣洞靈歷像前焚香冥祝及晚歸坐於門右片石之上題絕句曰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及明有雙鶴栖于庭樹有仙樂盈空異香滿室遠近驚異奔共觀之鄰人以事白於湖沈鎮鎮吏詳驗鶴已飛去因囚所報者裴及劉焚香告之曰汝若得道却為降鶴以雪鄰人勿使其濫獲罪也良久雙鶴降于庭句日葬于桂巖之下棺輕但香氣異常發棺視之唯衣履而已今以桂巖為道室。

唐時陳瓌會稽人擢第入金門尋釋褐任長城尉自少誦玉皇經每至厄難多獲護佑至開元中自會稽江行之東陽大雨與二十餘船同發乘風挂帆頃更天色昏黑風勢益壯至界石甕上水湧波擊前二十餘船皆壞瓌急念此經中流忽有一物如赤龍橫出扶舟因得達岸俱得活。

魏銀山老人饒州人所居採銀戶逾萬俱是草屋延和中天火發屋皆燼老人所居其火不及時州牧問老人有何術法荅云奉道年深日誦玉皇



經不闕。時救火者亦隱隱見神人在老人屋上。如防護者。

隋慕容文遠。病亡七日。欲殮。忽縮一尺。遂蘇。云。被一人追入一城。見王者問卿在生有何功德。文遠荅貧家無力可脩功德。惟一心念玉皇經。王稱善曰。此經欲得聞之。遂延文遠上殿。設一金牀。令誦經。忽有玉女頂翠鳳冠。服紫霞衣。手指文遠陽間所誦經本。露布其前。令分明讀誦畢。忽不見。出門唯有追吏隨行。登一高山。見城郭極高峻。烟火接天。黑氣溢地。哀叫之聲。不忍聞。叩頭求去。使者乃引回家。見形卧牀。鬼吏自後推之。忽然復活。

唐嘗德玄。麟德中。為奉使過揚州。渡淮船見一人形慘悴。引一小童坐地上。德玄曰。天晚別無船來。何不同行。遂至中流。見本人有飢色。與食濟之。達岸。德玄上馬。同行十里許。問君欲何往。荅曰。我非人。乃東嶽君使往揚州。追奉使嘗德玄。德玄驚怖。下馬拜曰。我即是德玄。涕泗請計。鬼甚愧。云。公容載設食濟急。奈何。汝急誦玉皇經一百部。當來相報。德玄曰。世無本。鬼使曰。鉢州靈仙觀道士尹嗣玄有正本。可急索誦。言訖不見。德玄遂回。

令人求經本。晝夜不斷讀誦經一百部。因晝則夢見前鬼使來喚。至一城殿門外。使曰。且立此。當白王。既入。德玄於外遙聞王怒云。爾何故漏泄吾事。為他作計。令左右驅決其使。使出。袒以示曰。此乃為公致此。引入見王。問曰。公有大功德。筭未盡。人間秩滿當主天界。召使送回。德玄問使者云。我將來官爵如何。荅曰。汝從此可改殿中監。六十四至左相。言訖辭去。後果如其言。

唐呂文展。開元三年任閬州。信道誦玉皇經萬卷。年衰牙落。向經懇請。牙復生如舊。時天旱。刺史令祈雨。誦經一遍。隨獲霽。然又苦霖潦。為別駕。章嶽祈晴。立霽。又一夜誦此經。見屋內光明如晝。有王者數人。與諸仙。眾長跪合掌。禮拜稱善。文展大驚。下座回禮。云。文展無道法。得聖賢如此恭敬。罪當萬死。王者云。我等皆天人魔王。適向諸天。見此人間有光照燭。故尋光化身下降。云。珍重而去。

宋臨安劉光家大富。無嗣。有貧道人以玉皇經來賣。需直百千。光謂價高。道人笑而去。數日復來曰。公心慕經。不宜吝直。光悟。以直授之。道人忽不



見光夫婦恭敬受持。是歲生一子。長而敏慧。年十八登第。官至朝奉郎。後以經本鐫石。

宋吉州城內胡汝賢。於咸淳壬申臘月始。每旦禮誦經誥。薦先世。析後嗣。纔及一月。夢其父語之。云已生天矣。次夢道士。選宗子立繼。未幾妻歐陽氏。又夢道士抱付嬰孩。受之而覺。隨獲有娠。於癸酉十月八日誕生一子。自此受持不懈。歲施此經。又值革運。兵疫盛行。汝賢親覩靈光大現。於是全家獲慶。

元江西瑞州部夢虎。至大四年辛亥三月初十日。葬母。又於丙辰年葬父。偶值交逢節氣。陰雨不止。誠恐行車不便。哀悼不已。發心許誦玉皇經。雨果立止。晴光普照。其時葬畢。又復大雨。前後感應不可盡述。當有善信張法興。信此孝感。命工共毀斯經。以廣傳施。

唐于季回。舉進士科。元和八年不第。將歸。有道士勸云。秀才欲及第。何不持誦玉皇本行集經。終日與季回同步言語。忽失其人。季回遂神其事。後歸。遂求本遇御史大夫安儼之。得之。日課一部。因春暇。日詣村大醉。欲還

家。至王橋店。不敢進。遂宿店下。是夜月明如晝。閑步月下。見一婦人顏色甚奇。因與言語。遂被誘去。行十餘里。至一村舍。戲笑甚喧。遂入升堂。見五六人皆女人。季回自念村舍安得有此絕世之色。遂心中疑其是妖怪。乃默誦玉皇本行集經。忽有異光從口出。羣女急忙驚駭奔走。但聞腥臊之氣。蓋狐狸之宅也。視之榛棘滿目。季回茫然不知所適。俄有白鹿。色逾雪。霜。前行以導。季回其口出光。鮮奪月色。逡巡達於本家。深感經力。勤誦不替。

唐任自信。嘉定府人。進士下第。乃闔扉高卧。不求仕進。常持玉皇經。潔白無點。貞元十五年往湖南幹事。見洞庭湖左。有龍王廟。宮殿樓閣。極其壯麗。自信將入其廟觀覽。有人止之。曰。幸公無往。其神躁暴。不可輒犯。每春秋二賽。祭必三牲。如其祭祀不謹。則迅雷烈風。雨雹暴降。損人居止。牛羊苗稼。昔有人寓止其處。屢為霹靂所震。人皆畏其威靈。莫有敢犯者。自信謂曰。吾受三天淨戒。持始青妙典。奉行正教。以信待神。神果有靈。必應報我也。言訖。乃入廟內。徘徊廊廡。登陟臺宇。是夕月朗天清。風蕭蕭起。戶外



江水拍岸。天籟響林。自信乃於殿之西楹。誦玉皇經。其夜約三鼓間。暴雨驟來。霹靂震地。自信乃安神定思。閉目誦經。俄而神風靜默。雲洞無烟。徐聞絲竹嘹亮。車馬駢闐。有人傳呼龍王至。次有赭袍金冠者。乘輿而來。見自信乃下輿趨揖。自信欲拜。王遽止之。謂曰。公久叨道蔭。不可思議。未審參脩何典。有此利益。自信曰。自少以來。雖旦夕常持玉皇經。而功勤未著耳。王即稱善。遂請自信同往。不三五里。乃抵一城。玉闕瑤池。瓊樓紫閣。寶樹奇花。羅列亭臺。王乃下輿。辭自信入宮。少頃。美人數輩。持毛錦地衣。次茅陳設。須臾。王出。碧几。其座皆七寶裝飾。又有美人數輩。持毛錦地衣。次茅陳設。須臾。王出。命自信昇高座。少頃。王后太子諸妃公主皆至。圍圍四座。王乃啓請自信誦經。自信乃閉目合掌。誦經數遍。王引自信復入一殿中。設筵會訖。須臾。出金銀寶珠。莫可名數。羅列于殿廡之下。以遺自信。不受云。自信欲有所言。願王聽納。則勝於得寶矣。王云。願承教命。自信云。大王恃神威靈。少不如意。則雨雹暴降。壞人居止。牛羊苗稼。春秋二祭。稍有不謹。降罰於民。何也。願王恤念黔庶。使無枉橫之虞。此臣所以勝得寶矣。王曰。敬承命矣。幸

先生復為誠鄉人。而今而後。無險設其心。不孝不悌。不仁不義。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掩是傳非。不敬天地。穢慢神祇。專行凶道。敗人成功。誠能改是。則雖清香淨水。瞻敬廟下。吾助其福。如其不然。雖祭以牲牢。吾不享焉。自信乃辭謝。王及諸貴戚。乃送自信出宮。人見自信凌波而出者。人大驚異。自信乃集村落人眾。為傳王意。村人聞之大神其事。因請所誦之經。自信乃親為傳寫付之。及至家家。人大驚云。十日前有十餘人。荷擔珠玉金銀。送至予家。後自信遂隱入青城山。莫知所在。

唐陳國竇公夫人。姓豆盧氏。為公寬之姊也。夫人達罪福。常持誦玉皇本行集經。忽一日。夫人誦經未遍。而故疾發作。至半夜未愈。夫人自念。僕病不救。乃不能終經。遂欲起誦經。令婢燃燈。而火悉已滅。婢空回。白無火。夫人乃自歎恨。俄頃。三清堂內。煌煌有燭炬出。漸升堂堦。直入卧內。去地三尺許。無人執。夫人大神其事。驚喜。取經誦之。頓失所苦。家人鑽燧得火。燭光即滅。夫人自此尤更精心。不茹葷血。日持五部。率以為常。後為公病欲棄死。夫人前往看問。公語夫人曰。吾姊以誦經之報。壽得百歲。生好家也。



夫人問其故云。司命昨日諭我。夫人當授紫陽公主。人間二紀滿。當往矣。我亦陰授天曹長笑官。後夫人壽九十有五。無疾而終。已前七日。隣人並聞異香馥郁。將薨於堂上。聞仙樂繁會。及出。蔡靈樞前有仙鶴飛翔。道引自爾。有鶴結巢於墳上。時冬月守墳者。於墓側常得異花。豈非為道之善報耶。

唐元和十四年己亥歲。朝請大夫兼通事舍人張承福。及靈仙觀道士李道真。皆受持玉皇經。後承福病。為冥司所追。惟至誠密誦是經。所追鬼吏悉皆不見。後病愈。竟享長壽。

隋大業七年。趙居易常持玉皇經。未識戒葷酒。忽一日暴卒。三日復活。云初見二鬼抱文牒。追至一城門。頗嚴峻。入行五六里。見宮殿神衛甚衆。王當殿坐。或僧或尼。及四夷人。不可勝數。皆東西立。使者令居易最後立。王一一問在生作何善果。仍唱居易名。問曰。在生有何善。居易對曰。自少來持誦玉皇經。王敬起合掌曰。君功德甚大。最為第一。雖限盡。以持經故。當為申延。又曰。諸罪中。殺生最重。君以猪羊充庖。如何。即以長釘五枚。釘居

易舌及頭手足。每下一釘。金光罩體。遂不復釘。及有一長安人高純。稱是僕射高頴之孫。王曰。汝曾誹謗大道。令左右拔舌。以犁俄舌。上有光高二丈餘。亦無所傷。王加嘆訝。問記掌福善童子。云。此人有善在福簿否。曰。有。此人曾在黃童觀帳設處。看玉皇經一卷。偶然而讀也。大有至誠。不敢忽略。况專心奉持乎。王即指揮鬼吏。速送二人出。少頃與高純二人一時出門。行十餘里。與高分路而去。魂既返。居易遣人持書訪其家。驗之。彼家云。近已死還魂。遂捨家入道矣。居易以此事持。更不敢食肉。後因公事至驛。忽有一青衣女子求哀。試問飢有何物可食。吏云。見欲脩一肥羊。甚嫩。詰之。乃青荊也。居易曰。我不食肉。遽贖放之。

晉劉滿者。河北相州人也。世以開食店為業。一日病亟。於甲辰歲秋季望日。有青衣吏持東嶽牒來。追滿哀告。欲與家屬訣別。青衣不許。驅之入城角東去。行荒野中。日色慘淡。如深秋日落時也。約行數十里。聞嗚道聲。追吏曰。五道將軍巡四世界。遂引滿入大林中。避之。林中有廟。曰舞陽侯廟。乃舞陽侯也。俄見高車朝服入廟。廟神皆起。滿問追吏曰。為誰。吏曰。三國



譙犬監滿曰。既為樊將軍廟譙犬監。何以居之。吏曰。樊將軍今在北方。真  
武位下。充都點檢。犬監奉命守此。語未竟。忽見一人戴花擔酒。從東來。見  
滿而揖。乃滿隣家子。忘記姓名。握手號泣。問曰。我家人安否。又問劉滿。汝  
從何來。汝死矣。滿曰。吾不知死。但此吏追至。滿復問戴花人。見在何處。曰。  
吾充炳靈公下執事。甚遙奉命送酒。譙犬監汝待我於此。仍祝青衣曰。少  
留。既送酒至廟中。復出。問滿曰。汝在世積何善事。作何善果。我當為汝言。  
滿曰。醮謝北極。未嘗闕也。戴花人云。此亦善事也。吾先往為汝圖之。遂疾  
馳而去。青衣推劉滿行。行百餘里。見一土山。過山見宮闕嚴盛。守禦人物  
皆鬼狀。如世所畫地獄也。青衣坐劉滿于門。等候。須臾戴花人復出。告滿  
曰。吾為汝問吏。言汝所殺物命來索償。其辭甚冤。奈何奈何。吾有一事。汝  
能皈依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至心稱念聖號。庶幾有濟。門開。劉滿隨  
衆而入。至殿中。見蠻夷道俗無所不有。鵝鴨猪羊。見劉滿來。皆怒目人言。  
曰。還我命來。劉滿怖畏恐懼。忘記聖號。正徬徨間。見殿之東角。有青衣童  
子。持一幡。上有金書字曰。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劉滿乃記戴花人教

會者。連呼數聲。忽口中有紅光出。鵝鴨猪羊之類。盡皆從光中昇空而去。  
繼見黃雲蓋庭。有一青衣童子持玉帝誥命而下。仙官吏從跪授。列班如  
州縣捧讀赦文之儀。宣示於衆。滿但記云。劉滿殺生之罪。既能懺悔。可還  
其本壽。王及官吏再拜。青衣復去。王謂滿曰。汝當還矣。滿因請問世人作  
何善事。可免此來。王曰。凡道釋經所載地獄報應。一一不誣。汝歸說與世  
人。孝於父母。忠於君王。奉行禁戒。讀誦聖號。不殺物命。不毀五穀。不從此  
乘滿拜謝欲出。有紫衣吏告王曰。劉滿既當還。當令見昔時造業之物。乃  
可放去。王許之。吏即付一卒押送。從殿西下。滿隨之。過廊廡數間。面北小  
殿。有官正坐。座後有一門。其卒驅滿扣門曰。罪人來。其門開。獄卒撮滿入。  
見一池內。穀米肉麩魚羊無所不有。臭穢不可近。獄主曰。汝認得否。劉滿  
曰。然。既是作業。自合食盡。方還。滿復念聖號。口吐紅光。將穢物皆燒盡。獄  
卒合掌嗟嘆。領滿復出。告官。復付青衣。青衣相慶。誓言。汝自歸。無忘我。  
可以錢財。財財我。滿許之行數十里。望見相州城下。濠水清淺。劉滿行觀。青  
衣推在水中。即覺。見妻孥環坐相哭。目淚已死。七日矣。滿急呼家人。取紙



常蒼謝青衣。既安捨宅為觀。傾家資塑造王帝聖像。誦號不輟。及出家為道士。奉香火。妻孥為女冠云。

唐長慶三年四月中旬。前奉天縣尉馬敬任。滿歸蒲坂。住東石子坊。平日惟持誦玉皇本行集經。及一十五年。不惰慢。及到蒲坂。經數月。忽然見一神人披甲。狀貌甚異。謂敬曰。爾既精心持此真經。何不詣延康宮東道堂。訪一持念女冠李霞卿。彼人姓名已係仙籍。秘藏此玉皇經本。持誦之功尤倍常。言訖不見。敬驚悚。汗流透衣。至旦乃詣延康宮。試為尋訪。姓李名霞卿者。果符神人所言。得遇霞卿。乃令童子入通。少遲霞卿出。有瓊表玉質。出世之姿。脩眉俊目。有不可犯之色。所謂真神仙人也。既接坐。而乃問馬敬曰。有何事相覓。乃話及神人所言之事。霞卿曰。大奇大奇。密持是經已多年。無人得知。少府既蒙神人指示。霞卿焉敢隱情。乃命小師出匣取。至乃跪而受之。將歸。勘舊所持經本。方知文句脫畧。即依法脩行新經本。其神驗頗異。無不感應。

宋李鑄。袁州宜春縣人。先任江州德化縣丞。初無子。虔心禱祈。受持諸經。

呪於玉皇經尤極究心。晝夜念誦三年。獲生二子。端平中。官于成都。北兵破蜀。惟鑄全家獲免。與經俱存。舟行往返。驚濤巨浪。若履平地。遂錄經本傳於東南。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平日處性不避強禦。忽一日坐廳。見亡者故吏抱一案牘。約數百紙。請押問曰。汝已去世。何由來此。吏曰。此陰府文簿。康成視之。即見人姓名而已。殊無他事。吏曰。此皆是來年兵死者。問曰。得無我乎。吏曰。有。吏檢示之。康成大駭曰。君乃舊吏。得無情乎。吏曰。故以此報明公爾。惟玉皇本行集經可託。言訖遂不見。康成乃求經。日誦不輟。明年朱泚果叛。迫陸康成為御史。康成乃叱泚曰。賊臣敢亂唐室。而污國士耶。泚大怒。令數十騎圍而射之。康成遂閉目。持誦玉皇本行集經。竟無所傷。泚曰。儒者以忠信為甲冑信矣。乃遂釋而去之。康成遂隱入終南山不仕。

宋乾德中。兗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嚴峻。治軍有法。有一衙校宋懿。衝不前。崔怒。命斬轅門外。時懿顏色不改。變眾咸驚異。是夕三鼓已來。懿復



還家妻子見之驚駭疑為鬼矣。宋曰：我初就戮時，一如醉睡，無諸痛苦。至  
今方醒，身卧衙門，因以歸家。妻子聞之，半驚半喜，候遲明，宋懿入謝。在衙  
軍吏無不驚駭。及尚書見，亦驚惶曰：汝有何妖術，能致不死耶？宋曰：素無  
妖術，然自勿專持誦玉皇經，日誦一部。昨因家人失曉，為誦經惶惶，所以  
衙參過期。崔問：記得斬時否？荅云：初推到戟門外，即如醉夢，皆不得知。又  
問：所誦之經在何處？云：在家。急令取至，鎖鑰如故。即開鎖取經，經已為兩  
段矣。崔大驚，亦自悔責，遂安慰宋懿，賜衣一襲，即降錢命工寫金字玉皇  
經一百部，永充供奉。又於本州乾寧觀門畫宋懿衙門處，斬不死并經文  
作兩段之事，以警世人，信向大道之驗。

昔東梓州郪縣居民陳文達，一生誦玉皇經，發心為先妣誦及數萬遍，屢  
獲吉祥靈瑞之報。人亦見之，以為常。又其隣里親舊民庶，凡有危惡疾患，  
文達躬往誦經，則患者立愈。

唐開元中，盧重誨寄住滑州，忽晝寢，俄見二皂衣立階下。盧問為誰，荅曰：  
里正奉帖追請，盧甚惶惶，間已見備馬於階下，遂不得已上馬而行。回顧  
見其屍卧牀上，方驚已死，悔恨不得與母親屬相別。行至數里，觀一門墻  
甚高峻，問此何地，吏云：乃御史大夫院也。問御史何人，云：大夫姓李名某。  
盧驚喜曰：即吾表兄也。因入見之，問云：君壽已盡，未審平日有何善功，荅  
曰：在生常誦玉皇經。李云：此經乃聖教之骨髓，其功德莫可稱量。盧顧見  
院左右網中，皆衣冠之士數十輩，忽有頂禮哀告者。盧問此悉何人，云：乃  
陽間衣冠之士，不顧罪福，恣作種種不善之業，以致罪根深重，故陷經中。  
無由解脫，盧甚嘆憫。李云：聞君經功甚重，故命至，可為罪囚持誦真經，令  
脫苦處，亦君之福利矣。遂設金牀，命盧陞座。盧至，心默誦玉皇經，至神呪  
品，已見網中罪囚半有出頭者。經終，俱出地上。或衣大袖者，或冠帶常服  
者，或馭車乘騎，或徒步遲回，須臾悉皆隱去。盧亦復得還生，再延福壽。故  
知玉皇經救地獄者，誠不誣矣。

宋端平丙申冬，金兵犯蜀，有眉州丹稜縣東館鎮士人劉天澤，持誦玉皇  
經，終始不渝。是日，其家已先遁。劉適在後，背負是經，方出門，乃與金兵遇。  
自謂必死，拜以求免。且默誦寶誥，金人連發數矢，如有障隔，射皆不中。亟



下馬殺之。未及追劉而馬逸。金人乃奔馬。劉遂解脫。

昔衡山縣武陽鄉同烏墟有程萬里者。持誦玉皇經。精勤備至。嘗為商往來蜀中。一日附舟出夔門。適江漲湍急。觸碎是舟。皆蔡魚腹。獨萬里附一板。須臾達岸。所誦之經。隨身而至。視之全不濡濕。萬里乃發心創庵於所居之側。所食惟淡飯而已。自是終日持經不輟。

唐元和五年。李元一任饒州司馬。有女居別院中。忽有鬼神驚悸而卒。顏色不變。其夫嚴訥自秦州來。倉梧見其妻恍惚行水上而至。訥驚問。妻泣曰。我已死矣。今鬼也。訥駭。妻語之曰。此近北鴈浦村有嚴夫子。教眾學。彼有奇術。公往告請哀救。妾庶得更生矣。訥往。果有嚴夫子。拜詣哭訴。盡啓元因。嚴初怒。是狂來見侮。又拜泣。淚交下。嚴父方謂曰。殺夫人者王將軍也。葬在堂西北柱下。為設醮。轉玉皇經于其柱下。則小娘子必當再生。訥因問求經。嚴云。觀中有也。訥乃拜謝。疾往郡城。明旦到。具其事白外父元一。取經設醮。經纔一部半。女乃開目。尚不能言。及醮散。便言云。承君功德。何敢忘之。然此堂中柱下有王將軍枯骨一具。抱一短劍。君為改葬。劍請

便留。以酬公惠。發之果驗。遂厚葬之。留其劍。元一遂寫經百部而施。

唐張政。豫州新息縣人。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見四人來。提行半日至一大江。面甚闊。度深三尺許。張政細看。盡是膿血。政即密念玉皇經。使者請止。及入城。見在世。日勸令持經。道士從署中出。然結束奇異。急迎拜。道士乃罵鬼使。如何不依帖。妄追平人。鬼使惶恐驚拜。及見王。王降階迎接。道士上殿對坐。道士曰。張政是吾弟子。被妄領來。可速送還。王曰。畧俟。勘對此人壽筭及祿簿。道士神色似怒。王見急索帖。上判放去字。道士乃拂袖起。王即持道士手。喚使者四人近前叱之。皆著大枷。綑列廊下。道士同政出。乃私謂政曰。自此宜戒酒持經。乃引政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中煮人。痛苦莫不慘惻。更有鐵淋。其上燒炭炙人。皆焦黑。形容不辨。西頭有三人枯黑。頗似婦人。佇立廊下。向政叩頭云。不得食。不知幾歲。政云。我亦自無。何得與你。遂發願斷酒。乃引政回。遂前渡水。道士曰。合眼。以杖一擊。乃活。

唐竊勉者。雲中人也。年少有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



守健其勇。署為牙將。以兵士千人軍于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棄天子法。文宗時。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城。鉦鼓震地。飛狐人淒然不自安。謂勉曰。薊兵勢不可敵。今且至。其勢甚急。願空邑以走。不然。旦夕拔吾城。吾不忍父母妻子盡血賊刃之下。雖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勉自度兵少。不能折薊師之衆。欲從邑人語。恐得罪於天子。欲堅壁。恐一邑之民盡屠于賊。憂既甚。而計未決。忽有探者報云。賊且潰矣。有粟并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奔垣望。時星月明朗。見賊兵潰走。顛踣者不可勝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門縱兵逐之。生擒得賊兵數十千。得遺甲甚多。先是勉篤信大道。常誦玉皇本行集經。既敗薊師。多得其士卒。勉召訊問之。曰。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十。身長數丈。雄俊可懼。怒目吐吻。掛金甲。手執劍戟。因見之。盡驚駭汗流。即馳走遠避。安有關心乎。勉始悟。巨。人。乃。飛。天。神。王。也。益自竒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為清塞副使。得非經之力乎。

唐開化中有王少府者。專心持誦玉皇經萬遍。忽於一夕夢見仙人謂曰。

子之念誦。殊為精誠。所惜本誤而功薄也。王少府稽首告請真文。仙人乃授之以廣文句。一一傳授訖。送仙人出門。光景如畫。忽然而覺。視室中僕吏猶睡。乃呼而責之。已明矣。左右遽報曰。今方夜半。須臾漸漸光滅。及旦。王少府自異所見。閉目誦之。歷歷清暢。轉益精誠。自是每日肅心莊誦。儼如對越。未嘗少間。或時夜誦之際。彷彿如見神人左右侍衛。一時好道之士。聞其靈異。並加敬信。天寶初。一日無病而卒。忽見二鬼使來追。遂隨行十數里。至一大樹下。二使同坐。憇忽思憶玉皇經。遂閉目誦之。纔一部。回顧二鬼使。已不知所之。須臾四人至。跪告少府曰。仁者修行。有此利益。向來追君二使。已生天矣。不知仁者崇奉何等功德。如是甚大。王少府曰。吾但誦玉皇本行集經。爾四人叩頭曰。唯此功德之故也。請為弟子誦之。救拔苦難。王少府誦之部半。閉目又不見四人。須臾空中聞曳甲之聲。有一神人。紫服披甲。儀衛侍從甚雄。前跪而言曰。吾是五道冥司。任頗重且貴。然終未離鬼道。願求生天。彼六人者。以公法力之故。各得生天。今請同步至弟子所居誦之。異福磨之餘也。乃相隨至一陂澤。方圓近十畝。皆是罪



人枷杻因縛。決罰訊問。拷掠之所也。神乃壘石為座。神與諸部從長跪座下。合掌聽之。王少府閉目誦之。三部舉目四顧。一人不見。惟有斷枷破杻。樊鎖而已。王少府驚悚。罔知所適。忽然有童子四人來云。王請公速回。亂我曹局文簿。破我冥司枷杻。童子前導。王少府入一空谷中。遂生寶玉。皇本行集經不可思議之力也。于是太清宮王師及法師張承光問王少府說。三復敬嘆神奇之事。深加敬異。既皆同業。各持本校勘。文句多少並同。如一本焉。彼此相慶賀。王師云。吾此本受之於太清宮聖公。王少府曰。吾本因夢遇仙得之。張承光曰。吾本受之於西王母。寶篆尚存。三人咸歡。共觀其本。經首字數如一。王少府遂捨家從隱逸。三人乃同入王屋山修道。

漢李氏顯慶中。太平州人孫壽獵于海濱。遇野火延燎。草木蕩盡。惟有一叢草甚茂。獨不燒。壽疑草中有伏獸。遂燭之。竟不燃。壽深恠訝。乃即入窺視。見有一塲塚。蓋經天雨傾陷。毀缺。中有棺。乃石焉。傍記銘云。大漢建平二年。念王皇經。李氏女慕火之不及。蓋由此也。因念棺槨中。必以經附其

焉。乃命翦頭。棄履。為在地。開函看之。其人身之上衣。飄飄然隨風而化。然其人綠毛蔽體。莫類人身。其髮堆蟠。露其面。手足爪甲。屈曲拳拳。各長尺餘。其體溫若新死。壽始見之大恐悚。因出至于外。覩其顏色不變。於壁間有匣。開之。隨手物壞。果有經在內。其經匝幅。已皆糜爛。獨其經如故。壽見其神驗。因歸為造衣衾。重葬之。自此壽更不復獵。遂捨家出求解脫道。

昔朱仙見夢昌州何應龍曰。汝文章行業。雖達天庭。緣宿業未除。御筆批遲一紀。惟誦玉皇本行集經。可以消免。何公如戒誦持。辛酉赴舉。大魁川省。又見夢簡州李鳴鳳曰。吾親書玉帝聖號。若誦持供養。當令榮顯高科。子孫書種不斷。李公誠敬誦念。甲子過省。名冠四川。

宋周乾字亨嗣。其先淥江昭靈人也。咸淳初。教學於湘之攝江。後遂家焉。乾恪奉道法。崇脩齋會。敬慕玉皇本行集經。居常持誦。乙亥兵火。民居煨燼。家室淪散。妻為亂兵虜去。不知所之。至元中。歸附於元。乾思慕無已。迺夜焚香。仰天虔禱。誓誦玉皇經萬部。為祝曰。妻存則復。莫完。若則以經力薦之。誓畢。遂虔心持齋誦經三年。晝夜不輟。至元戊寅冬。誦畢萬遍。是



夕命道酬感。中夜遽感異夢。至翌旦有北軍一人自嶺南征歸。乘舟下流。竟造其家。送其妻還乾而去。攝江之人至今稱之。後乾夫婦居安數年。皆老而亡。

宋譚應乾。世嚴儒業。時鄉貢不舉。以宗壻游仕嶺南。年踰耳順。遂居攝江。教學杜門。退處常以平時參受道法。普施符藥。濟人利物。嘗受持玉皇經。宗盟道會。乙亥兵革剽蕩之餘。父子解散。時翁年七十有五矣。避地於博濟壇。壇之左右前後。罹兵刃者。橫屍滿地。乃翁執經常讀。誦於雷閣下。終日不輟。凡北軍往來。日以百數。見者驚嘆。皆曰。此老異人。戒勿恐動。或棄錢米等物于之而去。是歲冬。歿于道士王希微之寢室。留頌於壁。其畧曰。今朝脫蛻博濟。魔王保舉相迎。至元丙子。歸附於元。壇之道衆稍覺旋集。啓戶視之。身體面目衣服。寢處如故。畧無毫髮之損。

元譚周者。應乾之子也。敬慕道法。常誦玉皇本行集經。至元丙子。歸元後。年已五十。艱險備嘗。性理頗悟。受持尤謹。每有叩禱。立獲感應。至元甲午秋。携小价之醴泉訪親。假道諸市。抵暮未至。止于渡北十五里石子塘。時諸店行旅盈集。前見獨有一舍。父子偶處。往就宿焉。比寢方寤。聞肆中擊搏。門戶開闔。震響殊甚。若寇入室。其家父子俱各寂然。小价亦默。周歌枕靜聽良久。忽夢處一室。焚香誦玉帝功德大之頌。厲聲琅然。未幾有人馳報。一官人在門求見。及誦畢。忽一人欄幙端簡趨進。拱立于前。竊視之。乃舊友也。周顧謂之曰。吾閱寂誦經于此。爾冒領鄉薦。何至以官宦給我對越耶。語畢驚悟。時夜將半。室中頃洞之聲俱恬然矣。達旦欲詢店主。不果而行。中塗价者以告曰。疇昔假館之榻。乃彼店婦縊死之處。以故無人托宿。吾二人者。終夕賴無恐焉。方知所夢官人者。蓋此境里社神也。

元南雲黃德父。習諳吏道。敬奉道法。常夜伺家人寢後。於中宵人靜時。明燭焚香。持誦玉皇本行集經。祈禱多獲感應。至大德年間。捐財命匠于家。刊本印施玉皇經千部。一夕於夜半後。聞處中庭燃燈炳燭。對天焚香。誦經至下卷未竟。忽烈風迅作。經筵燈燭俱滅。俄一人自空而下。竦立于傍。長可丈餘。衣襪戴帽。秉巨筆。毫芒光燦。口眼火焰燦爛。莫能仰視。竊窺乃雷霆辛都督也。德父惶懼。俯伏謝罪。稽首至百餘拜。忽厲聲曰。汝若印經。



成就不可妄施與人。須令當面誦過一遍。字句若無差誤。方可授受。切勿輕易敬之。慎之。言訖不見。時家人已寢。聞磬音久寂。亟命婢秉燭出視。猶聞滿室皆硫黃氣未絕。德父危立庭中。汗流浹背。燭視大門數重。皆洞然豁開。由是去矣。自是德父不敢輕施。凡有請者。直令誦過方與。越數年後。德父即世。厥嗣繼志。所施經本亦令誦過方授。以是知經中所謂非人勿施者。其斯之謂歟。

元吉安路廬陵縣儒行鄉仙桂里吳宗珍。大德壬寅上元。為男日榮。初因患疹。後變風癩。手足拘攣。語言瘖嘿。諸藥罔功。宗珍發心許施玉皇本行集經一千部。施經之日。其子之疾立愈。皆謂神靈之應。

唐丞相張鑑。父齊立。崇敬道法。常清晨更新衣于三清殿前。誦玉皇經一部。已積數年。略無懈心。時永泰初。為朔方節度使。一日衙內有一將兵謀叛。恐事露未決。亟扇動心腹者數百人。就衙欲謀齊立。齊立衙退。閑行於小廳前。忽見有甲士三四人。持刀奔入廳之左右。僕吏亦驚走。齊立縱步過小廳。回顧絕無人跡。疑是鬼恠。及入宅。其眷屬亦驚呼。云有甲士數十

人走入廳上。齊立忙惶。忽聞人叫云。衙將謀叛。亂直入。恐傷至帥。齊立聞之。錯愕無所措。良久十餘兵。屹然而偃于庭。舉頭張口。投刃于地。眾遂擒縛。瘖不能言。餘者俱首云。適因衙將叛。某等謀欲上廳殺主帥。忽見廳左右有甲士四人。各長丈餘。挺刃瞋目呵叱。電光燦人。初如中惡。皆不可近。於是齊立聞之。駭甚。遂將叛兵根問。依法施行。齊立自後懇切虔恭。禁戒葷酒。終日持誦是經。回謝神人擁護。得解叛賊之恩。此經所謂所在有飛天神王擁護之驗也。

宋慶元間梓州寶珠會。凡遇誦經。有跛者王明。策杖常至聽經。一日至十方無量度人處。似有壯力人。拽其脚視之。不見。遂棄杖而歸。人問其故。明曰。予二十年聽經。方知說經四遍。跛病積速。皆能起行之驗。

宋江州德化縣李信。一開雜貨鋪。每旦於鋪床上誦度人經。一過寶祐年間。其下偶頓二雞。毋抱二十四鴨卵。兩月不生。一夕夢一羣人羅拜其前。曰。我輩今脫禽類。得為人身。皆拜超度之賜。李寤而恠之。旦視雞抱之卵。皆空殼矣。



漢崔書者汝陽侯仲牟之後嘗謂白雲先生學脩身之術先生曰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崔子避席而對曰以財賤人財有數而人無厭矣以爵賞人爵既崇而人或驕矣何如示我以道將以普濟生靈先生曰吾道之內有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書乃作禮承受至誠誦之厥後有使者馳一緘遺崔公曰子之先君令吾將此謝汝言訖使者忽然不見於是啓緘熟眎之果認得先君親札云感汝念誦度人經功德之力累世之祖盡生天矣自後崔書之家念誦不絕

唐崔玄亮常持黃庭度人道德諸經未嘗曠廢其後以感通之至彌加篤勵去世之時入靜室諷黃庭無疾而化將葬棺輕若空衣焉人謂之尸解云

唐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啓中僖宗再幸陳倉遠近驚擾姚生為賊所迫夜走墮枯井中傷足求出未得乃傍有窰窟穴匿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飢渴足疾亦愈時襄王既平大駕歸闕鄉里人戶稍復有遊軍夜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拯而出之具述經靈驗遂為道士居華原

### 西界觀

唐汾州刺史崔恭小女崔少玄初生時異香麗殊絕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于盧陳陳小字白列歲餘陳從事閩中過建溪遙望武夷東峯中有神人乘雲而來告陳曰玉華君來乎陳問曰誰為玉華君曰君妻即玉華君也陳因告之少玄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耶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話久之既退陳問之荅曰少玄昔居無欲天為玉皇左侍書賜名之曰玉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人每至秋分日即持簿來訪志道之士覈功過之實因為與同宮四人退居靜室恍惚如有慾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為君之妻忽已二十三年自今不復近附於君矣少玄自是獨居靜室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來詣其室并堂連榻笑語通夕恭既解印與陳俱家于洛陽一日少玄詣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四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勞之恩敢不救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黃庭內景之書致於其父曰若非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恭沐浴少玄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須臾有



三朱衣自空而來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經月餘少玄語。隱曰。王清真侶將復召予為玉皇左侍書。將欲返神還于無形。余留詩一首以遺子。子當記之。其詩曰。得一之元匪受自天。太老之真無上之仙。含影藏形出於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羨則真體在剛柔。毋嘗碧虛上聖之傳。百歲之後空餘墳丘。後恭以誦黃庭內景之功。果獲延壽。

晉李昌遐者。後漢兗州刺史之後也。生而奉道。常誦太上靈寶。昇玄消災護命經。而稟性柔弱。每為衆流之所侮虐。忽因晝寢。夢坐烟霞之境。四顧而望。熊羆虎豹。圍繞周匝。莫知所措。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即救苦真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密衛於汝。昌遐既覺。豁然大悟。因知自前圍繞我者。非禍患殃咎。蓋經中所謂金精猛獸侍衛是經也。

唐尹言者。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為宗姓之弟。常潔身持戒。崇道慕善。孜孜不倦。因詣嗣玄受陰符經。至誠諷念。為其常少記性。頗得心神聰爽。受之數年。念逾萬遍。稍覺心力開悟。因本命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遍。忽了憶前生之事。姓張名慶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一明了。與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異。張之兒女聞之。嗚咽感動。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耳。自是兩家契為骨肉。黃寇犯關之前。其二家皆在。

宋台州仙居縣城西王竺。有次男王淨。年四歲。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時生。因戊寅年二月二十三日。竺帶出閑嬉。被邪祟侵害。回家不能語言。至二十六日戌時身死。竺情切發心。命工刊太上感應篇印施。欲求亡男。王淨魂魄再投母胎。復為兒子。果蒙感應。妻黃四九娘已卯春有姙。至三月二十八日夜。夢到黃岩縣定光觀黃籙普度大會附薦所。同亡男淨共轎歸家。夢覺胎微動。至十月十八日申時生一男子。捨在東城官。取名師回。至乙酉年妻復有孕。得病甚篤。四月二十八日。命工刊感應篇板。病則繼痊。

宋張道人。不記其名。天彭人也。家以酒業破蕩。遂慕道流。落於嘉眉。某間。口傳太上感應篇緣化以充旦暮。慶元元年夏六月。雲遊至某處。



不釋日供齋饌。令道人念誦此經。雖為至誠轉誦。然止能誦其半而未  
全篇。每以為愧。數日前以疾卧於此。其月十二日早。忽然困絕。初死之時  
見一鬼吏呼之前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州憲司。方入門見飢餓者無數。又  
過一門。有一大庭。見庭下旗幟羅列。劍戟滿前。有一人坐於廳上。遂引至  
前。問曰。你在生之日。誦太上感應篇。何故止誦其半。道人竟不敢答。又曰。  
汝雖有過而亦有功。今還人間。更受辛苦百日。吏遂引出。謂曰。汝以誦經  
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今既生還。若到人間。可究全篇。及化世人誦念此經。  
即可免汝之罪。言訖而覺。時學諭宋子止見之。道人具言其事。復泣而告  
曰。貧道所見如此。乞為作一方便。以太上感應篇勸念誦。一以願奉道  
之人消災集福。一以少贖貧道不誦全篇之罪。乃知太上感應篇其為冥  
司取重如此。

宋蘭州進士王巽。於開禧丁卯之冬。染病困篤。為陰府所攝。比至一山。樓  
宇壯麗。金釘朱門。金字大書曰東嶽府。內則廊廡清肅。階陛峻嚴。有青衣  
道士數輩。如以職役於下。仰視殿左一碑。高可丈餘。乃金書太上感應篇。

誦讀敬禮而出。復經從一所在。宛如官府榜曰速報司。方竦然而身已至  
於夜矣。人亦眾聚。有執縛者。有從容者。半可面識。各以善惡照對。所拘不  
相存問。俄聞呼異姓名曰。太上聖訓。汝既而親切宜遵奉。從此當持法戒。  
聞之。擇然其疾頓愈。遂終身崇奉不怠。

宋黃巖縣進士楊琛。親刊感應篇。遂占助一板。甲子春。夢神人告曰。已排  
君在第二甲第十七名。意謂應在科舉。次日刊局發板。樣請金。乃刊琛名  
在第二卷第十七板。丁酉春。板將成就。刊局欲再作小卷。刊施本文。使人  
便於持誦。庶幾由誦而覺。由覺而行。進士沈球。因內子項氏有娠。多病。發  
心刊施。至三月庚申日刊成。刊者捧板至門。項氏即產。不移時刻。母子俱  
慶。且無少艱。

宋祈門汪氏子。自番陽如池州。欲宿建德縣。未至。一舍間遇親故。居留與  
飲。行李已先發。飲罷。獨乘馬行。遂迷失道。與從者不復相值。深入支徑。榛  
莽中。日且曠黑。數人突出。執之行十里許。至深山古廟中。反縛于柱。數人  
皆焚香酌酒。拜神像。前有自得之危檣。曰。請大王自取。乃扃廟門而去。汪



始知其殺人祭鬼，悲懼不自勝。平時習大悲咒，至是但默誦乞靈而已。中夜大風雨，林木震動，聲如雷吼，門輒然豁開，有物從外入，目光如炬，照映廊廡，視之，大蟒也。奮迅張口，欲趨就汪。汪戰栗，誦咒愈苦。蛇相去丈餘，若有礙其前，退而復進者三，弭首徑出。天欲曉，外人鼓譟而來，欲飲神胙。見汪依然，大駭問故。具以事語之。相顧曰：此官人有福，我輩不當得獻也。解縛謝之，送出官道。

昔有開食肆者，死為陰府追去，冥官殿下，猪羊鵝鴨取命者無限。又有數大鑊，臭穢羹汁，獄卒逼令食之，其人驚怖，即念玉皇寶誥，王即下拜，諸畜盡皆退去。鑊中羹汁已竭，王曰：汝有此善心，非惟能免自罪，抑且完債，俱獲超度矣。更延半紀，可還人間。勸人持誦功德，不可思議。今世之人，如能信心，異日為護身符也。

宋樂平留田院僧仲脩，姓李氏，持戒頗謹，最善談誦孔雀經。僧輩罕能之，以故邀請相繼。院近大溪，有寒橋，既峻且險，往來之人常罹隊溺之厄。近住富者視如他境，莫肯脩治。仲脩每過時，諷大悲咒一遍，及稱當界土地生歡喜七聲而去。一夕獨歸，聞有人相語，李大師來，已是十分醉了。如何過得此橋？有答曰：吾曹謝他，回向多，合為致力。於是或扶其前，或策其後，暨到彼岸，仲脩因禮謝之。見累累然皆跳入水中，方悟為鬼物，謝其經卷之賜云。

宋鄱陽大塘湖洪媪，為其子納一幼婦，年十四歲，俗稱為童養者也。媪每夕挾之同寢，嘗以五更自起，開房後小門登廁，至曉不還。媪尋叫不已，仍邀集鄰伍，徧處搜討，更不可得。遂往和眾坊，從黃見鬼山人占課影。黃書兩鬼執一人，云此女只在住屋後，須急去尋。若過酉時，便落空亡矣。於是奔而歸，又不見鄰叟。汪公督素誦消災咒，行坐弗舍。正把刀斫竹籬，作捕鰕簣，而吟誦，謨三滿多。母叱，嗚忽聞籬內有人聲，就視之，乃覩女蹲坐其下，口鼻眼耳皆為黃泥，寒汗即報近眾救擊與歸。問所遇，曰：纔欲上廁，被兩箇婦人捉搽在籬葉裏，我望見婆與隣舍往來相覓，欲應吞之間，兩婦人揜我口，做聲不出。未久，兩婦自相覓，言多有兵甲人馬來，放手走脫。今知是汪公神呪之力，若遲一時辰，定壞性命，思之甚可怕也。



唐主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輪呪。開元初徒侶三人將適河北。有船夫求載乙等。不甚論錢。直云正爾自行。故不計價。乙初不欲去。謂其徒曰。彼賤其價。是誘我也。得非包藏禍心乎。船人云。所得資者。只以供酒肉之費。但因長者得不滯行李。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供飲。頻舉酒屬乙。乙屢聞空中言勿飲。心愈驚駭。因是有所疑。酒雖入口者。亦潛吐出。由是獨得不醉。泊夜秉燭。其徒悉已大鼾。乙慮有非。為默坐念呪。忽見船人持一大斧。刃可長六七寸。從水倉中入。斷二奴頭。又斬二伴。次當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燭忽爾自滅。乙被斫三斧。背後有門。久已釘塞。忽有二人從門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於岸。血雖被體。而不甚痛。行十餘里。至一草舍。揚聲云。被賊劫。舍中人收乙入房。以為拒閉。及明報縣。吏人引乙至。剖所見岸高數十丈。方知神呪之力。後五六月。汴州獲賊。問所以。云爾夕忽暗。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乙瘡雖破而不損骨。未幾平愈如故。此持如意輪呪之功也。

陳時川蜀中有一士登科者。因赴調投宿失道。至暮。不遇店。一僕一馬。懷

惶窘怯。忽見一野次。燈燭甚盛。羅列几案。五六客據坐。酒肉盈前。士就揖之。皆相顧有喜色。曰。我曹門張正恨冷落。得官人肯臨。可謂大幸。遂邀駐同飲。仍請居東向。士辭不敢。往復良久。竟廢主席。且使着公服拜神。酌數盃後。一髯者起。白曰。敢問吾官所能。士曰。本書生。竊科第。只解作詩賦。他無所長。固問之曰。實然。與諸君昧平生。遽蒙延接。苟有薄技。尚何隱之有。髯怒發語。抵突。意若不善。士佯起如廁。跨馬疾馳。彼亦不追逐。行三四十里。且五更。得孤寺。扣門。僧出問故。即推之出。曰。切勿相累。事既至此。已無可奈何。士垂淚乞救。僧云。君於道釋。典中有所習否。曰。粗記白傘蓋真言。僧曰。足矣。但堅坐金剛背後。僕馬莫相遠。若見異境。但誦此文。士如其戒。俄頃。刀劍鏗然。飛集無數。士閉目默誦真言。又聞兵器。擊甲騎縱橫。而俱不能相向。迨天明。愈劇。逼暮方止。士飢渴憂危。始見僧來。招入寺。謂曰。此輩皆習南法。害人極多。每一歲必擇日。具禮祭神。而餒其胙。然後較藝。或新得一法。彼此傳授。渠見君至。以為同業。故相待如此。既不如所欲。致謀加禍。昨日吾所不敢納君者。畏其遷怒也。今不得有所施。彼諸人行



且自促覺答他日當知之。留至明日登途沿路戈甲斧劍以千萬計。悉剪紙所為者。白傘蓋者。三十一百三十字。在諸呪中。最為難讀。頗與孔雀明王經相似。僧徒亦罕有能誦習者。故妖魔外道敬畏之云。

唐長沙人姓吳。征蠻卒夫也。平生以捕獵漁釣為業。嘗得白龜。羹而食之。乃遍身患瘡。悉皆潰爛。痛苦號叫。斯頃不可忍。眉鬚手足皆墮落。未即死。遂乞於安南市中。有僧見而哀之。謂曰。汝可回心念大悲真言。吾當口授。若能精進。必獲善報。卒依其言受之。一心念誦。爾後瘡痍漸復。手足皆皆生。以至平愈。遂削髮為僧。號智益。於伏波將軍舊宅建立精舍住持。

南齊瑞安士人曹毅。字覺老。少出家為行者。其家累世病傳尸。住門戶者。一旦盡死。無人以奉祭祀。毅乃還儒冠。後數年亦病作。念無以為計。但晝夜持誦消災呪。一日誦最多。至萬遍。覺三蟲自身出。二在項背。一在腹上。周匝急行如走避之狀。毅恐畏不敢視。但益誦呪。忽頂上光如電。蟲失所之。疾遂愈。

宋袁可以嘗教其弟。担以寶樓閣呪。担不甚深信。然旦起必誦三五十遍。

初不知其功效也。紹興三年夏。非業府學方大軍之後。城邑荒殘。其齋卒汪成。每晝宿室中。必夢魘。達旦方已。無一夕安寢。成殊以為苦。或詢之。答曰。被人捽髮。欲加箠。故呼叫拒之。和令徒於已房。猶不止。同舍生惡其妨睡。共議逐之。和試書呪語貼於柱。此夜晏然。由是一齋妖祟絕跡。其呪語即所謂唵摩呢達哩吽撥吒八字。但世俗所傳。訛誤寫字從口。而亦不得其音。要當取大藏中善本。元初評師言為證。自有大功。永因悔昔慢。始為奉之。秘其事。

宋晉江主簿陳舜民。被檄詣福州。水至三驛已就館。從者皆出外。獨坐于堂。有婦人從東偏房出。著淡黃衫。靛裝甚濟。徘徊堂上。歌新水詞。兩闋。舜民知其鬼物。惟端坐持呪。殊不之顧。婦緩步低唱。其容如初。舜民益疾誦呪。聲漸厲。婦人乃默然歛容。趨去。遂不見。

宋全州朱推官母王氏。朱道誠之妻也。日誦十句觀音心呪。時年四十九。病篤。家人方治後事。王氏恍然見青衣人曰。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呪。但復少十九字。增之當益壽。王曰。我不識字。奈何。青衣曰。隨聲誦記之。乃曰。天



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灾殃化為塵久之而醒疾亦尋愈後至七十九

宋天竺悟法師錢塘人每誦呪時身出舍利所供像亦如之天聖三年慈雲欲以智者教觀求入大藏文穆王公擬達天聽悟曰此非常之事小子將助之乃繪千手像誦大悲密語誓曰事果遂當焚此軀未幾公薨悟益加精勵晝夜不廢越歲乃克如志悟遂答前誓新盡尸在案袋覆體儼然如生眾咸異之慈雲再積香木焚乃方壞舍利無數

昔僧寶通梵行精修長誦法華經陀羅尼品稍有靈異時楊橋村有趙氏家妻為神所魅請通持呪通既至神即現形通告曰神在村中合當與福如何反魅於人神曰非弟子事此乃部下小鬼耳遂呼小鬼至前責罰趙妻因此得差續後趙妻之病仍發歌吟竟夕又告通通又去見所責鬼在病牀前通曰前曾誦治那得再來汝若不去吾當誦呪令汝頭作七分如阿梨捫枝也鬼叩頭求哀云不煩呪也從此病差鬼不復至矣

宋廬山李商老因修造犯土舉家病腫求醫不效乃淨掃室宇骨肉各令齋心焚香持誦消灾呪以禳所忤未滿七日夜夢白衣老人騎牛在其家忽地陷旋旋沒去翌日大小皆無恙志誠所感速如影響非佛力能如是乎

唐賢首國師謂塵律師云賢安坊中郭神亮暴亡七日方蘇當時被使者追至平等王慶問罪訖引至地獄中見一僧教誦一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亮連誦數遍同受罪者數萬人皆脫地獄國師云此華嚴第四會中偈也塵遂取經檢之果見十行偈中最後偈也

唐歐陽璨住徐州南五十里居家常誦大悲神呪一日到城薄晚方回不一二里已昏暝矣是夕陰晦約行三十里則夏雨大澍雷電震發路之半有山林夾道密林邃谷而多驚獸璨怖懼不已既達山路雨勢彌盛俄見巨物出於面前纒十餘步長丈餘色正白亦不辨手足之狀但道前而行璨恐悸尤極舊嘗諷大悲神呪欲朗諷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徧則能言矣誦之不輟俄失其妖去家漸近雨亦稍止



宋福州永福縣能仁寺護山林神乃生縛獼猴以泥裹塑謂之猴王歲月  
滋久遂為居民妖祟寺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者  
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籬升木自投於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  
於是祠者益衆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瘥則召巫覡乘夜至寺前鳴  
鑼吹角目曰取攝寺衆聞之亦撞鐘擊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日甚莫  
之或改長老宗演聞而嘆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既受報而汝淫及平  
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為誦梵語大悲呪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人身  
猴足血汚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繫兩手抱穉女再拜于前曰弟子  
猴王也久抱沉寃之痛今賴法力得解脫生天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  
演從之且說偈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元是佛  
靈光洞曜沒中邊聽偈已再拜而去明日啓其堂施鎖三重蓋頃年曾為  
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常深閉猴有少女如所觀乃碎之并部從三十餘軀  
亦皆烏鳶梟鴞之類所為也投之溪流其恠遂絕

唐彭城劉載之儒家子脩辭學外常事北極香火不懈多寓京師少而神

氣怯懦每驚魘往往不悟嘗遇蘇門道士劉大觀授以天蓬神呪令持誦  
千遍載之勤而行焉絕葷腥專香火逆旅之中亦拳拳備尚自是無復魘  
悸矣寇陷長安在宣揚里為寇所虜力役勞苦之事素非其所能稍或遲  
舒必承之以劔性命憂迫在乎頃刻而密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  
如軍士之飾謂之曰勞役之事吾為子免之此有徑路可以脫禍可相隨  
而行也載之疑為寇所試辭焉此人引其手若騰躍於空中良久履地是  
夕月光如晝但見山川參差泉聲流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村童  
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嚴層城煥麗金樓玉堂奇禽珍木周環數十里有  
謁者平冠褒袖云大帝君令於賓宇憇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  
飲載之問大帝君所主何國某未嘗朝拜忽奉恩勅深所憂懼仙官曰大  
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卿大帝君也上理北極下統鄴都陰境帝君  
乃大帝之所部天蓬上將即大帝之元帥也吾子真心北元尊神呪而值  
此危難將陷鋒鏑大帝閱籍嘗在驅除之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述勤  
瘁之心延壽三紀使還於故里爾頃之得朝謁大帝叩願謝恩於闕下命



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其友人謝良奏事行朝。具話其事。是則大帝之昭鑒。天蓬之威神。不遺毫分之善也。

唐主道珂成都雙流縣南苞居住。當僖宗幸蜀之時。常以下筮符術為業。行坐常誦天蓬咒。每入雙流市貨符卜。得錢須沽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曉夕有人祈賽。長乘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此妖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無敢正視者。道珂因飲酒回歸。入廟朗誦神咒。則廟堂之上悄悄然。傍人眎之。無不驚駭。道珂異日晨雞初叫。忽隨村人擔蒜赴市。夜行至廟門。忽然倒地。倉惶之間。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銜拽入廟堂堦之下。聞堂上有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內。念咒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天蓬神咒。逡巡却蘇。蓋緣其時與擎蒜同行。神兵遠其臭穢。而不衛其身。遂被妖狐擒伏。洎擎蒜人拋去。道珂心中想念神咒。即妖狐便致害不得。既蘇息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內大詬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常誦道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鬧神咒。我知非

白馬神。乃狐狸精。傍附神祠。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為民除害。遂志心朗念神咒。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無光透簾幕。唯聞自撲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鄰近居人。眎之。唯見老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而斃。自後寂然無妖異。竟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咒。勿得食蒜。至甚觸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服一切鬼神。故能誅滅妖怪也。

晉釋慧敷。冀州人。執節清峻。參學遊方。至南天竺國界。殊方異典。無不洞曉。秦主姚興召見。睹其風韻。含吐即大激賞。稱為四海領袖。昔法護譯正法華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妙法華至此。乃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言過質耳。敷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解高出若此也。翻譯纔畢。命敷講之。敷乃品酌幽玄。開為九轍。一昏聖相。扣轍。即序品。二涉教歸真。轍。為上根人。三興類潛彰。轍。為中根人。四述今通昔。轍。中根領解。五彰因進悟。轍。為下根人。六贊揚行李。轍。即法師品。七本迹無生。轍。多寶不滅。為本釋迦不生為迹。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八舉因徵果。轍。即湧出壽量品。九稱揚遠濟。轍。即隨喜品。已下讚經流通也。敷又著經序。



見大藏本經。又有二十八品生起。荆溪師稱大有眉目。師曰。向弘贊善利。願生西方。臨終之日。洗浴更衣。燒香禮拜。合掌向西坐卒。時見五色香雲。從房而出。久之乃沒。

梁釋慧韶。年十二。出家具戒。遊京聽講。以義淺。乃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勝。當夕夢採得李子數斛。撮欲取之。先得枝葉。覺而悟曰。吾從學必踐深極矣。後梁武陵王鎮蜀。請於龍淵寺講。見一青衣神拜曰。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後法化盛行。是年七月。告衆安坐而逝。

唐釋自覺。居平山重林院。為鬼神講說者三年。屢有祥感。常發四十八願。願因觀音大悲。接見阿彌陀佛。乃率衆建刹。鑄大悲像四十九尺。俯伏像前。陳其願曰。聖相已就。梵宇已成。願承聖力。早登安養。夜中忽見金色祥光二道。佛及菩薩左右隨之。佛垂手按覺首曰。守願勿易。利物為先。寶池生處。終當如願。後十一年。見天神雲中出半身。謂之曰。安養之期已至。即如像前跏趺而化。

唐梓州僧智通俗。姓陳。八歲出家。為正道法師弟子。專誦法華。并以講授。

住牛頭山。威儀奉戒。常有雙鵝來聽說法。講百餘遍。兩度放光。貞觀中。別衆而卒。合寺房堂悉皆震動。變作白色。經一食頃。

唐漢澤縣李錄事。立常往餘法師所聽講。維摩時見一鬼。師問之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答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見諸天。聞法師酒氣。皆回面而聽。餘即悔過。不復飲。鬼又曰。非惟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立常親獲。見聞。遂筆記之。

隋釋貞觀。姓范。錢唐人。其母以誦藥師觀音求嗣得師。師以有節操。舌紫羅紋。手現奇相。誦法華經。日終一卷。從師聽律。超勝前輩。後於霧隱山建南天竺寺。居焉。常講法華。以為心要。每盥洗遺滴。地不為濡。人皆異之。一

日。臯亭神請講法華。感神捨祠為寺。有司馬李子深。請講涅槃。至現病品。夢二人把幡告云。淨居天遣迎。續便卧疾。夢與智者同輦。翼佛還山。覺而嘆曰。昔謂六十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十四。復致斯驗。生期畢矣。乃啓手足。時聞空中伎樂之聲。至于中夜。跏趺而寂。

唐僧鴻楚。永嘉人也。楚與昆弟器度宏遠。皆樂出俗。誦習蓮經。時大雲寺。



荒墟結草昭宗勅重構師主成之就而講習梁太祖賜紫衣師號師讓而不受師立性寬慈面無愠色目不邪視言不妄發講法華經至五十遍一時講堂忽生蓮花一朵重跗覆葉香氣芬芬紫紺衆駭稱異爰刺血寫是經一部永嘉世世寶之

隋僧法安止建元寺聽寵法師講博通玄要又長誦法華講四十餘遍忽於講座四角生華一叢有十餘枝黃白相間長五六寸狀似蓮華香光敷藹也切或者疑是蒸潤所生又過數日復於都講牀側及大衆坐處生八九華經一月方萎悴道俗聚觀咸言講經之瑞

隋僧惠向姓劉氏常誦法華經兼解深義後至淮陽江都止故亭村衆請講是經時年一百一歲顏色猶壯忽告衆曰吾其去矣言訖合掌端坐長往即瘞于銅山後樵人每於焚所聞誦經之聲一日司馬趙恪取道于傍顧見蓮花一朵驚問村人乃云是向師之塚恪乃令人掘之見白骨一聚唯舌宛然赤色其蓮根從舌生焉

隋僧灌頂總持生於章安吳氏始三歲時便能隨母稱三寶名時共驚異

因立小字名曰非凡入道能日記萬言晚止稱心精舍長講法華化流器俗神用無方時有法龍村人去山三十里染患將絕其子奔來求救師為轉法華經焚旃檀香病者遙聞香氣即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清溪人徑不通師往觀覽留連不捨乃發誓曰若使斯地夷坦吾當來此講法華經曾未浹旬白沙遍湧平如玉鏡師償先志乃往講焉又嘗於攝靜寺講涅槃經值海寇劫掠師撞鐘就講賊入見兵旗耀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因爾退散師以貞觀六年於國清示疾而室有異香告弟子曰彌勒經說佛入滅日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言已而逝

唐僧功迥俗姓邊氏六歲乞從佛慈親奇之口授觀音經即通十六遂其志因入泰山事弘法師迥曰拱默山林乃一途獨善至於維持餘寄非化誘不行遂南參止汴慧福寺專以法華為時要撰疏五卷鎮常講敷每講至藥草喻品天必降雨人皆奇之而講法華始末計五十遍兼講餘經未易悉舉後竟終於是寺未終之日乃有異香光明迥覩之曰願承此瑞往生淨國所飲井水終時偶竭殯經數日水還彌滿



宋僧淨梵嘉禾人姓竺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而懷娠生甫十歲依勝果寺出家祝髮從湛謙二法師學教得其傳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大觀中結二十七僧脩法華懺每期方便正脩二十八日連作三會精恪上通感普賢受羯摩轉法輪呼淨梵比丘名聲如撞鐘時長洲縣宰王公度親目其事題石為記又嘗夢黃衣人請入冥見王者令檢簿云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即遣使送歸一日禪觀中合眾皆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懺期蒙韋馱天點檢大眾中有戒不嚴淨者先以預定後果懺法不全時始蘇守應公有婢為祟所惱請師授戒其妖即滅葛氏請施戒薦夫見夫逸師三匝而去待制賈公賄師道行即補為管内法主師住持十餘年亡後焚軀有舍利五色

唐僧法融俗姓常潤州人也家世業儒博通書史然無經世意一日偶閱般若曉達真空乃棄儒竄入茅山改縫掖而披緇探賸此道二十年間專精匪懈貞觀中於牛頭石室為四眾百餘人講法華經是時積雪滿階忽於凝冰中現華二朶狀似芙蓉聚同金色凡七日方隱又宰公蕭元善請

講般若感大地震動鍾磬香按並皆摧颺至於寺外恬然不知又劉禹錫作師塔碑曰師之神功感旱麓泉湧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群鹿聽法矧師住牛頭日有百鳥銜花之供時四祖信禪師望彼山有瑞氣訪之果見公住菴多有虎狼之跡一言契悟傳佛大法自此應緣講經皆致靈驗

宋僧澄照名覺先世裔慈溪姓陳生而敏銳脫素於精進院師授蓮經一讀戒誦披緇已後首入延慶明智之室復升天竺慧覺之門切問近思一家教觀莫不洞曉眾請住寶林院法華三大部聯環講貫授道無虛日靖康春大旱師對龍天講經即為三日之霖百里歡呼道俗感其神異為光明幢以表識之次遷延慶法席恢揚祖教戶外屢滿紹興八年退歸寶林作終焉計師化導外唯以法華為心要日課未嘗輟通誦一萬部方丈向深處築室號妙蓮堂安住其中彌陀經復持四十七歲正心淨業可謂專注後感微恙為眾說法安然而化

宋朱仲振居平江府虎丘寺前寺中作佛會眾皆來聽佛印禪師講演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朱因步入寺見其男女分列兩廊朱試聽間師正說到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解說極是分曉朱聞其言甚喜心中亦悔不早來次日午時朱在宅中偃息似夢非夢見一鬼使押六箇罪人中一婦女從門前過朱隨其後行次至一街巷轉灣有青布簾家鬼使引罪人揭簾而入徑至其厨下見竈上有桶罪人盡用鐵杓舀桶內湯喫朱亦飢渴欲飲其湯被鬼使喝一聲喫聽佛法之人不得喫因此驚覺思夢中尋至其地果見青簾朱詣其宅見一婦與丈夫對飲朱進揖因說夢中所見未委使宅厨下有何影響丈夫云方見妮子來報竈下雌狗生六箇狗光五雄一雌朱大驚異後詣謝佛印禪師言其曲折師云汝喜得日前聽經之力豈不見鬼使分明說破聽佛法之人不得喫汝若當時不聽得山僧說此數句佛法一時喫了桶內迷魂湯陽間便放命就入狗胎化為畜生身矣朱因聞撥轉悟遂禮拜請得金剛經一卷歸家受持寒暑不輟身體輕健兩子雙補入太學年八十九歲忽發書請長老闍寺僧眾及道友八月十五日就家庭啟建金剛經會會眾朱請大眾入園內閑遊行到後園有古松處朱索紙筆作頌身體漸漸騰空徑上

樹梢枝上辭謝大眾及眷屬等立化而逝

元建寧路劉屠性狠屠宰為業一日侵晨持刀正於案上賣肉有頭陀道者沿路敲磬誦金剛經教化至劉屠門前正念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而劉屠若有所悟頓下屠刀合掌立化

宋婺州僧道隆雲遊諸方寓江州能仁寺所為不常但呼為風和尚紹興元年行化抵瑞昌投宿天花寺夜夢男子垂泣言弟子不幸在生前廣造惡業今墮牛身一尾生於頭上形模醜異願師慈悲為我懺悔令脫此苦明日至若山湯氏家一門男女悉出作禮啓告曰前日牛產犢甚怪尾出頭上恐於寒家生災願和尚暢此因緣以洗宿咎須臾驅牛前來掉頭搖尾若乞憐狀隆咄曰汝昔者作業茲日難逃雖受此形本性何異豈不聞瀟山和尚示衆言中有響句裏藏機汝若於斯會得便見靈光動耀照徹十方佛與衆生本同一體其或未然當為作偈即於坐成頌云牛兒牛兒知不知昨夜三更夢見伊汝既殷勤求懺悔吾當為汝說無為牛兒牛兒知不知掃尾頭中怨阿誰緣汝生前貪愛重致令今日落便宜牛兒牛兒



知不知本性何嘗有悟迷。拽轉頭來觀自己。頂門一竅鎮長熙。牛兒牛兒知不知。擺尾搖頭更是誰。七佛祖師同此體。聖凡不隔一毫釐。牛兒牛兒知不知。兀兀騰騰世所希。此去雪山田地穩。甘泉充渴草充飢。牛兒牛兒知不知。佛祖難為正面窺。月光中留不住。白雲影裏美蹄歸。受記纔畢。即隨隆歸能仁觀者。日以千數。牛見人俛首不食。為羞報態。寓客司馬述亦作兩頌曰。六塵荒却自心田。受業貪情似索牽。當日眼睛隨物轉。如今鼻孔被人穿。今朝撞着主人翁。彈指聲中業已空。從此鞭繩都放下。夕陽江上卧秋風。歲除夜牛忽殂。隆又夢來謝。遂領眾親為然炬焚之。且說偈曰。正當臘月三十夜。荷汝殷勤來報謝。告言已得脫輪迴。更沒新冤并舊債。牛兒子真可恠。知汝罪大福亦大。罪大當頭掉尾巴。福大遇吾親說戒。形類雖殊佛性同。便於言下能領解。從茲水草已忘食。平步雪山無狹隘。贈汝一把三昧火。頭角及毛俱脫卸。本來面目露堂堂。光明照徹塵沙界。說偈已遂焚之。

隋蔡州蒯武安有巨力。善弓矢。常射虎。曾有在嵩山南為暴者。遂往射之。

漸至深山。忽有異物如野人。幸開虎皮來冒武安身上。因推落澗中。及起已化為虎矣。惶怖震駭。莫知所為。忽聞鐘聲處。知是僧舍。因往求救。果見一僧正念金剛經。安但閉目俯伏。其僧以手摩其頭。忽爆作巨聲。頭裂破矣。安乃從中出。即述其事。又撫其背。隨手而開。既出。全身衣服盡在。唯背上有一少虎毛。蓋先有灸瘡處也。安從此出家。專持金剛經。

元邵武路松林平。於至元庚寅間。彼處起金剛經會。每雲集善人看經。齋飯忽一日有一屠人從門首過。不免駐足。看諸人誦經。時衆請其面喫齋飯。屠人云。不敢進。我身不淨。休去擔罪。善人皆云。不妨。遂進來。飯罷。云。我不曾預會。反擾諸善人。後五日當捨一供。忽一日有一人夢見有七八人成隊入人家去。見屠人也入其家去。云。是莫有善事。只見彼人將屠人推出去。云。汝是金剛經會內之人。休得進此。至次日省問其人。家生九箇猪子。死了一箇。其屠人死去一夜再甦。

昔迦羅池中有蛤兒。聞佛說法。即從池出入草根下。是時一牧牛人。亦聞佛說法。前詣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讓着蛤兒。蛤兒即入。



天壽即思惟我先為畜何因緣故生此天宮觀因於聽法得此果  
時於天人即承宮殿往至佛所禮謝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

宋紹興初右歟伍氏有新婦姓沈定海江南人稟性貞淑善果自備其  
每旦誦蓮經婦則謹於事奉凡展卷則來聽受或一二品乃至一卷久而  
不倦一時感疾即白姑曰婆婆誦經新婦獲聽世緣告謝不及奉侍願也  
世諸佛會中相見漫成一頌乞傳之平生快活死也風流最後一着分付  
紫頭言已聳身加趺而殞迺姑見其超脫往白天童宏智禪師師聞讚善  
遂以己龕與之洎從火化餘骨中所謂堅固子者瑩然無數四眾見聞稱  
嘆希有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為業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鴿巢其房椽上  
哺養二雛法師每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鴿雛後雖漸長羽翼未成乃並學  
飛俱墜地而死僧並收瘞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白之曰兒等為先有  
少罪遂受鴿身比來聞法師讀法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既聞妙法得受人  
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託生為男十月之外當即誕

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人同時誕育二子因為作滿月齋僧呼為  
鴿兒兩兒並應之曰諾一應之後歲餘始言

昔有一國穀米湧貴人民飢餓時有沙門入城分衛華言乞食周遍門室無所  
一獲次至長者家乞食得麤惡飯適欲出城門中途一射獵屠兒抱一狗  
子持歸欲殺見沙門歡喜前為作禮沙門呪願老壽長生沙門知有狗子  
疑欲殺之故問其人今何所賣答曰空行無所獲持沙門又問吾已見之  
何為藏匿殺生之罪甚為不善願持我食質此狗子令命得濟福無量  
其人答曰不能相與我故行求家門共食卿此小飯何所足乎沙門殷勤  
曉諭請之其人抵突不肯隨言沙門又言設不肯者可以示我其人即出  
以示沙門沙門舉飯以飼狗子以手摩按音吻呪願淚出卿罪所致得是  
犬身不得自在見殺食噉使爾世世罪滅福生離狗子身得生為人所在  
遇法三寶自然狗子得食善心生焉踊躍歡喜知自歸依人將還家屠  
共食狗子命過即生豪貴大長者家適生墮地便有慈心時彼沙門分衛  
次到長者門裏分衛時長者子見彼沙門憶識本緣便前稽首禮沙門



昔佛在世時。有一比丘。林中誦經。音聲雅好。時有一鳥。聞法敬愛。在樹而聽。時為獵師所射。命終緣此善根。生忉利天。面貌端正。光相眇然。無有倫匹。自識宿命。知因比丘誦經。聽法得生此中。即持天華。到比丘所。禮敬問訊。前供養百味飲食。前白父母言。今我欲逐此大和尚。奉受經戒。為作弟子。父母愛重。不肯聽之。我今一門。有汝一子。當以續後家門之主。何因欲棄家而去。小兒啼泣。不肯飲食。不欲聽我。便自就死。父母見然。便聽令去。隨師學道。除去鬚髮。被三法衣。誦佛經。深解其義。便得三昧。昔佛在波羅奈國。於林澤中。為諸天世人演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群鴈。聞佛說法。心深愛樂。繫翅而翔。來下聽法。時有獵師。張施羅網。五百群鴈墮其網中。為諸獵師都悉所殺。於此命終。生忉利天。忽自長大。如八九歲兒。端正殊妙。諸天身光明。曜宮殿。猶若寶山。便自念言。我脩何福。得來生天。尋自觀察。知從鴈身。聞佛說法。心深信樂。乘此善心。即便命終。得來生此。便作是言。我等今者。當報佛恩。即共同時。頂戴天冠。着諸瓔珞。莊嚴其身。資持香花。來詣佛所。供養世尊。供養已訖。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蒙佛世尊演說妙法。信樂心生。得生勝處。唯願世尊慈愍我等。更為重說。開示道要。爾時世尊。即便為說種種法要。心開意解。二百天人。一時皆得須陀洹果。心懷歡喜。統佛三區。頂禮佛足。還詣天上。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淨行其所營務。耕田為業。於其匹對。聘以為婦。足滿十月。生一男兒。名曰月光。年漸長大。與須達。誦經兒。出外觀看。到僧坊中。見諸比丘。勤加誦習。時婆羅門兒。即便得聞一四句偈。深生敬信。即還歸家。却後七日。即便命終。生忉利天。昔鶴勒那。名問二十二。祖摩拏羅大士。曰。我有何緣。鶴眾隨我。祖曰。汝昔嘗為比丘。赴會龍宮。汝弟子眾。咸欲隨從。汝觀五百眾中。無有一人堪受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時汝即令其眾赴會。是諸弟子。福薄德微。墮於羽族。然已五劫。今乃轉受鶴身。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時諸鶴眾。聞偈俱得解脫。飛鳴而去。

昔佛在世時。有一比丘。林中誦經。音聲雅好。時有一鳥。聞法敬愛。在樹而聽。時為獵師所射。命終緣此善根。生忉利天。面貌端正。光相眇然。無有倫匹。自識宿命。知因比丘誦經。聽法得生此中。即持天華。到比丘所。禮敬問訊。前供養百味飲食。前白父母言。今我欲逐此大和尚。奉受經戒。為作弟子。父母愛重。不肯聽之。我今一門。有汝一子。當以續後家門之主。何因欲棄家而去。小兒啼泣。不肯飲食。不欲聽我。便自就死。父母見然。便聽令去。隨師學道。除去鬚髮。被三法衣。誦佛經。深解其義。便得三昧。昔佛在波羅奈國。於林澤中。為諸天世人演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群鴈。聞佛說法。心深愛樂。繫翅而翔。來下聽法。時有獵師。張施羅網。五百群鴈墮其網中。為諸獵師都悉所殺。於此命終。生忉利天。忽自長大。如八九歲兒。端正殊妙。諸天身光明。曜宮殿。猶若寶山。便自念言。我脩何福。得來生此。便作是言。我等今者。當報佛恩。即共同時。頂戴天冠。着諸瓔珞。莊嚴其身。資持香花。來詣佛所。供養世尊。供養已訖。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蒙佛世尊演說妙法。信樂心生。得生勝處。唯願世尊慈愍我等。更為重說。開示道要。爾時世尊。即便為說種種法要。心開意解。二百天人。一時皆得須陀洹果。心懷歡喜。統佛三區。頂禮佛足。還詣天上。



訊以天香華供養比丘比丘具問知其委曲即命令坐為其說法得須陀洹既得果已還歸天上禽鳥聽法尚獲福報豈況於人信心聽法寧無善報。

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牀下一心聽經不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沙門沙門歡喜後作比丘尼應得真道。

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須達長者信敬佛法為僧檀越施主眾僧所須一切供給須達家內有二鸚鵡一名律提二名賒律提稟性黠慧解人言語見比丘來先告家內令出迎送阿難後時到長者家見鳥聰黠為說四諦苦集滅道門前有樹二鳥聞法飛向樹上歡喜誦持夜在樹宿野狸所食緣此善根生四王天彼天壽盡生夜摩天夜摩壽盡生兜率天兜率壽盡生化樂天化樂壽盡生於第六他化自在天他化壽盡還生化樂如是次第還復下至四天王天四天壽盡還復上至他化自在天如是上下經於七返生六欲天自恣受樂極天之壽而無中天後時命終來生人中出家

### 備道得辟支佛

宋圓照本禪師住淨慈日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為蛇既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懺罪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是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其母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

宋左街都監道士賈善翔嘗至太清宮眾請講度人經至說經二遍盲者目明時會中有媪年七十餘喪明已三十年一聞經義豁然目明至醮之夕夢眾靈官傳太上命為具仙服為太清宮主者數日返真張商英作真遊記備載其事。

梁武帝皇后郝氏崩後數月帝居寢殿見后祈求功德帝聞之感激明日大集沙門於殿庭宣其由誌公對曰唯禮佛懺滌愆歎方可帝乃然其言搜索佛經錄其名號兼親撰悔文共成十卷皆采摭佛語削去閑詞為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室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羨初不知所來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蒙帝功德已得生忉利天今呈本身以為明驗



也。慙慙致謝。言訖不見。

宋僧道深。號圓辯。為南湖八世祖。於彌陀懺宴坐中。見法智尊者。於法華懺中。見普賢放光。每月二十三日。建淨業會。以為常課。道俗俱至。一日示疾。願平日一毫之善。回向淨土。集眾諷觀音經不絕。七日。謂首座曰。吾已見佛身。聞異香。乃沐浴更衣。書偈曰。唯心淨土。本無幽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住。復令諷安樂行。至深入禪定。見十方佛。塔然而化。

宋襄陽天仙寺。在漢江之東津。去城十里許。正殿大壁。畫大悲千手眼菩薩像。世傳唐武德初。寺尼作殿求良工圖繪。有夫婦携一女子應命。期尼以扇殿門。七日乃開。至六日。尼頗疑之。乃闢戶。聞其無人。有二白鴿。翻然飛去。視壁間聖像已成。相好奇特。非世工所能。獨其下有二長臂。結印手未足。乃二鴿飛去之應也。郡有畫工。或生者。獨能摹傳其本。大觀初。有梁寬大夫。寓居寺中。心無信向。頗輕慢之。武生云。菩薩之面。正長一尺。寬以為誕。必欲自度之。乃升梯欲以尺加菩薩面。忽梁間有聲如雷。寬震悸而墮。損其左手。僧教寬悔過自懺。後歲餘。方如舊。茲禦侮於像法事者。怒其慢瀆耳。

梁小莊嚴寺。在建康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廟地。天監六年。杯渡禪師起造。時有鄒文立者。世以烹屠為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涕。以為不祥。即加剝剖。鹿懷一甕。尋當產育。就庖哀切。有恻害心。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並壞。因生慙愧。深起悔責。乃求杯渡禪師。發露重懺。立大誓願。罄捨家資。迴買此地。立為伽藍。謂僧寺也。尋夢神人語曰。以汝悔過造寺。鹿得託生。汝疾從此愈矣。

隋僧法喜。常行方等禮懺。有一雉來索命。神人斥之曰。法師當往生淨土。豈憤汝命。後於病中發願。以一生所脩行業。回向淨土。至心念佛。即見佛菩薩眾來迎。端坐而化。

宋僧淨觀。居嘉禾寂光菴。脩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後月二十七日當去。至兩日前。見紅花。次日黃花。滿室皆有。化生孩兒。仙帶結束。及期入龕坐。命眾誦經念佛。頃之即脫去。

宋陸氏宜人。家錢唐。朝請王璵妻。常誦法華。晚年篤意淨土。禮懺一介。



佛華聲凡三十載。因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即面西端坐。兩手  
印而化。

宋秦氏淨堅。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處精持齋戒。閱華嚴法華。光明  
若經。無虛日。晨昏脩彌陀懺。日禮佛千拜。久之。有光明入室中。面西念佛。  
安坐而化。

宋李思一。暴死。經日乃蘇。言見冥官云。汝年十九時。嘗害生命。一日在安  
州。旻法師會下聽涅槃。何緣於彼相害。官追旻師。有蒼旻生金粟界。不可  
追。且放還家。即甦。有僧元通。為禮佛懺悔罪愆。至晚又死。明日還蘇。云冥  
官喜曰。還家大作福德矣。又旻師遣僧來說。思一此時不曾殺害。遂即放  
還。

宋僧法宗。依雷峯廣慈學教。用止觀行法。脩大悲懺。至九載。然五指供佛。  
每月率四十八僧。同脩淨土懺。久之。夢佛菩薩來迎。後三日。乃合掌西望  
而逝。

宋僧法持。居化度寺。脩彌陀懺三年。爐二指。增受戒法。造西方三聖像。誦  
觀經彌陀經。如意輪呪願。促閻浮之壽。早生安樂之邦。一日小疾。哭慟懇  
告。願垂接引。念佛之聲。聞於百步。忽見佛身丈六。立于池上。即自言曰。我  
已得中品生。端坐面西而化。

宋僧本如。號神照。住東山承天三十年。講經之餘。集百人脩法華懺。又嘗  
與郡守章郁公結白蓮社。一日升座說法。與眾訣別。江上漁人見雲端有  
僧西去。明年啓塔。尊容如生。有蓮花產于塔前。

晉僧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為慨。於是絕粒。誠  
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夕。便覺  
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誦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  
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  
以永和中卒於河北。

宋僧師安。受業烏鎮普靜。通華嚴宗旨。脩彌陀懺。觀想淨土。二十年。所夕  
不廢。一生多病。臨終忽精爽。謂弟子曰。佛菩薩已降。吾將行矣。言訖即  
坐而化。



宗朝有悟達國師知玄者。未顯時嘗與一僧遊。遊於京師。其地其僧乃惠迦摩羅疾。辯辯衆皆惡之。而知玄與之為隣。時時無厭色。因分袂。其僧感其風義。祝之曰。子向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壘山相尋。其山有二松為誌。後悟達國師居安國寺。道德昭著。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為法座。恩渥甚厚。自爾忽生人面瘡於膝上。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餒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徧召名醫。皆拱手默默。因記昔日同住僧之語。竟入山相尋。值天色已晚。徬徨四顧。乃見二松於烟雲間。信期約之不誣。即趨其所。崇樓廣殿。金碧交輝。其僧立於門首。顧接甚歡。因留宿。遂以所苦告之。彼云無傷也。巖下有泉。明旦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間。其人面瘡遂大呼。未可洗。公識達深遠。考究古今。曾讀西漢書表。益是錯傳。不曰曾讀。既曾讀之。寧不知表益殺是錯乎。公即表益。吾即是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為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為高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賜。賚過奢。名利心起於德。有損故能害之。今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以往。不復與汝為冤矣。悟達

聞之。凜然。魂不住體。連忙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甦。自此其瘡遂愈。乃知聖賢混跡。非九情所測。再欲瞻敬。回顧寺宇。不可復見。因卓菴其所。遂成招提。迨於宋朝。至道年中。賜名至德禪寺。有高僧信師古作記。紀其事甚詳。悟達當時感其殊異。深思積世之冤。非遇聖人。何由得釋。因述為懺法。朝夕禮誦。後傳播天下。今之懺文三卷者。乃斯文也。蓋取三昧水洗冤業為義。命名曰水懺。此悟達感迦諾迦之異應。正名立義。報本而為之云耳。

隋陳鍼。智者之兄。為梁晉安王中兵參軍。年四十。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朞月。遂行脩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後十五年。當生於此。果後見鍼。驚問曰。君服何藥。答曰。但脩懺耳。果曰。若非道力。安能超死。竟延十五年而終。智者嘗為其撰小止觀。咨受脩習。夙夜不怠。

隋東川釋慧曇。辯聰令逸。大小通明。住寶明寺。襟帶衆經。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曇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徒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堅義。令後生開悟。曇氣岸風格。當時無敢抗者。咸順。



從之。自結夏以來。嘗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將昇草座。失屣所在。大驚。以斯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塚間。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瞋目。改變布薩。妄充堅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端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為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屢示嘉祥。

梁揚都宣武寺沙門法寵。姓馮。南陽冠軍人也。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通禁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當死。無可避處。唯祈誠諸佛。懺悔先愆。排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光興寺。閉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罷衣。迄至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恐。其夜懺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由懺蕩之殷。故致延壽也。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四。

齊竟陵王崇。信內典。得熱病。夜中垂死。夢見金像。手灌神湯。因遂平復。元至正庚子。定海白沙夏太三。以運糧如大都。溺海死。後十六年。當國朝洪武乙卯。其妻陳氏與子善。追念太三。性稟酷暴。馭下少恩。死於非命。孤魂沉滯。曷由昇濟。遂歛資來鄞之十字港菴。嚴設道場。延淨行僧十人。請叶萬宗主之。脩禮梁皇懺法。陳氏虔懇。懇至。初入道。衆聽敷陳。無不感泣。是日禮二卷。至中夜少就寢。有僧宜便。忽驚呻寐語。撼之不寤。惟見其多辛苦憂怖狀。於是萬宗等懼其不甦。悉起持呪。良久疾呼之。乃甦。問故。惟泣而已。再問。乃言曰。有神人若韋天冠帶甚嚴。逼令我同取夏太三。來此受薦。道經蟹浦。神威凜凜。行者遠避。備歷諸險。臨大海。見鬼物戢戢。充滿大海。可怖。神人命我入海提挈太三。三首戴元帽。浮沉波浪間。既難着手。又有神勅要我錢。乃放適有錢在我手中。與之。又盡力扶太三將登岸。被汝等喚省言訖。又泣。蓋苦於涉歷。然懺罪薦亡。無出此懺之功。國朝王與為都指揮僉事。家北京。篤於好善。崇信佛法。常持誦真言。洪武二十八年七月卧病。二十餘日。忽見二使者來。一鬚鬢斑白。一年少。呼與



而告之曰。王有命召汝。與但覺奮然而起。隨二人往。行既久。遇已死者。達  
達扭該呼之。不應。始知已身亦已死。而精神如舊。復行。見路傍蘆蓬。下排  
列紅卓。上有諸品。果肉菜蔬。亦有歌舞者。眾相率來迎。舉酒勸與飲。與辭。其  
二使者亦却之云。菩薩不飲。不必苦勸。眾皆慟哭煩惱。如是迎者凡三。又  
到一大城門。三重皆裹以鉄葉。入城。見往來者不絕於道。皆用銅錢交易。  
亦有人家舍宇。一河橫亘東西。河之南有荷磚甃河岸者。有一男子偃卧  
于河北水邊。東首。坦食其體。筋骨皆露。猶欲飲水狀。與問使者曰。此人口  
邊即有水。何以不能就飲。老使者答云。彼乃陽間一大財主。所享皆美飲  
食。餘者寧棄之。不肯施與貧困之人。故受此惡報。與又問此人經幾時矣。  
老使者答云。已歷五百年。不曾得水飲。與又問何時可托生。老使者答云。  
再經四五百年。不得托生。與復行。進一王城。見綠琉璃殿。前有紅漆橋三  
座。與由西邊橋到殿上。侍衛者皆帶弓箭。繖扇左右遮擁。前有大香爐。一  
與行四拜禮畢。舉首望之。繖扇下微露衣裾。老使者云。令爾去見王。轉過  
東廂。復有綠琉璃殿。見五王皆衣青衣。鬚髮斑白。列坐殿上。與即拜。有一

王云。不須拜。菩薩爾來何為。與打一問訊云。王差人召我來。王云。誤召爾  
來。即索簿書閱之。謂與云。爾復有三十二年陽壽。可速回。與因問云。我再  
來時居於何處。試觀之。王語與云。菩薩居處在南邊寺裏。與即到寺中。見  
一長老。與四拜求攝受。見湯飯各一桶。往來人食之不盡。與問長老。此飯  
與湯往來人食不盡。其故何如。長老云。爾不能知。此是聖境之處。與別長  
老。欲詣王相別。二使者不許。與直造王前。一王謂與云。菩薩爾何以不回。  
與云。我來見王。因問陽間常傳有十王。我但見五王。其五王復在何處。王  
云。爾所問良是。五王在上方。彼下降。則我五王當上昇。呼左右急索茶與  
菩薩飲。茶至。五王各飲一鍾。以一鍾與與。與受而不飲。王云。爾不飲。固是  
但我所與茶。飲之無妨。與隨飲訖。腹中便覺清涼。王又云。爾速回。就此相  
別。謂二使者云。爾二人還送菩薩回去。使者即引與復從原路回。向所見  
三處蘆蓬。下羅列酒肴如舊。勸與食之。與不食。只與二使者食之。行經  
州南門口。過到東嶽廟前。認是樞密院轉角。過來到家。二使者不肯進。與  
找其衣云。爾隨我。二三日勞甚。與爾茶飯。及草鞋錢去。與令其在門外。



興進問見燭明。家人輩俱慟哭。隣家長幼群聚。並不見興。興見已身在。試推之。體硬不可動。復撥開。雙眼興就入。已身氣自漸出入。聞妻呼。長云。爾衆人不必哭。他已回。必索何物。興即云。可取湯來飲。湯至。飲不下。興云。二人候于外。可取酒二甌。肉二臠。飯二椀。紙錢二束。與之。燒紙訖。飯湯俱潑於地。興復索湯飲之。即下。却云。我回時日早暮。家人輩云。已三更。興云。正午時到家。爾輩何以云三更。自此病即愈。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一

嘉言

○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有德則樂。樂則能久。○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善者因禍而為福。○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為善最樂。○仁勝凶邪。德除不祥。○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循焉。○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耶。安有不聞者乎。○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讓之以導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為善不求人知者。謂之陰德。故其施廣。其惠博。天報必豐也。○有陰德者。其後必大。○為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惠。○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



以為子孫長久之計○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陰施陽報。弘廣無量○造善於陰。德報於顯○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感動穹昊○給濟貧病。撫恤孤惻。常以仁恕居懷。恒將惠愛為念○信善作福。積善不厭。信知陰德。久而必彰○見諸病人。施其湯藥。令離病苦。命終生欲境天○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若見一切病人。常應供奉。如佛無異○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為第一○開通道路。興置橋梁。一念善因。受天人之快樂。證佛祖之真源○曠路作好井。橋船度人。民功德日夜增。常生天人中○日日行方便。時時發善心○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随心滅

○人有一善。百神俱泰。人有十善。司命儲筭。人有百善。東華注名。人有千善。福及七祖。萬善託洛。白日登宸○天上人間。方便第一○皇天下負好心人○慈為萬善之本。若不慈善。何以立○有德行者。必有昭名○在世積善。長行陰陽。鬼神敬之。五福隨之○若人積善。天神扶衛。魂超福境○陰功可延其壽。吉人依舊無凶○若非積行。施陰德。動有群魔。作障

緣○於力到處。種種方便。則陰德無量。而受報如之矣○隨時應物。行方便。縱犯凶星。亦不虞○以慈悲為本。觀一切物。常行不忍。世人痛苦。如在我身。常行慈悲心。自成無上道○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善濟物。而不以為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儲勳夙世。業行昨生。故得玉府登庸。瓊官簡錄○陰濟良善。則有福報○汝欲登科。須馮陰德○有陰德者。徑補仙官○學道者。廣行陰德。救人危難○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神輔之○人能刻意為善。靜與道合。動與福會○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

### 感應

楚孫赫教為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故。赫教泣而對曰。人言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日見之。恐死無日矣。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之。已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慶高。而聽卑。爾必興於楚。及長。為楚令尹。以老終。

漢王純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當到洛陽而病。命在須臾。腰下



以為子孫長久之計○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陰施陽報弘廣無量○造善於陰德報於顯○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感動穹昊○給濟貧病撫恤孤惻常以仁恕居懷恒將惠愛為念○信善作福積善不厭信知陰德久而必彰○見諸病人施其湯藥令離痛苦命終生欲境天○立德閣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若見一切病人常應供奉如佛無異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為第一○開通道路興置橋梁一念善因受天人之快樂證佛祖之真源○曠路作好井橋船度人民功德日夜增常生天人中○日日行方便時時發善心○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随心滅

○人有一善百神俱泰人有十善司命儲筭人有百善東華注名人有千善福及七祖萬善託洛白日登宸○天上人間方便第一○皇天不負好心人○慈為萬善之本心若不慈善何以立○有德行者必有昭名○在世積善長行陰騭者鬼神敬之五福隨之○若人積善天神扶衛魂超福境○陰功可延其壽吉人依舊無凶○若非積行施陰德動有群魔作障

緣○於力到處種種方便則陰德無量而受報如之矣○隨時應物行方便縱犯凶星亦不虞○以慈悲為本觀一切物常行不忍世人痛苦如在我身常行慈悲心自成無上道○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善濟物而不以為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儲勳夙世累行昨生故得玉府登庸瓊宮簡錄○陰濟良善則有福報○汝欲登科須憑陰德○有陰德者徑補仙官○學道者廣行陰德救人危難○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神輔之○人能刻意為善靜與道合動與福會○所謂善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

感應

楚孫赫教為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故赫教泣而對曰人言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日見之恐死無日矣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之已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慶高而聽卑爾必興於楚及長為楚令尹以老終漢王純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當到洛陽而病命在須臾腰下



有金十斤。願以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嘗金一斤。營殯。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亭。長初到。日有馬馳入庭中而止。大風飄一繡被。墮忱前。即言於縣。縣以歸忱。後乘馬到洛陽。馬奔之牽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忱具說其狀。主人曰。卿何陰德致此。忱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厚遺忱。忱辭讓而去。由是顯名。舉茂才。除郿令。子孫皆顯于時。後漢弘農楊寶。名士也。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鷓鴣所搏。墮地下。為蟻蟻所困。即懷之。安置梁上。又被蛇虵所齧。乃移巾箱中。采黃花飴之。毛羽既成。朝去暮來。積年之後。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寶。數日乃去。是夕三更。寶讀書未卧。忽見有一童子。向寶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為鷓鴣所搏。君仁愛拯救。數承恩養。實感恩惠。今當受使南海。不得朝夕奉侍。流涕辭別。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後當如此白環矣。於是遂別。寶既孝聞天下。名位道顯。生子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為京師盛族。果應白環之數。天下無比。及揚

震。有大鳥隨之。時人以為貞孝所招。陳留蔡伯喈。獨立論古是黃雀之恩而致也。

唐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工在洛中。大為縉紳所神。公特造問命。相工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為郎君細看。公然之。他日出遊香山寺。徘徊於廊廡間。忽見一素衣婦人。置緹褶於僧伽和尚欄楯之上。析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緹褶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其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婦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婦逆旅。詰旦復携往。寺門始闢。覩昨日素衣疾趨而至。撫聲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婦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賂津要。不幸去失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尋詣相者。審度聲色。頓異。驚歎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其所知也。度因以前事告之。相者曰。是已。度後果位極人臣。



宋成都運使李之純專以掩骼埋胔為念吏人徐熙專為宣力計其所蔽無慮萬計一日金華街王生死復甦云見冥官曰爾以誤追今當還人間陰司事雖禁泄露然為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葬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及第汝宜傳於世間後皆如其言

宋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即對眾焚券曰債已償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公竭家資煮粥以濟之動以萬計死者復為瘞之人皆曰子陰德可謂大矣公曰何足為德一日假寐夢有紫衣人告之曰上帝知汝有德及人報在爾後言訖而去後謙壽百歲而終子孫皆為顯官

宋韓魏公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妓張氏姿色甚麗券成張忽泫然公問其故張謝以良家子也流落至此不覺墮淚公曰爾初不以實告吾無用尔命焚券且逐去張惶怖遽吐其情妻借贓躬守義妻也守義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願身役于人以活守義兒女公惻然憫之乃留券遣張持三十萬錢還舍且令語守義敗官罪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張欣然而去郭某曰守義且得調淮右見閻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吾位宰相豈可差士人妻尚者緡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郭氏兒女張不得見望門涕泗感激百拜而去人咸謂公之隱德如此者甚多後公薨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廷復贈魏王子五人忠彥繼登相位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為吏部侍郎拜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其孫在徽宗時亦為顯官隱德之報豈不信哉

宋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妻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妻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来涕泣不肯言因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為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日妻有娠將誕里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至馮家次早生京喜讀書領舉為解元省試為省元登第為狀元



世號為馮三元。

宋鍾離瑾開寶間宰江州之德化。明年將以女歸許氏。一日論其胥魁俾市婢以送女。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嫗曰：撫之臨川人也。幼喪其親，外氏育之。女受嫗戒，亦不敢有他言。君視事少間，婦遇于屏。是女流涕，有戚容，疑其家詭。詰之曰：不然。某之父昔曾令是邑，不幸與母俱喪，無親戚以為依。時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矣。且將為己女。今明府欲得媵，妾胥與嫗以其應命，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胥嫗以審之。果如女言，誠家人易其衣服，養之如己所生。以書抵許氏，告緩期。姑將聽吾女之實，以嫁焉。許亦惻然，復曰：君侯獨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孤女，予固有季子，願得以為婦。安事盛飾哉！卒以二女歸許氏。久之，君夢一綠衣丈夫造庭拜而謝曰：不圖賤息辱賜於君，今得請於帝，奉十任有土官，故來致命。後果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後鍾離氏有仕籍于朝者，常十餘，皆出君之裔，故世為冠族。

宋曾魯公公亮希衣遊京師，舍於市側，聞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

旁舍生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者，戚然動心，免若於難。旁舍生顧視左右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替之，且急視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棄為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曰：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退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公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來，俟吾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商人果不爭，携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行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公後果登相位。公未顯時，嘗夢人謂公有陰德，必獲厚報，竟如其言。

宋馬洎其父以中年無子，因置一妾，極姝麗，每理髮，見公必引避。如有沮喪之狀，公恠問之，則曰：某父本守某官，不幸死去，家甚遠，無力可歸，故至鬻其。今猶未經卒哭，約髮者，實素帛，暫以絳線蒙其上，不欲公見。初無他也。公為惻然，即日訪尋其母，還之，且厚有資助。是夕公夢一羽衣曰：天錫爾子，慶流洎洎，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洎字名之。即巨濟也。及長，赴試，羽



衣復入夢曰汝欲及第。須中三魁。既而魁太學。魁鄉薦。乃至唱名為天下第一。屈指果中三魁。

宋張忠定公詠。號乖崖。任成都時。嘗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忽吏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且揖張坐承事之下。願語詳欵。似有欵欵之意。公翌旦即遣人詣西門外。請黃承事者。戒令以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坐耶。黃云無他長。唯每歲遇米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米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不易。在我者初無所損。而細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

宋陳元植者。粗有家道。而好行陰騭。至於禽蟲。悉蒙其惠。每將食於高原之上。百鳥遙見。必飛鳴前後。或來逼其坐隅。元植甚憫之。禽鳥亦不畏懼。凡如此十餘年。一夕夢有衣緋人長三尺餘。巾帶備具。謂元植曰。爾甚有陰德。及物於一切生命。皆欲濟活。然爾將來壽命短促。以此之故。須延其

壽。汝嗜勉之。覺後飲食加增。於常時年九十九歲。一日晝坐。忽然袖中有一物。投地化為着緋衣人長三尺許。拱立於元植前。謂之曰。君壽本不逾四十。為有陰功。是以延爾之壽。今僅百歲。須歸常理。辭爾去焉。噫。然不見。元植遂與子孫述之。令選地樹墓。逾月無疾而終。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肥間。資財數百萬。脩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者於壽春道逢元溥。曰。噫。君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館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然更三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柰我何。相者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於度量又寬。夫一德可以消百灾。猶享爵祿。而況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二載當復以來。言訖而去。元溥送之。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抵維揚。求女挈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名蘭蓀者。有殊色。風骨姿態。殊不類賤。元溥詰其情。久乃對曰。賤妾死罪。無復敢言。主君既深訝之。何所潛隱。其代為名家。世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因緣姓與國同。疑為近屬。身委鋒刃。家乃



沒官。以此湮沉。無所告訴。其諸骨肉。寇平之後。悉被官軍收掠為俘。不可復知也。賤妻一身。再易其主。今不幸及此。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地。此女雖家族喪亡。實衣冠之後。不可以為婢使。遂焚其券。收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卒如蘭蓀既歸。是夜元溥夢一人被青衿。簡望塵而拜。迫之。潛然曰。余則蘭蓀之父也。謝公嫁我女。我無以報。今告天帝為君請壽。言訖而去。後三日。元溥復夢蘭蓀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笏。侍衛甚嚴。前謝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請君於帝。許延君壽二十四載。富及三代。子孫其所殘害。吾家者悉獲按理之。存者禍身沒者子孫受豐。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因嗚咽再拜而去。詰旦元溥依依。未能甚信。後二年。相者果復至。迎而賀。元溥曰。觀公之面。陰德之氣甚盛。視公眉目。可延二紀之壽。公作何陰德。元溥曰。無他。止將婢作親女嫁之。相者曰。不忍以貴為賤。此真陰德也。元溥果壽考而終。富及三代。子孫之盛。異於他族。

宋傅敞字次張。涪州人。為士子時。以紹興二十年過吳江。縱步塔院。見僧

房竹軒雅潔。至彼小憇。其東室有殯官。問為誰。僧云。頃者前知縣館客身故。聞其家在福建。無力歸窆。回權厝于此。敞惻然憐之。既還舟次。是夜夢儒冠人持名紙來見。曰。三山陸蒼。自叙蹤跡。與僧言同。將退。拱白曰。旅魂棲泊無依。君其念我。君有德人也。故來相告。明旦敞復抵僧舍。遂傾其貲。遷葬於官地上。乃脩佛果以資助之。至七月。敞赴轉運司試。寓西湖小刹。復夢陸生來。再三致謝。且云。舉場三日。題目蒼悉知之。謹奉告。切勿宜泄。若泄之。彼此當有禍。敞寤而精思。屬蒼泊應敵。盡如其言。遂薦名高第。宋青州益都尉老舉人。云。初在鄉里。累舉不捷。乃庵居郊野。無復進取之意。一夕有盜。雨中穿窬而入。乃謂盜曰。汝冒雨夜穴壁。良苦。度汝心必不得已也。盜以實告曰。我非為盜者。其營卒也。因博輸懼。軍令不敢歸。乃來相擾。尉曰。吾有緇二疋。因取贈之。盜拜謝而去。詰旦又詣其營。為請於軍校。得不治其罪。亦不言其為盜也。次舉。知友勉令就試。猶豫間。卒又出燈下。尉曰。何復來耶。盜曰。某自前年蒙秀才恩惠。自誓死生必立効。相報。今不幸歿于軍前。知秀才欲赴舉。故來。遂失所在。既而赴舉。試前盜以所



試題送出。累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迨陞試。卒又見形。曰。內中某不敢入矣。秀才勉之。已而登第。卒又出曰。若遇益都尉。不可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忽率眾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乃叱令遞相反接。畢而部眾始至。盜驚曰。向見馬後有甲士百餘。故不敢動。不然寧束手耶。

宋剡縣陳慈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塚。每飲先輟祠之。二子患之。曰。塚何知。徒以勞苦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吾止此塚三百餘年。公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饗吾佳茗。雖潛壞朽骨。豈忘翳乘之報。及曉於庭內獲錢十萬。似久埋者。唯貫新。母告二子。二子慙之。從是禱酌愈至。母壽至九十餘。無疾而終。

唐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蔚然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病。

傾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人以為陰德之報。

宋時邦美陽武人。父為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已六十四歲。婦方四十餘。未有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可。可携至成都求一妾。婦冀得子為身後計。邦美父至成都。訪牙僧。見一女甚華麗。詰其家世。不能歸。鬻妻欲辦裝耳。邦美父惻然。携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為幹行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掾妻如部曲。至都下。僦居最殯。畢方辭歸。妻迎問買妾狀。具以實告。妻曰。濟人危急。為德甚大。當更為君圖之。未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披袖擲與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生邦美。後舉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

晉李公冰為蜀守。行部至湔山。乃曰。岷山導江為四瀆之首。而水或為患。以害于人。作三石人以止江水。作石岸五以厭水精。鑿離堆山分三十六江。以灌溉。於是蜀踰陸海。人無水旱之憂。家有粒食之安。其後入廣漢後城。



山中遇一羽人。謂公曰。公德及民物。已注名天府矣。帝遣吾來迎公也。遂白日升仙。蜀人世祠之。

宋元祐間。嚴州清溪王氏。名亞三。性柔惠。好行陰騭。一日見鷺母為猫所食。有未出巢鷺子三枚。每日以飯飼之。後長大飛去。其冬亞三病死。次年春三鷺復來。飛遶其屋不已。母曰。尔非尋亞三否。亞三已死。葬在後園中。欲尋則隨我去。母行鷺飛隨後。至園。母指墓示之。鷺飛鳴於墓。以背鑽入墓土中皆死。

魯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其子顓曰。必嫁是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顓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顓見老人結草以充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唐侍御劉軻者。韶石人也。初之舉。浮九疑。讀黃老之書。究輕舉之道。嘗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以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北牖下。而屍骸跼促。死者從真。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

酬謝乃詢于緇。果然。劉君曰。解所着之衣。覆其骸。髀具柏棺。改寢於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軻立食之。軻嚙一卵而吞其二。為後乃精於儒學。肄文章。因策名科第。歷任史館。

宋武弁有段遶者。嘗過黃坑。後者於馬前拾取髑髏數片。中有一片。其上隱隱有逃走如字。蓋點入骨也。是夕從者即夢一人以手障面。從之索骨。止曰。我差甚切。急為我深藏。無令人見。我當有以報君。從者驚覺。立為瘞之。他日再過黃坑。復夢前索骨者告曰。鄉感君恩。去此數步。地下有大穴。藏聊以為謝。如教掘之。果獲金千餘兩。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以選授江南縣宰。自課其命。云。未年秋壽祿俱盡。將出京。又訪於日者。日者曰。子未年七月數盡。胡為遠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但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尔。及之任。買一婢子。因詰其姓氏。婢子曰。姓張。父嘗為某堰官。兵寇之亂。略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因謂其妻曰。故人之女。豈可使為婢。悉以女粧奩。擇邑客。謹厚者配之。秩滿歸京。日者見之大駭。曰。子何前相給之。甚。筭子祿壽俱盡。今乃。



無恙。非甲子差謬。即當有陰德為報耳。范曰。俱無之。日者詰問不已。范偶以嫁女僕之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果應官數任而終。

唐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之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姪。或詰之。泰曰。其人有癘疾。非泰何適。眾皆服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燈。其買之。既磨洗。即銀也。泰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鄰約曰。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回。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役。于時親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為怪。詰之。嫗曰。老婦嘗追事吾姑于此。子孫不肖。今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憫然久之。因然曰。吾適得京書。已剝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泰之言訖而去。不復返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從容謂之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宜增汝壽。而昌汝後也。汝唯勉之。泰自是愈。備陰德。壽九十而終。子泰進士。及第。世為顯官。

宋鄂州都統司醫官滑世昌。居于南市。家貲鉅萬。而行醫以救人為心。鄂之人盛稱其德。淳熙十四年十一月望日之夜。夢有客來訪。車騎甚都。云是城隍神王。既入坐。談話之次。言以邦明日有非常大災。民罹非命。君家亦當墮此厄中。以君平時用心慈仁。多所濟活。陰功昭著。上帝勅我救爾一家。但有資財不可得耳。滑拜謝。且伸懇禱。云若獲幸免。而資蓄蕩然。則舉家狼狽與死也。神曰。此却易辦。決不至凍餒。恍然而覺。聞樓鼓已五更。呼告其妻。妻亦夢如是。深以為憂。至旦。天大風。隄寒。滑方朝食。漢陽武八官招之視疾。及還家。已昏暮。夜未半。火作於市。滑居烈焰中。念闔門十口。無計自脫。忽有壯夫數十輩。着紫衫。排列火邊。驅家人登轎。徑昇至將臺下。相去六七里。俄風雪大作。適路有空屋。趨避于中。相看如癡。莫知所以。黎明。人轎皆不見。顧舊居已為瓦礫之場矣。掘別埃煤中。得銀三十餘兩。始悟不至凍餒之說。夫婦兒女僕妾悉無恙。旋僦宅於城中。醫道復振。會歲荒疫。凡傷寒有危證者。稍藥救療。賴以安全者。不可勝計。由是家業愈盛。子孫三世皆致大富。



無恙。非甲子差謬。即當有陰德為報耳。范曰。俱無之。日者詰問不已。范偶以嫁女僕之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果歷官數任而終。

唐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之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姪。或詰之。泰曰。其人有癘疾。非泰何適。眾皆服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燈。甚賈之。既磨洗。即銀也。泰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曰。當詣所止。居兩月。泰回。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時觀一老嫗。長慟數聲。泰為停。詰之。嫗曰。老婦嘗追事吾姑于此。子孫不肖。今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憫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削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止命爾。一言之訖而去。不復返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從容謂之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宜增汝壽。而昌汝後也。汝唯勉之。泰自是愈備陰德。壽九十而終。子辰。進士及第。世為顯官。

宋鄂州都統司醫官滑世昌。居于南市。家貲鉅萬。而行醫以救人為心。鄂之人盛稱其德。淳熙十四年十一月望日之夜。要有客來訪。車騎甚都。云是城隍神王。既入坐。談話之次。言此邦明日有非常大災。民罹非命。若家亦當墮此厄中。以君平時用心慈仁。多所濟活。陰功昭著。上帝勅我救爾一家。但有資財不可得耳。滑拜謝。且伸懇禱。云若獲幸免。而貧者蕩然則舉家狼狽與死也。神曰。此却易辦。決不至凍餒。恍然而覺。聞樓鼓已五更。呼告其妻。妻亦夢如是。深以為憂。至旦。天大風。隄寒。滑方朝食。漢陽武八官招之視疾。及還家。已昏暮。夜未半。火作於市。滑居烈焰中。念闔門十口。無計自脫。忽有壯夫數十輩。着紫衫。排列火邊。驅家人登轎。徑昇至將臺下。相去六七里。俄風雪大作。適路有空屋。趨避于中。相看如癡。莫知所以。黎明。人輻皆不見。顧舊居已為瓦礫之場矣。掘別埃煤中。得銀三十餘兩。始悟不至凍餒之說。夫婦兒女僕妾悉無恙。旋僦宅於城中。醫道復振。會歲荒疫。凡傷寒有危證者。捐藥救濟。賴以安全者不可勝計。由是家業愈盛。子孫三世皆致大富。



宋吳五承事者合州赤水縣人。其家頗饒於財。傳四世皆一子。專務陰德。凡可以濟眾賑貧者無所不盡。至五承事遂生兩男。其壻張溥司戶勸其次子庚讀書。招邑士張坦于館舍。及赴舉。坦黜而庚預薦。將就類試。乃捐錢百千。結同舉。勾龍渙以為助。迨入類場。則兩人分坐東西廂。是歲丙子。場屋嚴肅。不得相往來。庚才思短索。窘迫無計。髣髴見坦在側。取其試卷。一揮成文。凡三日皆然。遂中高等。張溥扣其所。暑略不能言。溥曰。正使全出。勾龍渙手獨不稍記。梗槩以答。交游問訊者。手庚曰。與勾龍渙對席。坐遠甚。失望。非賴張先生力。殆成曳白矣。溥感坦之德。亟往見謝。坦駭曰。坦既不發解。何由入得類場。君無戲我。俄庚亦來謝。坦恠歎其異。曰。是亡他。乃君家累世陰騭。彰聞天地神祇。故以善祥相報爾。庚登科。調果州。相如主簿。其後子孫皆讀書業科舉。代有顯官。

宋醫者周添。佑河北人。世以醫藥為業。人有所請。無貧富用藥無二。一日。畢卒。經宿乃蘇。仍跛。其是人恠而問之。添佑曰。始死。追詣州北崔府君廟中。府君曰。令取鏡照之。乃言爾無罪。平生多陰德。周亦不論此。府君曰。

追爾來無他。上天遣二童子來。知爾善誦。頗長官計。爾可謂大福。爾半童子。子即飛空而去。府君令取祿簿閱之。曰。爾尚有十五年祿。故未可死。爾已損不可行。府君命木匠取廳前樹枝。使裨之。遂得歸。果十五年卒。

宋徐宗仁。西蜀人。其鄉有兩石。嶠夾出一江。四時皆湍急。下則深淵。惟此處可以立渡。常年溺死者甚眾。蓋舡小觸石即碎。宗仁發心造一巨舟。兩頭裹以鐵葉。自顧篙手。專一渡送往來之人。且建善緣。以薦亡者。一日忽有道人登門。稱善星命。謂徐曰。公壽止三十三。徐大驚異。其年生日之時。夢至官府。見王者坐于堂上。門首濕衣之鬼。約三四百人。執一卷投于王前。云。徐宗仁濟生拔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妻壽考。子孫榮貴。王者指左右。以此詞示宗仁。曰。君壽本當盡。為此之故。可特延三紀。覺而異之。自此益好善樂施。二子三孫皆榮貴。宗仁果逾三紀而卒。人為立祠于渡側。

宋周公大。字子充。監臨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獄。未論報。子充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子充遂自誣服。坐失官。吏得免死。子充歸道。謁婦翁。翁肅容坐定。門外雪交下。僅



子掃於庭翁不樂意謂妻以女為門戶計既失官缺前望殊不為禮復私  
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惟子充雨雪中至無他客姑留  
之宿子充既歸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班直家  
其妻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  
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先是子充試前夢入冥見一判官拷掠  
一捻胎鬼指子充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為作帝  
王鬚官首肯鬼起摩子充頰為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子充既  
罷相私居一相士挾貴人書見子充適避匿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子  
充進揖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何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子充氣  
愈和色愈溫迨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子充荅如初子充起相者亦起  
將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子充大驚服厚贖之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  
至親亦不以告也

漢陳臨字子然為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  
入獄遂產一男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宗曰賢天  
報施其後子孫繁庶並登榮要果符所祝

宋王丞相曾初任滿入京師一日過甜水巷聞子母二人哭甚哀若有大  
憂者因詢其隣云其家少官逋四萬錢計無所出止有一女賣與遠方客  
子旦夕分離無復相見之期所以哭之哀切公乃訪其家問之果然因謂  
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仕官往來時得相見遂以白金與之令償客約三  
日取至期不來其母遂訪公之所館而公已行矣其後公大貴位至兩府  
子孫皆極榮盛陰德之報信有徵也

宋南昌王知縣一日凌晨見一婢子堂中執箠而泣詰其故乃云憶舊事  
不覺淚垂因言妾陸知縣之女父受替自此去過鄱陽湖為劫賊所害獨  
留妾一身流轉到此詢之縣吏皆曰然遂語其妻曰仕途交代有兄弟之  
契今此妮子乃前交代之女須與看承擇良配嫁之公有女許隣邑知縣  
之子消日畢禮遽書報之曰近得前故交代之女年已及笄欲那展一年  
收拾餘俸以辦奩具與女子同時出嫁隣邑知縣報云其有一姪年幾弱  
冠請將今女奩具中分之嫁吾子與吾姪庶成一段義事也出嫁之夕公



燭下視事忽見一人朝服拜於庭下公驚問之云前任知縣陸鴻漸頃遭劫賊留一女子在此念其流落無歸常相隨逐今蒙矜憐特為嫁遣故來相謝公緣此陰德增壽一紀將來子孫三人同及第語訖遂不見後果如所言。

宋閩之富人苦無子多市婢妾終無妊者有武官自廣東携家至福唐貧甚不能去妻且死失措但誦慟有女將笄且有姿色問其父曰人死安得久停漸致敗壞奈何父曰汝將何如曰以我貨之得錢必多葬母之餘父以為行道費立券期以三年父待闋至我已限滿可同往也父曰我非不知也念平生只汝一女此何忍為亦不忍言也女曰不然念此無策盍早為之父罷勉從之試問之郎翁郎翁曰此有某人無子數令我尋訪溫良賢淑之女今往言即諧矣果如翁言父於是得錢三百千葬其妻卑傍徨未忍舍去女既歸富人富人大喜入其房不敢作憂戚色乃強笑語應對詳雅富人自覺非偶語言進止若震驚皆失其常度躊躇良久乃告其妻曰女非常女也吾疑且懼翌日見女以素帛總髮問之則云貧故也夫

易之女又偶後為易終不言其喪母也富人即呼郎翁究之翁具告焉人曰吾固疑之矣即日昇還其父驚以謂背券約而取金焉頃吏富人亦至謂父曰初不知之也今以女還父且再遺二百錢云他日仕宦來此幸相覓也於是父子拜謝之富人歸夜夢人若相賀者曰汝不當有子以近日一善事所感當得三子妻亦夢焉未久富人果生三子富人姓王住福唐城東福唐人謂手為爪謂拳孿為蟠富人一手拳孿鄉人呼之為王蟠爪。

晉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德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也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晉武帝時果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荊州刺史。

漢孫鍾蒙於富春幼失父事母至孝遭歲荒以種瓜為業瓜熟常以設行者家事福德神甚虔瓜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曰吾未獻神子姑坐即起入獻神引少年入設瓜及飯飯訖三人謂曰我



蒙君厚恩。今示子葬地。葬之後子孫世世貴不可言。遂令鍾下山百許步。勿反顧見我去。即葬地也。鍾去不六十餘步。便返顧見三人並為白鶴飛去。鍾記之。遂於此葬母。其地在縣城東塚上。常有五色雲氣。屬天。鍾後生。堅。母孕堅。夢腹出繞吳閭門。以告隣母。曰。安知非吉祥。堅後生。權權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皓。皆王於吳。魏任城王。章好行陰德。時亂軍殺傷者。皆無棺槨。王皆收其骨。葬之。及王薨。喪出。葬閭空中。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王之仁惠。及於死者。故精靈以之懷感焉。

宋許教授知可。毗陵人。嘗獲鄉薦。省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平望。夜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知可曰。某家貧無資。可以與人。白衣曰。何不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輒寤。歸感其言。果得虛扁之妙。凡有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後舉又中鄉評。赴春官。艤舟平望。復夢前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醫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臚。喚六作五。心之不悟其意。姑記於牘。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上名不諱。遂陞第。

五其上則陳祖言其下則樓材方省前夢也

晉許遜。未為旌陽縣之先。歲饑。民無以輸租。郡邑繩以法。率多流移。泊遜蒞事。日乃以靈丹。點瓦礫。化黃金。令人潛瘞於縣之後園。一日籍民之未輸者。咸造于庭。使吏詰責之。令服力役於後園。民鏹地。獲金。得以輸納。故免逃竄之憂。悉按堵。隣境流移之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衆。遂至縣邑戶口增行。人物富庶焉。後以陰德所致。得道成仙。遂白日拔宅上升。

唐李珣。廣陵郡中人也。世居城市。販糴為業。而珣性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糴。父年老。珣繼之。人與之糴。珣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升只取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恠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推莫斷其弊也。吾早悟之。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為無偏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曲盡。豈非神明之助耶。後父母歿。世及珣年八十餘。不改其業。後值李珣出相。節制江南。而珣以新節制同姓名。乃改名寬。李珣下車後數月。脩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



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陞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為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廣陵部民也珏及曉歷歷記前事益驚焉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始召廣陵官屬詰之亦皆莫知也乃令府城內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以車迎之入府致淨室珏齋沐拜為道兄一家欽事朝夕參禮李寬情性素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以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欽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煉之事珏虔拜以問寬所脩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脩遂具販糴以對珏再三省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遂師其胎息後李寬一百餘歲能異常忽告童子曰吾奇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

輩一夕無疾而終三日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屍已解矣漢周義山字季道汝陰人也丞相勃之後父秘陳留刺史義山年十六讀書外常以平旦日出時東向嗽咽服氣百數經年父問之對曰義山中心好此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服之是歲陳留荒多飢民義山傾家財以濟之有黃泰者元鳳中寓陳留著敗衣賣芒屨義山見之曰聞仙經云仙人目方面光密奇之使人買芒屨常以金帛著物中陰以與之泰後詣義山義山延之靜室泰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感於我是以相詣吾中嶽仙人蘇子玄也義山再拜膝行而進自陳少好長生今靈啓神降得接聖顏乃請乞奇要仙人遂授以長生之道後義山為紫陽真人白日昇天漢劉翊字子翔一云子相潁陰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窮困而不以為患嘗行於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敗停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札意其為翊後到潁陰還所假車翊閉門辭却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郡引為功曹後黃巾賊起翊救急之絕資其食者數百人



鄉族死亡則為殯。鯨鯨夫則助其妻妾。獻帝遷都而京舉上計掾爾時道路寇阻。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勤。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又散珍寶。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死道次。仍以馬易棺。脫衣餼之。又逢知故。飢困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一日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心陰德。感通天神。太上特嘉子之用情。故使我來授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爾能隨我去。翊於是叩頭曰。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後度名東華。為右理中郎。

晉殷文祥一名道登。自稱年已七十。而面光白。若四十許人。曾賣藥於荊州時。多貧病無告。賤皆與之藥。所活不可勝數。人謂之神醫。得一錢即施與貧者。又多為橋梁。以便往來。凡利人之事。行之不倦。一日謂人曰。吾夜見神人謂我。有陰德當登仙矣。眾疑其妄。明日遽辭別。往甘露寺北崖。遂乘雲而去。後十餘年。人見在江西賣藥。又見在蜀者。終莫知所之。

周沈義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能消災除病。以藥救濟百姓。服者立愈。

功德感天。天神識之。周赧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隱士沈義。義一日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道逢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皆騎數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義曰。君是道士沈義否。義愕然。答曰。是也。騎曰。義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多有陰騭。若君今遣仙官相迎。侍郎薄延。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三仙羽衣持節。以白玉冊青玉界丹玉字授義。若落侍郎。義不能讀。遂載昇天。時道間耕鋤人共見之。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存。但見義所乘車牛在田中食苗。以語義家子弟。遂數百人求之。不知義之蹤跡。至後漢高帝延平元年。凡四百一十二年。乃還鄉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懷喜。懷喜曰。聞先世祖相傳有祖仙去。竇太后疾。嘗遣使請義。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天。

五代居士郭智汾州平遙人也。為人淳厚。喜怒不形于色。好行陰德。鄉閭高之。其父嘗曰。起家者必此子夫。無何有白犢之威。居士履之。自若也。其妻何氏憂之。忽夜夢人告曰。若無憂。起家之事將自此始。遂投以金文一。



帙。何發而視之。惟焦僥兩子御史巖叟八字而已。明日以告居士。居士莫究其旨。會宋興太祖削平僭亂。河東底平。朝廷以河東負固。最後歸化。遂遷其民於河南。居士既至河南。數月。忽有窶者款門。其容甚瘠。已乃箕踞而坐。曰。與吾取水。居士呼從者進之。窶者怒而起。曰。飲長者水而不能親授。乃使從者進之乎。遂不顧而去。明日復來索水。居士蹶然親起而進之。窶者亦不飲而去。如是者三。居士之意愈勤。不少怠也。窶者曰。此子可教。即探囊以藥一瓢遺之。曰。用此藥可愈子疾。居士拜而受之。既用之。其効若神。居士以衣一襲為謝。明年復具夏時服。他歲亦如之。數稔朝廷復其民居。士將有河東之行。即奉幣以別。曰。今朝廷詔還得奉先人丘壠。固厚矣。然不能從先生方外遊。斯為不足。窶者歎曰。吾聞人多矣。未有如郭君之賢者。於是始以方授之。居士尚未神其事也。後至平遙之初夕。夜未半。忽有呼居士者。居士念曰。吾方抵此。寧有識之者耶。意甚疑之。倉皇未有以應。俄見紅光如線。自外透入。頃刻明照室中。秋毫可數。又見一異人頭出屋極間。大約數斗。目圓而碧。光彩射人。居士驚且走。異人曰。若

無恐也。吾即河南之窶人。爾若尚能記汝昔日之夢乎。即河南相會之言也。向所遺書。切宜寶之。言訖忽不見。光亦漸斂。居士因悟。昔八字云。僥僥者。小人也。小。尔字。兩子者。二人也。二。夫字。御史直人也。直人。值字巖叟者。山人也。山人。仙字。居士自是方神其術。後有目疾者。無問遠近。咸被其賜焉。先是居士之祖。以子孫不競。今日者。筮之。遇坤之謙。日者喜曰。是殊遇之卦也。夫坤順也。眾也。謙致和而卑。以自牧也。六爻無犯而三為陽。陽為德。為報為明。其於人也。為真仙。君之子孫。久將蕃盛。上下協睦。六世同。巖乎。及三世。將真仙。三者八之。牡也。逮八世亦然。君其齒之。至居士果有河南之遇。居士孫曾壽。從兄弟七人。家百餘口。尚同。巖而食。竟如日者語。初居士與友。異使君樂郊居。遂卜居於平遙之東。人景慕之。相繼而居者百有餘家。遂成里第。人因號其居曰。巖郭。

晉沙門安慧。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禱。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



細書黃蘗大品經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別可識凡十餘本以一  
本與汝南周仲智妻母胡氏供奉胡氏過江賞經自隨後為災火所延倉  
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  
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

五季時鄭屯田建中居安陸賞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  
載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完又隆冬苦寒蠲  
舍繕仍月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侍郎有五子長曰獮皇祐元  
年登第官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敷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  
孫皆任以官不由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昔有五百賈人入海採寶內一人善知兵法恒為寇盜欲殺諸人謀取其  
寶還閻浮提爾時有人名曰大悲眾中導師夜夢神報此有惡人起不善  
心殺五百衆取其財寶此五百人皆不退轉菩薩惡人殺者墮入地獄汝  
為導師可作方便令彼惡人不墮地獄彼五百菩薩可得全其身命爾時  
大悲如是思惟更無方便唯有除此惡人者乃可令此五百人得全身命

我若說時此五百人當生惡心殺此惡人彼諸人等皆墮惡道大悲思惟  
我今當自殺之雖百千劫墮惡道中受地獄苦我須忍之爾時大悲生哀  
愍心作是方便吾護五百人故害此惡人即以鬚鬚刺殺令諸商人安穩  
得還善男子導師則我是五百賈人則賢劫中五百菩薩當此劫中得證  
菩提我行方便故即得超越百千劫生死之難

昔梓潼帝君自言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後七十三化為士大夫未嘗酷  
民虐吏性烈而行察如秋霜白日之不可犯後西晉末降生於越之西雋  
之南兩郡之間是時丁未年二月三日誕生祥光晷戶黃雲遶野居處地  
俯近海里人謂清河叟曰君今六十而獲貴嗣童稚時不喜嬉戲每慕山  
澤往往語言若有隱顯晝誦群書夜避眾子自笑且樂身體光射居民祈  
禱者則余唾而訕長嘯曰土木而能衣人之衣食人之食享之而有應請  
之而有禍我為人而焉無靈乎自後夜或夢為龍或為王者天符或為水  
府漕自恠而不甚信為吉兆後三農憊旱嘉禾無甦舞雩祝神恬然無  
余曰寐中夢治水府今夕當驗夜往水際以夢中官銜牒河伯而驚現尤



性不能忽爾之時。陰雲四合。風飛雷震。一吏稽首。余前曰。運判徒居。余曰。非我也。我乃張戶孝子名亞。吏曰。奉帝命促子。余曰。家人何如。吏曰。先到詔所。余惶懼未決。吏揖請上一白驢而去。俛首里聞風雨聲中。頓失地。到一山連劔嶺而撐參。官星也。若鳳凰之區。下有古湫。引余入一巨穴。門有數石筍。吏曰。民之禱雨。祝此石而有應。名曰雷柱。吾方褰衣入穴。吏又曰。君記周室七十三化。陰德傳家而迄今否。余方大悟。若夢覺也。吏曰。吾在天譜得神仙之品。於人世鮮有知之者。晉不日有中興之兆。君可尋方而題化。余曰。謝天使響報也。入穴則若墮千仞之壑。近地而足不沾。若騰身虛空。有王者之宮。中有禁衛。余入遂見家人悉在其間。

昔有小國。去城不遠。有好林。數有五道士於中學道。有一比丘得大神通。有一沙彌年始八歲共在山中。各一面坐。思惟經道。師知沙彌命餘七日。在此亡者。父母謂吾看視不快。使其命終。必懷怨恨。即語沙彌。汝父母思汝。汝可歸家。八日早來。沙彌歡喜稽首而去。道逢大雨。流潦滂沛。地有蟻穴。流水欲入。沙彌念曰。我佛弟子。一者慈心。二者活生。即便壅土。決

水令去。沙彌歸家。無有他變。八日晨還。師遙見之。恠其所以。七日應死。今何因緣。得非鬼神化現來乎。即入三昧。見其救蟻。現世延壽。沙彌至稽首作禮於一面坐。師謂言。汝作大功德。為自知否。沙彌言。七日在家。無他功德。師言。汝命應盡。昨日以救蟻。故現世增壽八十餘年。沙彌歡喜言。善有報。即更勤脩。精進不懈。得阿羅漢。

唐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常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為功。偶出路行。見牧牛童子。殺小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童。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罟。放於草內。復月餘。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壯。下馬拜思邈。謝以言曰。小弟蒙道者所救。思邈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請思邈。以別馬載之。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雜。儼若王者之居。少年迺思邈。入見一端正美貌人。拾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故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獨出。忽為愚人所傷。賴脫



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面見道者。榮幸莫  
矣。俄頃延入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曰。  
此兒癡騷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嘗救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及見  
左右皆閹人宮妓。呼裕帽為君王。呼女子為后妃。心異之。潛問於左右曰。  
此涇陽水府也。王者乃命賓僚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思邈辭以醉。穀服  
氣。惟飲酒。留連三日。問其欲。對曰。山居樂道。思真鍊神。目雖所窺。心固  
無欲。乃以輕綺珠金贈行。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  
報。乃命其子取龍宮藥方三十首與先生。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  
命僕馬送先生歸山。既歸。深以為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方三  
十卷。散龍官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診人之疾。著脉經一卷。大行於世。隋文  
帝時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  
以濟生人。至唐太宗時。召詣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  
重。遂門之。後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拜諫議大夫。復回  
辭。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隣有時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

昧遐天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  
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夫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  
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  
一覺一寐。呼吸吐納。動而為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聲音。  
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情。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  
否則生寒。結而為疝。瀆而為癰疽。奔而為喘息。竭而為焦枯。冷發乎面。  
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彼。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  
孛流飛。此天地之疾疢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湧。此天地  
之流瀆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息也。雨澤  
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道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  
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人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  
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楚楚武  
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迴。不為義改。行之方也。見撰而作。不俟終  
日。智之圓也。照隣曰。非君則不聞是言矣。蓋其文學也。穎出。其道術也不



可勝紀。高宗後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辭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儼其衣冠。端拱以坐。謂子孫曰。我為世人所逼。隱於洞府。修鍊。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往來。俄氣絕。遺令薄葬。不設明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屍解矣。

唐呂志真。內潔而外和。似不能言者。好脩陰德。專以藥石濟人。每歲一至京師。遊蒲湘。常荷二大瓢。經籙道。具皆貯之。後居南山石室。甚隘。一夕。致醮。忽山開數十步。其中平敞。復有黑豹。馴繞其側。有神人授以金簡曰。上帝以爾累世脩德行善。特召爾掌仙籍。其夕屍解。

蜀巫山道人黃萬護。篤好濟人。勤懇不倦。遂感神人。授以道術。所濟無算。蜀主王建嘗召之。鋪草薦水面。泝流而上。一日至成都。後得仙而去。莫知所之。

唐金可記。新羅人也。實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煉形。自以為樂。博學彊記。屬文清麗。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既擢第。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

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帝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極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帝。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絲。又遣中使二人看侍。然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不得接近。每夜聞室內有客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至二月二十五日。正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啖鶴。翔鷲。白鶴。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極衆。昇天而去。

晉王少道與同志李伯山。常以陰德密惠。拯救於人。皆積世有道。至行所鍾。累功積德。以至成仙。少道嘗謂人曰。功滿三千。白日冲天。脩善有餘。坐降雲車。弘道不已。自致不死。斯言信矣。

晉周暢。性仁惠。和藹。穆帝時。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夏。旱久。禱無雨。因收糞枯骨萬餘。乃大雨。後位至光祿勳。



漢幽州刺史趙熙少有善行。常濟困窮。救王惠等族誅。行陰德數十年。無  
得詣朱陵。其子得遊洞天。其女名素葢。為易遷宮夫人。在易遷宮中已四  
百年。不肯移去。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昭山澤以自足。  
熙父子所以得至此者。皆源陰德之功。

唐譚峭。居茅山。道士。敬宗寶曆中。遊天台。江湘間。年貌如二十許人。人亦  
不知其有道。務以陰功救物。常遺金於途。以賑貧乏。或報之。殊不認問。其  
故。則曰。陰真君化土為金。以賑不足。吾恨不能。且無用之物。以遺人。亦何  
恠。久而知其有術。神丹以化瓦礫符篆。以制鬼神。或者語隋煬帝東巡事。  
峭岩忽失言曰。大業中。開丹陽河。斷三岡脈。其下血流。吾嘗往觀之。由此  
知峭岩之壽。蓋數百年矣。弟子鄧甲久事之。授以丹訣符術。而不能其妙。  
但陸榆兕虎。水縛蛟螭而已。峭岩謂曰。人賦分有定。水不能致其熱。火不  
能致其寒。雖盡吾之道。而汝則止是矣。文宗開成中。輟舉於南嶽。

昔王老坊州宜君縣人。居村野。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其妻亦不倦。一旦  
有縑縷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延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言。談杯酌

甚狎。俄患遍身惡瘡。王老求醫藥。看瘡益加勤切。而瘡口甚。一日逮將逾  
年。道士謂王老曰。此瘡不煩。以凡藥相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  
老為之精潔。釀酒既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入甕。三日  
方出。鬚髮似黑。而顏復少。肌若凝脂。王老問家親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  
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以君有陰德。濟世。吾故言之。徐君所釀之酒。清  
冷香美。異常。時方打麥。王老與妻子并打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  
欲上天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彩雲如蒸。居舍草樹。全家  
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唯猫鼠棄  
而不去。風定。打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宜君縣西  
三十里。有昇仙村。在焉。

晉周廣字惠常。大將軍瑜之後。好行陰德。見人之貧窮困苦者。必濟之。嘗  
與同志遊巴蜀雲山。得漢天師驅剪邪之法。專以救民疾苦為事。聞  
許真君在旌陽。詣公庭。願備下執。真君納之。令供侍杖屨。瓜夜惟勤。遵行  
道法。以濟生靈。始終不怠。乃就宅西百餘步。築室以居。真君飛舉。惠常



與曾興國同駮龍車。白口仙去。宅號宣昭府。政和二年封元通真人。  
晉時荷字道陽。少脩道德之教。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衆妙之術。因  
能却寐絕粒。役使鬼神。驅除邪魅。點化金玉。則濟窮苦。民感其賜。聲聞遠  
迹。惠帝之世。聞許真君仁孝。道法盛行江左。徒步踵門。願充弟子。真君納  
之。授以秘訣。復遣還山。教導徒衆。明帝詔赴闕。師問之。堅不願留。竟歸。依  
棲真若侍側。功成行著。以寧康二年。與陳孝舉執冊道。昇天。  
晉沛郡施峯。字太玉。祖朔。事吳。因徙居九江赤烏縣。峯狀貌雄傑。勇健多  
力。弓劍絕倫。尤善治療之術。守行濟利。許真君初領徒誅海昏大蛇。會鄉  
壯三百餘人來助。太玉預焉。致恭懇乞。願充役者。真君納之。與甘洎。武  
常。執劍侍左右。真君念太玉陰德甚厚。所秘經典。並以付之。寧康二年十  
月二十八日。晨見東方日中有一童子。乘彩雲。執素策。驅蒼虬。降其所居。  
宣玉帝詔。遂御蒼虬。乘雲而去。  
晉玉遥字伯遠。鄱陽人也。好行陰德。遇真人授以道術。頗行治病。病無不  
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一條八尺布。屝敷地。座。不飲

不食。須臾病愈。即起去。其有邪鬼作禍者。遥畫地作獄。呼召之。皆見其物。  
在獄中。或狐狸。鼯蛇之類。遥斬之。燔。病者即愈。遥有竹篋。長數寸。有一  
弟子。姓錢。隨遥數十年。未嘗見遥開之。嘗一夜大雨晦冥。遥使錢以九節  
杖擔此篋。將出行。雨不沾。遥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常見。兩炬火  
導前。常行三十里許。登一小山。入石室。石室中先有二人。遥既至。取弟子  
擔篋。發之中。有古竹簧三枚。遥自鼓一枚。以二枚與石室中二人。並鼓之。  
良久。遥辭去。取三簧皆內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遥語遥曰。卿當  
早來。何為久住俗間。遥荅云。我早晚來也。遥還家。百日許。天復雨。遥夜然  
燈。火莊嚴。遥先有葛單衣及葛巾。已五十餘年。未嘗着之。此夜皆取着之。  
因自擔篋而去。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又見遥在馬蹄山中。顏色更  
少。蓋已為地仙矣。

宋梁母。盱眙人。好以陰德濟人。舍逆旅于平原。客來宿者。任還錢多少。所  
得施諸貧寒。嘗有少年住經月。臨去。曰。我東海小童也。至元微四年。馬耳  
山道士徐道盛於蜂城西。遇一青牛車。見一童呼云。徐道士。前去車三



許止。又見二童子着皂衣絳裏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曰。我平原梁母。今太上以我有陰功召我。應過蓬萊。我心憂勞。汝為我謝東方士女也。言訖遂馳車騰逝。極目而沒。道士還逆旅訪之。正梁母度世日相見也。

唐開元中。長安裴氏子。延平門外有莊。兄弟三人。未仕。以孝義聞。惟好施惠。務行陰德。常有一老父過之。求漿。顏色稍異。裴子待之甚謹。問其所事。云。以賣藥為業。問其族。曰。不必言也。因是往來宿於裴子舍。數年。裴無倦色。嘗一日謂裴曰。觀君兄弟至。而能恭謹不倦於客。實長者。必有大福。今為君致少財。以備數年之用。裴謝之。老父遂命炭數斤。坎地為壚。煽之。命取小甄。瓦如手指。大數枚。燒之。皆赤。懷中取少藥。投之。乃生紫烟。變為金矣。約十餘斤。遺於裴子。謂裴曰。此價倍於常者。度君家三年之蓄矣。吾去後。君家罄盡。當復來耳。裴氏因問其居。云。復當相示焉。訣別而去。裴氏貨其金積糧。明年水旱。獨免其災。後三年。老父復至。又燒金以遺之。裴氏兄弟一人願從學。老父遂將西去。至太白山。西嶺下。有大磐石。左倚石壁。老父以杖叩之。須臾石開。乃一洞門。內有黃冠及小童迎接。老父引裴生

入。初猶暗黑。漸即明朗。見城郭人物。內有宮室堂殿。道士玉童仙女無數。相迎歌樂。諸道士咸琴瑟。言論。老父引裴氏禮謁。謂諸人曰。此城中主人也。留住一宿。設胡麻飯。麟脯。仙酒。裴告歸。老父送出洞。遺以金寶。謂曰。君今未合久住。且歸。後二十年。天下當亂。此是太白左掩洞。君至此時。可還來此。吾當相接。裴子拜別。比至安史之亂。裴氏全家西去。隱於洞中。數年。居處仙境。咸受道術。亂定復出。兄弟皆至大官。一家良賤。亦皆壽考。唐劉白雲。揚州江都人也。家富而義多。以財濟人。務行陰德。尤喜脩行之事。忽於江都市。遇一道士。自稱樂子。長謂曰。子陰德甚厚。天籙仙骨。流浪塵中。何也。因出袖中兩卷書。與之。白雲捧書開視。篇目。子長曰。子先得變化。而後受道。乃一一指摘次第教之。依而行之。能役致風雨。變化萬端。於襄州隔江一小山。化鸞鶴數千。飛翔其中。結紫雲帳幄。天神侍衛。連月不散。節使于頔。疑妖幻。使兵馬使李西華。引兵攻之。帳帷侍衛。漸高弓矢。不能及。判官竇慶約曰。此幻術。穢之即散。乃取尸穢焚於其下。少頃。白雲遂乘鸞與從者四十餘人。走於漢水上。颯波如履平地。追之不得。謂追者



曰我劉白雲也。元和年中。桂州觀察使王遜好道。白雲時來郡中。忽一日。暫往湖南。即於鍾陵相見。辰發靈川驛。午在湘潭縣。驗其所行。頃刻七百里。旬日王遜除洪州。白雲亦來相訪。後於江都值樂真人。曰爾周游人。間固有年矣。金液九丹之經。今授於爾。可選名嶽服之。以登雲天。軌符中。猶在長安賣藥。人識之。蓋不可親矣。

隋蕭靈護字天佑。廬陵人。少好道法。見貧窮飢寒者。必與之以衣食。又建橋修渡。以利涉往來。雖整其貲。不以為意。人或謂曰。君貧無自苦也。靈護曰。陰德莫大於濟人。吾聞有陰德者。必有福壽。吾安得而不為之。因過岳麓。夜遇鄧真人。語之曰。子多積陰功。吾傳子火鼎之術。唐太宗貞觀二年。游瀟湘禮法主。行法驅邪。鄉邦得濟者不可勝計。後居招仙觀。煉火鼎之術。化黃白。而外躡陽之備。造觀宇為之一新。侯王禮敬。請為法主。皆傾心事之。五年建尋真閣。六年壬辰。桂州鑄銅鍾一口。重五百斤。歸觀。凡五更不敢扣擊。蓋驚地神故也。後選其幽勝。煉神丹於山北。凡經三壇。方始煉就。後服之。於高宗弘道二年中秋。謂門人曰。吾行期已至。當有所適。不可淹

留。汝等精勤。將有所繼。是夕遂尸解。

梁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秉志濟人。精通醫藥。所利濟甚衆。又學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居山。忽雷震。有一白衣人謂千韶曰。君陰德甚厚。道備仙籍。當在人間役使鬼神。今神人降。俄有真官降。部役鬼神。執簿一卷。謂千韶曰。天命授君神將吏兵。以救世民。千韶開簿。請召即應。作法救旱潦。以符救病。咸通十一年。遊濠州。刺史劉昉中風。千韶以三符貼於肩。脇曰。驅風從足而出。三日果愈。不受謝而去。隱於西山為地仙。

晉趙尊師者。遂州人。誓以濟人為務。有異人重其陰德。授以道術。因善役使山魃。令挈書囊。帶帽。故所居百里。絕無妖怪。鬼物為人患者。有民阮瓊。素為精恠所惑。每臨夜。梳粧似有所伺。必迎接言笑。召人醫療。必先知其姓名。瓊乃奔請尊師。趙曰。不勞親去。乃以白絹朱書大符。與之。瓊貼其符於戶。至一更。聞有巨物中擊之聲。如水墮地。然燭照之。乃一巨鼈死在地。符即不見。女乃醒。然自悟。又與一符。令女吞之。自是無恙。而朱書大符却。歸在按矣。後竟仙去。



漢周爰友河南尹周暢伯特之女也暢汝南安成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  
尹河南時遭大旱收葬洛陽旁客死骸骨萬餘為立義塚祭祀之應時大  
雨豐收所行多是此事太上特以暢有陰行命爰友從南宮受化得道成  
仙

唐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好行陰德常携一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即濟  
人貧之如此經歲餘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一  
身便如一國也人之心即君主也旁列藏府即內輔也外張九竅即外臣  
也故心有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亂  
求不使枉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而內輔之藏府雖有疾亦  
難療也外之邪竅亦無由受病也況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  
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使之藥用  
之以佐小不當其用必自亂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像國家任人也  
老夫賣藥常以此為念每思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以  
至於良醫無措名藥不效實治身之不得其道故也悲夫士君子記之恐

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選一丸藥吞之謂人曰老夫功已滿  
今歸島上俄化一白鶴飛去衣與藥壺並沒於水

宋段瓌幼質字德瑱袁州萬載人知書天性淳謹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  
則奮臂而前高宗建炎間寇盜充斥段氏族屬四十口皆為所擄瓌挺身  
持金往贖賊歎重其義皆付之使歸紹興五年東南諸處大旱斗米過千  
錢瓌盡發宿藏止取常直又為粥以食飢者賴以全活不可勝計後忽厭  
人事結菴於嚴田之山中壁間多書坦蕩二字一旦召會親舊與叙訣曰  
不久天帝召我人不以為然經數日陞樓鳴鐘歛然凌雲而去鄉人走視  
所居惟弊衣履存

宋樞密使盛文肅公度修起居注日嘗感疾而死肢體猶溫故家人未敢  
殮越宿乃蘇云始為人追攝若行田野間氣候昏塞如欲雨狀良久入一  
府見主者被古諸侯服起而按公且諭以同姓名而誤追又言公前世陰  
德甚厚今世未盡食其報遂歷告公以將來所歷而亟命公還既而復行  
田間遠望有數人皆若舊識及追視之乃故相國沈公義倫也喜揖盛曰



審知學士得還。為我語家人。頗為汗脚。襪所苦。草草別去。盛神還。疾亦漸愈。遂以冥中所屬語。沈之。孤其孤泣而不悟。汗脚襪之說。及服除。徹公靈榻。而神座之橫。棍有敗襪焉。究其所自。則守靈老卒之遺物。偶致於此。旦起忘之。謂已遺失。故不復索也。後文肅公所歷。一如主者所言。

宋右丞錢珣。與裴安居近。珣病死。再宿而活。言於妻子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有陰德。不作罪業。便再為男子。遂去市人畢瑤家。託身。入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畢氏妻有孕。月數足。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誤矣。合在裴家為男。此處非也。又隨使者到裴家。見其妻。使者云。當在斯為子。緣裴氏月數未滿。令且回去。云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是日果產一男。容色有似右丞。

宋處州有老叟。住大溪傍。一夕夢一士人。在水中抱青龍。長丈餘。且甚懼。臨門呼曰。活我。當厚報。叟曰。此不難也。即引手撥龍。龍去。士得登岸。覺而異。馬以語其子。明日正午風大作。波濤如山而至。一小舟碎於波間。有人溺水。持大青竹竿。遙呼救人。叟出觀之。宛如夢所見者。急掉漁艇往拯救。

之。已昏昏不能言。叟喚兒童。策掖以歸。寘於室。為然火燎衣。具飲食。良久乃蘇。云。吾乃張體仁。建州浦城人也。因適永嘉。不虞遭此變。非叟仁心。則吾葬魚腹矣。留旬日。乃能復常。歡謝而去。叟亦不以所夢告之。張後登第。仕宦通顯。遣人訪叟家。致錢帛為謝。

昔佛住舍衛城南。有大林邑商人。驅八牛到北方俱哆國。復有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離車華云遠地土也捕得一龍女。穿鼻牽行。商人見之。即起慈心。問離車言。汝牽此欲作何事。答言。我欲殺取。商人言。勿殺我。我與汝一牛。買取放之。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今為汝故。我當放之。即取八牛。放去龍女。時商人復念。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還捕取。即自隨者所向。到一池邊。龍女變為人身。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我宮。當報大恩。商人答言。汝等龍性。卒暴。曠恚無常。或能殺我。答言。吾前人繫我。汝能方救彼。以受布薩法。華言淨住戒法也故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小住此中。我先入拏切。政擋切。浪是龍門邊。見二龍繫在一處。問言。汝為何事。答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不堅固。為離車所



得。以是故被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此龍女若問欲食何等食者。當索閻浮提。華云勝洲也。人間食。龍女拚擋已。便即呼入坐寶床褥上。龍女白言。今欲食何等食。答言欲須闍浮提人間食。即下種種食。問龍女言。此人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答言。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直尔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法。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五。生時龍眠時龍。嬉時龍。瞋時龍。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搏身。復問汝欲求何等。答言。出家難得。又問當就誰出家。答言。如來應供。正遍知。今在舍衛城。未脫者。脫汝可就出家。商人便言。我欲還歸。龍女即與八餅金。言。此是龍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着本國。行伴先至。語其家言。入龍宮去。父母謂兒已死。眷屬宗親聚在一處。悲號啼哭。時放牧者及取薪草人見已。先還語其家言。某甲來歸。家人聞已。即大歡喜。出迎入家。已為作生會。作生會時。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盡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也。

宋時有日者。告貧窮。問計於得道者。答曰。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答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除德。故今生受之。況所積之德。有過於開井者耶。

宋王和舒蜀人。善醫。鄉里道不行。入揚州界。求者如市。有得道者謂曰。揚州某處石橋。是汝前生造。故今生於彼處受福。

宋蜀僧悟詮。號覺海。有慧性。峽州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謂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覺海字。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海曰。君年促。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杯。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欣悅。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脩捨橋路。人右廊是壞毀橋路。人若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發心凡百里之內。橋梁路道。一脩整。用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遂得九十二。五世昌盛。



宋張師中秀州人父仲淳居鄉教授以文學知名人皆師禮之好周人之急常以財濟貧乏病者給以藥務行陰德不求人知忽有一商旅途中抱疾甚困憊投宿于仲淳仲淳詢其來但畧言其名氏鄉里遂不能語而斃仲淳閱其行裝有金十兩乃遣人召其妻子護尸持金而歸復捐貲經營葬之是夕仲淳夢其人謝云公平生不欺心隱財陰德甚厚故遠來託公以死公待我以恩如此願公明年生貴子至期師中生後舉進士第登朝帶館職為京西漕使尚書工部郎中世為宦族

昔山南道中有二道者一人負釜鍤修路一人空手立但見負重之人即替之負三二十里人與之錢使走不受如此十餘年二人一旦同往邛犍一人善吹鐵笛一人撫掌而和或歌或舞在闌闌中數日上州南白鶴山一人隨看之舉身凌空旋有雲霧生足吹笛撫掌冉冉而去

宗時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一夜夢神人以綠衣祝之復生一子登第

宋杳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幼沉寢不羣以詞業稱淳化中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葬其母兄鬻女以襄事道傾囊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婿捐財資遣又故人卒貧其其女為婢於人道贖之嫁士族縉紳甚服其行後知虢州歲蝗災民歎道不俟報出官廩米賑之又設粥以救飢者給州麥四千斛為種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其居官時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嘗夢神人謂曰汝位止正郎壽五十七後歷官刺史年六十四論者以為公陰德所延也

嘉言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無從匪彝無即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假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行



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祿○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愛民者必有天報○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白慎曰勤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怒人者養其善心而惡日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為政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欲為本○即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湖之遠則憂其君○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庶平之守不可改也○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待同僚如家人視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當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不刑不罰感德從化○正法治國不邪枉人民○出一嘉言則士民悅

服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為民父母當務仁化怒已育物危命濟眾○視民如子民奉猶父○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惟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人之教省刑而慎獄

盡力救民事君濁財勿顧邪事莫聞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自為吉人○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以政教化者易而必成○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大政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偽匿○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去心志省刑罰反清淨物將自正○善為政者積其德德積而民可用也○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聖人因人性而設教觀風俗以為治○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政有得失見於灾祥隨事而應罔有差忒○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吾道不窮○正刑脩德去私戒盈百福日至矣○法



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

感應

漢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自幼習魯詩為諸儒所稱後舉直言拜中  
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  
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役人借牛而不還者牛主訟於恭  
恭令歸之再三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父老涕泣留之  
亭長乃慙悔還牛恭貫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獨不  
入中牟河南尹素安聞之遣仁恕掾肥親往庶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  
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  
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  
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遂歸以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  
後拜侍御史年八十一卒於家子謙為隴西太守謙子旭官至太僕  
漢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稱為通儒初辟丞相府  
史事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知其

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  
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性不好爭如此後遷密邑令勞心諄諄視人  
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  
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灾獨不入密縣界太守按  
乃服之後遷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

漢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拜議郎遷侍中  
攝以病自免不仕光武時復徵拜議郎遷廣漢太守有政績時  
在郡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光武嘉之嘗夢坐大殿極上有  
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賀曰大  
者官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  
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衣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  
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年七十二卒  
漢楊統建中初為彭城令多有美政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  
庭時大旱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即時降澍後位至光祿大夫



老。年九十卒。子厚為循吏有名。

漢宗均字舛庠。南陽人。二十餘補夜陽長。人皆安之。遷上蔡令。多政績。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水。各有所托。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今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言。帝相與東游。度江而去。中元元年。山陽楚沛間多蝗螟。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百姓頌之。

唐羅珣。會稽人。為廬州刺史。民俗病者。舍醫藥。禱淫祠。珣下令止之。捐已俸給藥。以濟貧者。民皆德之。又脩學。勸士。務崇其本。三年。政化大洽。芝草生於庭。白雀數十巢於坐側。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尋遷京兆尹。轉太子賓客。

唐韓愈。為潮州刺史。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祭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昔先王之有天下。除蟲蛇惡物之為民害者。今天子撫有四海。愛民如赤子。命刺史來

守是邦。尔鱷魚乃據食民畜。豨豕以肥其身。與刺史爭為長。權不可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不然。是冥頑不靈。刺史則選材。殺民。操強弓毒矢。盡殺乃止。其無悔。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人感公之德。初。潮人不知學。公興起學校。由是多士。彬彬。政教大行。後召拜國子祭酒。長慶四年卒。潮人思公之深。立廟歲時享之。

齊張華原。公直有信行。為宛州刺史。下車之初。獄有繫囚千餘人。華原將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惟重罪者數十人。各給暇五日。曰。期盡。速還。囚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州北七十里。旣山中。忽有六駮。食猛獸。咸以為政化所感。卒于官。州人大小。踊慕。為樹碑立祠。四時祭焉。

隋辛公義。隴西狄人也。為岷州刺史。有善政。及民。合境之內。呼為慈母。其明。後有爭訟者。鄉里父老相曉示曰。此蓋小事。何可煩勞使君。公



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蔚就其所。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音。仁壽元年。轉揚州道黜陟使。所至多有政績。

隋盧勳字定東。周武帝時。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之水。諸羗苦之。勳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為玉漿。

宋范大錄。初為蘭溪縣吏。行案公平。不撓法。以亦賂。雖貧窶甘心焉。中年無子。因逐監司至白砂。收一流離女子。後生一男。官至少卿。生二子。一為郎官。一為提舉。諸孫相繼登第。餘以恩授官者甚衆。後大錄追贈正議大夫。人之處心。可不為子孫計哉。

宋王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以不敢棄法受賂。後遇鍾離。授以道要。遂能前知禍福。徽廟時。嘗召至。賜號洞微。

宋王昌。遇本潼川。一推司。不敢棄法。受賂。獄多所平反。後遇異人。入山修道。為上帝收錄。白日上昇。

宋陳公洎。為開封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常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其吏。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柰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勿與。吾當任咎。乃自為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後洎夢卒告曰。陰司以公為政公忠。已注公當貴顯。及與公賢子孫。我受公之恩。故來相告。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甚高。終於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顯仕。為一時間人。

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俗採珠。以易米。時太守貪穢。求珠自入。五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至。教化大行。一年後。去珠復還。

漢劉昆為江陵令。有德政。民有火災。昆向火叩頭。即大雨。反風。火遂自後。遷弘農太守。虎渡河北去。詔問之。昆曰。此偶然耳。帝曰。此長者之言。知卿



有德以感之耳。尋加遷擢。

漢劉文饒名寬少好道舉方正稍遷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怒不形顏口無疾言行陰德極救寒困民悅之如父母後為司徒太尉年七十三一日遇青谷先生降於寢室授以投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又授以鑪火丹方修之道成在洞中作童初府師上侯主始學者。

宋仙井監蒲池鄉民鮮于述因病誤服藥病且亟恍惚不知人見三青衣吏持檄來述別有白衣者慟於梁上述命其家持紙錢祝之曰有子買藥未還願延源史三人盡裁錢以出至暮子婦三人從以入述遂死與二白衣同行蓋亦就逮者一曰姓充一曰姓中定行以之入大城門闕三重宮室甚壯遇故人曹惟古先死數歲矣問述來故述曰被追至此不知何也曹買曰有鄉人在可勿憂曰誰耶曰虞太傅令判更生道明日為更生佛矣宜速往少馬吏引入殿下王者旒冕坐其上先呼中定及充相去頗遠不知所云如何也既而問述平生修何善對曰家貧無力但嘗遊瓦屋山瞻辟支弗瑞色甚勝乃以一木施天翁堂耳吏與紙筆使錄所言持以

上王。王書其後曰。放還速於庭。回數步。聞有呼之者。王臨階語曰。為我報家人。令設更生道場。且誦更生佛名。語畢。白光騰上。室宇赫然。述又拜而出。至大樓閣下。望題榜綠牌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如來。纔出門。即甦。妻子正哭泣。且視將斂矣。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明日奔詣虞氏。述所見適虞公小祥。曰。女。虞名棋。字齊年。平生未曾讀佛書。每曰。誠者天道。思誠者人之道。其至則一也。吾知此而已。嘗為慶潼漕。方軍興時。諸政亦然。嘗紹興十七年。屬微疾。至六月二十七日。憑几不語。忽睨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歸矣。子允文旁泣下。又顧曰。身得為佛。有何不可。容異其言。已含笑而逝。及述事傳。然後虞成佛之證益顯。亦其平生為政公起有德以致之也。

宋張逸字大隱。滎陽人。進士及第。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後徙青神。不自給。王嗣宗假俸半年。使辦裝。既至縣。愈加廉謹。愛民如子。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湯異。相繼登科。縣東南有松栢灘。春夏暴漲。多為



逸禱于江神。不逾月。灘為徙五里。時人異之。累遷以樞密學士。知益州。所至有美政。人以為神。

元許維禎字周卿。遂州人。為淮安提管府判官。不務苛刻。人頌其德政。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為害。維禎默禱于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當為爾禱之。已而雪深三尺。朝廷知其有德。詔褒美之。

元田滋字榮甫。開封人。公直有德行。居官以廉能稱。累遷浙西廉訪使。屬縣尹張或。被誣以贓。獄成。滋審之。但悅首而泣。滋疑之。明日齋沐詣城隍廟。曰。張或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祝。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豈其大耶。視之果然。明日詰之。成等不服。因出火中誓狀。皆驚愕。伏罪。張或得釋。十年改濟南路提管。尋拜陝西參知政事。時陝西不雨三年。道過西嶽。曰。禱曰。滋奉命來參省事。而安西久不雨。民飢而死。滋將何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黔黎。到官果大雨。歲登。民悅。公之德。卒于官。封開國郡公。

元卜天章字君章。洛陽人。皇慶初。為歸德知府。興學校。復河渠。河患遂息。民賴以安。改饒州路提管。民飢。即發廩賑之。僚佐持不可。天章曰。民飢。知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失中之責。吾獨任之。竟發粟賑之。民賴以全活。火迫燒旣之東門。天章具衣冠。向火拜。勢遂息。嶧山有虎為暴。天章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陞廣東廉訪使。嶺南地素無水。天章至。始有水。人謂其政化所致云。

元觀音奴。居新州。泰定四年。進上。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植如神。民有街窵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來訴。立為剖決。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事至。亮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歲蝗不為災。後陞都水監官。

元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為衛輝路提管。平徭役。興教化。恤孤獨。賊劫汲縣。民張聚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禱城隍神。而使。人伺于死所。忽有村民阿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遂正其罪。秋七月。蝗生。民皆患之。秉直禱于八蜡祠。蝗皆自死。歲大飢。人相食。出俸米。



食之病者藥死者與棺必葬。天不雨未且稿，秉直詣城北太行之蒼峪神祠祝之。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大至。

嘉言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威中有慶。○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欽恤庶獄，務在於實。○為官刑獄為要，治獄寬恕為先。○刑主救德，主生則修德，莫若好生也。○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興。○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死者不可復生，用法務在寬簡。○不加刑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與死，荷貸者咸感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

普濟刑獄，皆止措博獨恣安隱。以法理之可護者護，可責者責，應違者遺，治以正法，人民安寧。○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脫刑罰不中也。雖傾財奉佛，何以益乎。○謀獄緩死，書矣肆赦，生育之恩，焉矣仁愛之道。

畫矣

誅者不怨罪之當也。○惟正身待物，不廢公道，猶車行陸，舟行水，無往而不通，有陷於不平者乎。○法寬刑緩，固固空虛。○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垂念冤結，務從輕刑，治獄稱平。

感應

漢于公東海郟人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凡犯法者于公決之一無枉曲，百姓為之生立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守寡侍其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隣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恐我累及孝婦，奈何？」若無我，則必嫁，其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官，婦殺我母，吏捕孝婦下獄。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不嫁，何肯殺姑？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之，郡中枯旱，赤地千里。後太守至，下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其咎在此。」於是太守自祭孝婦家，因求其冀，天立大雨，歲大收，郡人以此大敬重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其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馬，馬高蓋。」



食之病者藥死者與棺必葬。天不雨未且稿，秉直詣城北太行之蒼峪神祠祝之。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大至。

嘉言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欽恤庶獄，務在於寬。○為官刑獄為要，治獄寬恕為先。○刑主殺德主生，則修德莫若好生也。○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興。○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死者不可復生，用法務在寬簡。○不加刑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與怨，荷貸者咸感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

普濟計暴虐，刑獄皆止，措憚獨恣安隱。以法理之可護者護，可責者責，應遣者遣，治以正法，人民安寧。○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脫刑罰不中也。雖傾財奉佛，何以益乎。○謀獄緩死，皆天肆赦，生育之恩，焉矣。仁愛之道。

蓋矣

誅者不怨，罪之當也。○惟正身待物，不廢公道，猶車行陸，舟行水，無往而不通，有陷於不平者乎。○法寬刑緩，固固空虛。○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垂念冤結，務從輕刑，治獄稱平。

感應

漢于公，東海郟人為縣獄史，郟決曹。決獄平，凡犯法者，于公決之，一無枉曲。百姓為之生立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守寡侍其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隣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恐我累及孝婦，奈何？」若無我，則必嫁。其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官，婦殺我母，吏捕孝婦下獄。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不嫁，何肯殺姑？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之。郡中枯旱，赤地千里。後太守至，下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其咎在此。」於是太守自祭孝婦家，因求其哀。天立大雨，歲大收。郡人以此大敬重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馬馬高蓋。」



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漢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恕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後為郡吏辟公府召入議獄遷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所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躬奏讞法科多所全活中子暉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劒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

宋王縉為兩路提刑每斷死囚必焚香奏天然後行下一日暮坐恍見一神人雲冠絳服手持數公案又見一玉女長帔大袖手持一角公文立于簷前遙告縉曰此汝平生所奏事目一一皆合情法無有枉濫上帝嘉汝已為汝父延壽一紀兼為汝倍增福矣汝之二孫異日亦皆當作監司更宜自勉言訖而沒後果如其言

宋歐陽觀廬陵人文忠公脩之父也有學行嘗為泗綿二州推官留心於獄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夫人鄭氏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夫人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時文忠公纔三歲回顧乳者方抱之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嘗以我言告之明年祥符庚戌果卒文忠既成立夫人嘗告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屢後文忠果登第列官于朝為龍圖閣直學士入副樞密遂參政事朝廷推恩褒其三世追封觀鄭國公



宋王君貺之父。以平生仕宦。捧不妄施。務從寬恕。一夕夢神語之曰。爾能慎刑。子孫必昌。後其子十八人。登仕版。而君貺又為天下第一。

宋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拜調英州司理參軍。真陽縣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群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贓。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邀欲邀功。盡取達圭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病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臂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邀計不行。恚忿歸。番嘔血死。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為剡奏。但用舉者遷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屍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遠差人般取。舡上行李。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床。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告以病。焉

乏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已與俱往。頃刻間至英。入城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少待。曰。俟取公案。湏臾而回。問何等文書。曰。吳邀解胡達案也。吾念邀死已久矣。何為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嚴峻。戈戟列衛甚整。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兵愈盛。力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不渴。又易茶來。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為難伏事也。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眾俱進。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仰視。潛問追者。殿上為誰。曰。王也。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掉去。取後方及吾。聞簾內所問。果吳邀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須卿至。結正者。貴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甚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若准賞。務當改在京官。而今但用舉者。猶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三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



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邀荷按於簾前。而朱圭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佯為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一紀之義乎。一紀者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一紀報子。此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果有之乎。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脩。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讒譖忠良。毀敗善類。

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見門內一僧持磬。吏曰。道實和尚也。凡人魂魄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為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為言之。理無所礙。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青衣來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蓋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走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船。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膝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於臂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為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魁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為不勝任。撤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具事



實保明病已愈。堪整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為火所焚。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大觀二年。七十矣。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為失出。偶事在赦前。又曹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為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為半紀云。

漢盛吉字君暹。為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廷樹勿心。有白鵲來止其上。乳離連年不去。人為祥。後吉生三子。皆仕州郡。

宋趙稹。為益州路轉運使。蒲江捕盜不得。反繫平民數十人。楚掠強服。稹辨其冤。釋之。天久陰雨。忽晴霽。郡人歡呼滿道。後進位少師。

漢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孫弘辟為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和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陰雨。晝寢。夢有過客車騎。覺而有老嫗。年八十餘。頭蓋白。求寄避雨。雨方盛。而嫗衣履不濡。比干異之。延入坐。須臾雨止。嫗辭去。出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又鞠獄平恕。今天賜策以廣公。子孫佩印綬符。狀如簡。長九寸。凡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筭。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徙平陵。八男去。一男留。常祭嫗於東行。及遣令東首。自比干已下。累世為名族。子孫榮盛。皆符老嫗之言。

漢袁安為丞相。會其王坐事卒。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囚皆自誣。歷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投拜。即控轡而行。既到決獄事。人人具錄辭狀。本非首謀。為王所引。應時理遣。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沛。歲大豐稔。

唐顏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立辨之。天久旱。及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宋崇寧間孫立節為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且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公被旨鞠吏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公。并欲盡斬之。公持不可。謝以語侵公。公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預焉。謝即奏公抗拒。公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如公言。十二人皆得不死。其後公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初公未拜官時。嘗夢神人語之曰。桂州事待公來明辨曲直。公甚訝之。至是果符所夢。蓋神以公平生正直不欺。故先告之。其享報也宜哉。

宋楊提舉初為越之錄事參軍。會太守禁盜甚嚴。凡保內有賊。不即捉赴官。而民家所失物。皆保正長倍填之。一日有盜入民家。而主覺。知持白棒趕賊。一打仆地。遂執付保長。保長為其所苦。遂縛以木刀擊之。因而致死。其保長白認打殺。更不抵諱。獄具。公因閱案驗狀。有左肋下一痕。長寸二分。中間有白路一條。公疑是背後趕打。此一痕乃致命處。恐非保長所打。獄吏力爭。以為案已圓成。公執不聽。遂追元捕賊之人。問果得其情。及

到白棒。首有裂路。方知是捕賊人打之。引法以登時打殺罪止於杖。保長遂免死。其家感德。畫公像供養。以祝壽。後公二子登進士第。官皆至大中大夫。人謂公陰德之報云。

宋紹興乙卯。鄭承議為越之蕭山丞。有朱統制在縣牧馬。侵打西興塩場草。塩司申請朝廷降黃榜止約。許人格捕。其卒打草如故。為塩亭之殺傷四人。統制與其卒議曰。若不得西興草。則馬不可牧矣。於是贖金賜者。止作囚言。氣鬪殺亭戶八人。皆合償命。案成。知縣已簽訖。次呈縣丞。公乃詰案吏曰。黃榜在前。許人格捕殺之。其罪甚輕。今著作聞殺結解。是本縣先自拒黃榜。解狀即不得書我名銜。案吏惶恐謝罪而去。有頃復到。公歸實夜通換案卷。依元情結解。乞賜恩宥。勿令知縣知。次日賣到。前後通易作拒捕結斷。止留知縣判。差某人與官押數字而已。亭戶八人到。齊各杖八十放歸。八人還家。日焚香拜天祝曰。願鄭丞有子。有孫。富貴不絕。公長子預。漕薦次子登第。家富盛過於昔時。

宋韓魏公琦判大名府。一日有案吏請假娶妻。雖有人訟其不法。及



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及半年後一日令取前案送案廳行。二倅乃白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愿不為非法。乞恕前罪如何。公乃問二倅曰。二公知其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此人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善便斷遣。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二倅起揖。公曰。公仁恕如此。將上天不獨厚於公。公之後世亦將貴顯無極矣。公嘗夢以手捧天者。再後果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東宮。子孫蕃衍充滿要途。宋趙清獻公抃。景祐中登進士第。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有偽造印者。更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謂公宜大顯貴。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公嘗守書州時。山東旱蝗。自青齊及境。遇風迅飛。墮水皆死。後公登三府。子孫俱貴。宋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叔。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洎長。因衆姓趙氏。亦未知自明。趙氏之隣有郭榮者。世為右軍巡院吏。趙氏因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之闕。實祥

符三年也。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獄。常日躬視掃滌。至暑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罹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為職。若不知重。則罪者何所赴。訴耶。飲食湯藥。且具必加精潔。常為其徒悔之曰。若區區為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看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為之齋素。誦佛一月。乃上。囚有無辜者。輒為之解釋。嘗為好言教獄。因果有罪。當自認。毋誣良善。以重己過。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素氏年四十八。景祐五年。京師疫。素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尚未殮也。忽然起坐。不語。衆覩以為更生。踰時。遍體流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行至一。穢汚所聚。不覺身在其間。乃起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端嚴脩長。謂素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為而來。急去急去。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今尚未有嗣。胡為來此。言未終。白衣人乃以手提素氏之足。拋出穢汚。遂乃復甦。素氏自念常事白衣觀音精虔。必其感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曰。信乎趙佛子。乃獲陰報也。其後族人因告慶曰。爾本張姓也。乃述其始末。因復其姓張焉。慶年八十二。一夕無疾而卒。素氏更生之明年。生子喜。



事生三日。有一道者巧於慶之門。慶因延入。不復詢其姓名。既坐。謂慶曰。若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乎。慶曰。今四十九歲。上有二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道者曰。信乎。陰功未易量也。爾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嬰兒聲。不獨爾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爾善保之。飯訖而去。身既長。記名於門下省。授三班借職。生六子。皆讀書。至顯官。京師號為世族。

晉頃縣令甚平恕。民有姚牛者。年十餘。父為鄉人所殺。牛嘗賣衣物。市力戰圖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眾中。吏捕得。縣令深矜孝節。未忍遽決之。既而遇赦。又為州郡論救。遂得無他。令後出獄。逐鹿入草。草中有古深井。數處。馬將趣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將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恐君墮耳。令曰。汝為何人。翁長跪曰。民姚牛之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因忽不見。令歎曰。吾平生未嘗欺心妄行。凡人。有罪者。必原其情。以求其實。今見是翁所云。其報我者厚矣。即罷獵而還。愈加公恕。

嘉言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恭儉畏忌。必蒙祉福。○克儉節實。弘道之源。○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始也。○上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僭。則家有剩貲。如此則天下自然富壽矣。○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踈。○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救者必以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唯儉可以助廉。○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約於今者。必有重報於後。○恭儉福之興。○勤者富之本。儉者富之源。○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成家之道。曰儉與勤。○脩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勢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事不可做盡。言不



可道盡○身被一縷常思織女之勞日食三餐每念農夫之苦

○節身時食清淨自活○抱素儉約德逾高範○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

量○噉蔬菜澄心神招慈善感延年○衾衣惡食約身守節○蔬藿是甘

無求滋饌○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

於是生焉○量腹而食無所積藏度身而冬不求餘長○金玉不貴惟道

為珍約已守節甘苦樂負○我今有一襦非羅亦非綺夏天將作衫冬天

將作被冬夏通互用長年只者是○為人常喫用愛意須慳惜老去不自

由漸被他催斥○過費行廉耻以節之○節食養胃清心養神口腹不節

致疾之因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見素抱朴

少私寡欲○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

在於去驕○約其所守寡其所欲○守其天常安其命義食止充虛衣止

禦寒不彀所得不棄所有○取與有節出入有量○遠聲色薄滋味養形

之道也○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儉則廣損則大○福生於清儉

○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無所羨慕精神內固○功約易成事省易

治○求寡易瞻○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

○知足者不以利自慮也○靜漠恬澹所以養生也○不敢驕奢故能長

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恬愉退靜獨善守己○儉節則昌

淫佚則亡○澹然無極服美從之○眾人重利廉士重名○官上清約則

人富官上奢縱則人貧○清貧常樂濁富多憂○過情閉欲以義自防

○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養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

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令以不如老即休○有福莫享盡享盡身貧窮有

勢莫使盡使盡惡相逢○千般巧計不如本分為人萬種強圖爭似隨

緣節儉

感應

吳陸績為鬱林郡守自奉儉約嚴秩泛海而歸不載寶貨舟輕用巨石重

之中流風波橫作一時同泛者率多漂溺惟有績舟安流無恙舟中一人

假寐之際如見神人往來舟中若護翼者且戒舟人毋有恐怖舟中使君



持身清儉。不以一毫干擾於人。行通于天。所至神人護佑之。故特來相報也。既覺。先言之。果獲安濟。

周河內張奉。字公先。少時名激子。恬淡寡欲。其妻服飾奢麗。奉不顧。皆無異路人。婦改服。乃復成室家。後棄俗入剎。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觀其自奉清儉。有仙資。授激子九雲水。強梁鍊挂法。後脩煉得道。登東華宮。領九宮尚書。

漢龍伯高。名述。京兆人。建武中為山都長。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後仙人刀道林隱處。方其師之錄君。得道成仙。

後魏高允。字伯恭。博通經史。志尚清儉。累居顯貴。不改貧賤。草屋數間。布被緼袍。朝夕所食。菹菜而已。一夕其子夢有神人告曰。尔父清儉。舉世寡儔。天帝特命。賜粟千石。帛千匹。以旌之。數日。元帝幸其宅。觀允所用。歎曰。古之清貧。豈有比乎。賜粟帛一如所夢之數。

唐杜黃裳。為相。自持清儉。人不敢干以私。時李師古跋扈。憚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送錢數千緡。并檀車一乘。亦直千緡。往與黃裳。使者

未敢還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中出。授婢二人。皆青衣。襪纒。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還。歸以白師古。師古乃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初黃裳微時。窮約安於澹素。廉介屹然。嘗過山寺。寺僧恭禮甚至。黃裳素不識僧。怪而問之。僧曰。夜有司土神告我。明日杜秀才當過此。此人雅澹持正。他日位至宰相。身致太平。不可慢忽。以此知之。黃裳不荅而去。後十五年。果登相位。

唐盧懷慎。清謹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儉陋。既貴。妻孥尚不免飢寒。而為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為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惟一布囊耳。後為黃門監。兼吏部尚書。卧病既久。宋璟盧從愿常相與訪焉。懷慎卧於弊簣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即以席蔽焉。蓋璟與從愿皆懷慎所器重者。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碗。菜數俎而已。此外蕭然無辦。因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出入為藩輔。聖主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于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儉而廉潔。塞進而議



退四方賂遺其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納貨山積。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並哉。言訖復絕。家無留儲。唯蒼頭自鬻。以給喪事。上因校獵於城南。望墟落間。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因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因為罷獵。憫其貧。置即以緜帛贈之。

齊武帝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張導。字進賢。道少好黃老術。每日食不過二食味。衣服不華飾。因病謂妻曰。我死後棺足周身。殮服但取令者。慎勿改易。及導卒。男安護欲奉遺言。妻朱氏曰。汝父雖遺言如此。且不忍依其言。因別製四時服。而殮後一日。家人忽聞其棺中呼安護之聲。數回。家人一時驚懼。疑其反生。即啓棺。道已開目。遂扶起。卧於舊寢。因坐責妻曰。我平生素儉。柰何違言。易我故服。因自悉解其衣服。投於床下。謂男曰。復殮我故衣。又曰。但安於棺中。後三日看之。若儼然。即葬。如目開。即重生也。如戒後三日安護。乃啓棺。却見開眼。家人等皆驚喜。扶出遂生。謂男與妻曰。地府以我平生脩德。惟務儉約。無奢侈之失。故兩次放我還生。今更增壽二十五年。并加以官。道後果為建德令。壽筭如其言。

嘉言

●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謀道不謀食。○仁者以財發身。○不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清心寡慾。則福基。○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無耻。○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知足則樂。務貪則憂。○安分身無辱。知義則利。○

自開

●不貪人財。是故富樂。○知足之人。雖貧是富。○少欲之人。無求無事。○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勿貪虛弊。色聲香味。○貪者生靈。則為所燒。○斷絕貪欲。乃得滅苦。但當作福。以求道真。○欲及貪。定成天人師。○終以不貪。賢者識真。○若欲



之法。即是富樂安隱之處。○少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心不貪欲。為十善之  
○痛心守正。泊然無想。此最為樂。○心不貪欲。為十善之  
○利不為貪。終始無事。能常忍得身安。  
○知不足。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不貪無用。即  
○貪鄙不生。忿爭乃息。○去其誘暴。除其嗜欲。○不貪  
○君子思義而不慮利。○知養生之和者。不可  
○此謂順民也。○不利化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為  
○不誘以勢。○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性。○定  
○耽玩靜真。淡泊守固。○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性。○定  
○不以此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財  
○不貪無所害。酒不貪無所觸。○妙藥難醫。冤債病。橫財不富。命窮人。  
○心祈盡平生福。得短天教一世貧。

感應

漢揚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父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震明經博覽。無不  
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揚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

年。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寇崔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  
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五十  
乃始仕州郡。後舉茂才。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  
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  
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  
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  
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  
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尋拜太尉。年七十餘卒。遺令以雜木為棺。布單  
被。裁足蓋形。朝廷嘉其忠。賜葬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  
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來止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  
正立。俯仰悲鳴。淚下霑地。眾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葬畢乃飛去。郡  
以狀上。下詔令太守具中牢祠之。時人立石象鳥於其墓。以昭其靈。感。子  
孫世為顯宦。

宋呂蒙正字聖功。未第時甚貧窶。讀書僧寺中。所居之室。夜常有光。僧以



為蒙正之祥。禮待甚厚。蒙正亦自數見光。不以為怪。夜夢白衣老人指坐榻下。語蒙正曰。此有厚藏。君當取之。既覺。了不留意。日鼠穿榻下地。榻沉陷焉。蒙正躬治地安榻。見黃金一器。白金二器在下。蒙正覆之如故。不取之。亦不言也。後登第。累官至左補闕。知制誥。僧求施錢。營造佛寺。佛像蒙正曰。故時榻下有藏。可副所需。僧往發之。資用悉充。乃大德蒙正。每旦於佛前焚香祝之。願蒙正及子孫世世顯貴。後蒙正果登宰輔。子從簡。惟簡承簡。行簡務簡。居簡。知簡。比日為顯官。其家世世貴顯不絕。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于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因雨墮陷。得錢盈舡。奴婢喜告。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後皆舉進士第。景讓官至太保。鄭不貪婪。而三子鼎貴。天報豈啻哉。

唐周頌者。天寶中進士登科。授慈溪令。在官清廉有守。忽夜暴卒。為地下所司。追至一城。其人將頌見王。門外忽逢吉州刺史梁乘。乘問頌何以至此地獄耶。初頌雖死。意猶未悟。聞說地獄。心甚悽然。因哽咽悲涕。白乘云。毋老子幼。漂寄異域。柰何而死。乘曰。冥司善惡之報甚公。以君平生為政清謹。不欺心貪財。當不至死。宜暫見王。問則具言之。必嘉君之行。慎無自苦也。有頃。使者引頌入見王。王形貌甚偉。頭有兩角。問頌曰。公作官不橫取人財否。頌云。身是平時進士出身。官至慈溪縣令。儉約自守。未嘗非理受財。王曰。吾固知之。但公壽數當盡。故追至此。今嘉公立心清慎。宜增壽筭。可即還家。頌再拜辭去。乘甚喜云。王已相釋。理可早去。頌云。道路茫昧。何爾歸去。乘令原道人送頌行數里。其人大聲叫云。秀才秀才。使我不去送迎。如是。獨不解一言相訓。行十餘里。至一石井。遂推頌落井而活。自是愈加廉謹。歷數任。年七十無疾而終。

唐衢州范元之。素貧。篤志讀書。盛夏浴于水邊。拾得金銀一袋於岸。歸謂其子曰。世人以財為命。萬一彼失。此者自經於溝壑。枉喪性命。將如之何。翌旦。父子推舟於岸待之。果有一婦悲號而至。元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銀。至此失之。元之即以還之。婦分與。亦不受。既而鄉里年少無知。



者反謂其不能取銀經營生理空自守貧元之笑而不答因自歎曰吾平生安分不貪豈可圖他人之財以厚於己而汙吾之名哉識者賢之是年其室產紫芝數莖光彩燁燁人知其為祥瑞也明年父子果登第歷十二世皆為郡守

宋葉丞相夢鼎淳祐戊申知秦州仁慈廉謹任滿得替士民攀轅卧轍以留之旗幟甚盛於內綵旗有一聯云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只天知隨後吏人挿於歸舟過秦河口大江中忽大風掣去衆見直上雲霄在空中飛舞亦不見其墜此豈非公廉只天知之驗歟

宋楊中奉存吉水逆塘人元豐八年赴省宿息州旅舍既卧覺床席間有物礙其背揭而視之乃鹽鈔二萬引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曰淮甸一巨商某姓名也公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回可與之言吾在某坊某人家安歇又大書于所宿之房曰某年月日廬陵楊存寄此遂行不數日商人果從故道處處物色之至息邸主人以公言告且使自觀壁間所書乃徑去京師訪公公曰果汝物耶當聞之官以歸汝商曰如教公詣府

悉以授商府使中分之公力辭曰既某欲之前日奄為已有泯然不言矣商不能強乃捐數百緡就京師相國寺設齋為公祈福有彩雲天花之瑞衆皆謂公之德所感也是年公出焦蹈榜下應官至中奉大夫子孫皆貴顯

宋劉留臺少極貧專事趨謁歲久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市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日有一人踰垣而來自言為商于外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尋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之商以數片遺之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劉答曰吾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是欺心矣必有禍災况商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豈不哀哉吾是以還之人皆歎服其義忽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汝平生安分不貪將有大顯并及汝後嗣劉曰非某所敢望也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子孫在仕途者二十三人

宋樂平東關民張五郎淳熙七年有親戚從假貨物付以一金銀



天張自出錢往贖。輸息未足。還家遣婢雪香持所欠取之。既得。叙半途。登  
獨處其墜也。挿于壁間。溷畢而忘之。行百步始覺。亟回。適一弓手往來其  
外。即就索焉。拒曰。未嘗見。婢泣告曰。我娘子性嚴急。此係陪錢取典。已自  
恣躁。更將原物失去。必謂我與人有私。以叙與之。將痛責我。循至死地。未  
可知也。遂徑趨水濱。弓手懼其赴水。遽呼曰。我實獲叙。本喜為橫財。今  
乃令汝就死。我不忍也。即以還之。婢歸言其故。張歎息。語其妻曰。雪香  
服事十三年矣。無分毫罪過。若因此自盡。可謂至寬。不如分付與人。作  
一段好事。妻以為然。併與叙以嫁十里外。結竹渡邊民王二。其婦懷弓手  
恩。恨不問其姓名。尚能略記其形狀。經四年。因往溪頭挈水。渡舡人已滿  
載。中一人絕類弓手者。近而扣之信也。遂還家。其人辭以文書有限。若遲  
一渡。便阻五里。不可相從。婦力懇請。與俱行。船即離岸。婦及家告其夫。方  
相與啜茶間。忽聞渡所呼噪喧厲。出視之。船屆中流。而覆。溷漲正猛。不容  
奔救。溺死者凡三十六人。惟弓手獨免。

宋南劍人林積者。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席間有物。逆其  
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又其中得錦囊。實以此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  
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云。潯陽周仲津。林曰。此人必復至。幸令乘上座相訪。  
汝可具吾姓名告之。數日。仲津果以失珠物色至。蔡邸主人具以告之。乃  
趨上座。訪積求之。積驗其珠數。皆相符合。悉以歸之。仲津選大珠數十顆。  
為報。積固不受。仲津拜謝曰。公處心不貪如此。願公及子若孫。世世富貴。  
後積登第。官至太中大夫。子德新為吏部侍郎。其家遂世世簪纓不絕。天  
之報施。信可徵也。

宋郡君李氏。有賢德。嘗有貨珠子。老媪李氏。携乃珠子至。既去。遺珠子在地。  
郡君收之。後媪踰時不至。一日。既至。形容枯瘦。精神恍惚。非昔時也。郡君  
詰之。曰。向時所貨珠子。婦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下許。因憂  
愁感疾。幾不能起。郡君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媪驚喜涕下。  
願致金六兩。以請郡君取還之。金不受。忽微疾。夢乘車出曠野。至大官  
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郡君知其陰府。遂誦  
大悲呪。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尔歸矣。一吏



持大簿書至案。偉人曰：記得還李媪珠子事否？郡君日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增二十年壽。其二曰：得無太多也。其三曰：婦人而不受珠寶，無貪得之心。此可尚也。偉人即命還，復乘車至門首而入。見其戶卧帳中，驚而悟起。後二十年乃卒。

宋台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裹一物，令女奴捧之。因在閤中，女奴力勸置門闌上。車馬駢集，婦人女奴忽相失，乃遺帕裹在闌傍。公為守護，至日晏竟不至。忽婦人踴泣而來。公問之曰：夫犯極刑，有能救護者，惟欲實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即以帶還之。婦人泣謝曰：公秉心正直，不貪財如此。天地鬼神必監公之德，將大顯于時，以享厚報也。遂再拜去。公明日又見葫蘆生。生曰：秀才必種陰德，前程非某敢量也。來年果及第，後位極人臣。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一

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二

嘉言

千人者，子孫必封。○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不

生者，生之徒也。○活數千命，利莫大焉。

○我若見彼將殺，救言不捨身。

○良醫道之以針石，救之以藥劑，聖人之

有死不如一月明。

一夫之命，當延一紀之年。○常善救人，故

○一夫之命，當延一紀之年。○常善救人，故

○一夫之命，當延一紀之年。○常善救人，故

○一夫之命，當延一紀之年。○常善救人，故

○一夫之命，當延一紀之年。○常善救人，故

○一夫之命，當延一紀之年。○常善救人，故



...之...未嘗...一人...後世...  
...兄弟...者二十九人...公二人...  
...州...守四十八人...孫...  
...信...活人必有厚報

...未...政亂盜賊起...民相食...  
...獨放...主炊...者...  
...不肯去...叩頭曰...我常為...  
...我願就...長...  
...數十人...皆得脫...  
...後譚果...壽終

...宗...人...警...及...  
...陰德...先...其...  
...居...陽...之...  
...不許...但除...  
...河西...有...  
...吾將軍...同...  
...公...  
...後...與...  
...吾將軍...同...  
...公...  
...後...與...  
...吾將軍...同...  
...公...

...宗...人...警...及...  
...陰德...先...其...  
...居...陽...之...  
...不許...但除...  
...河西...有...  
...吾將軍...同...  
...公...  
...後...與...  
...吾將軍...同...  
...公...  
...後...與...  
...吾將軍...同...  
...公...

...宗...人...警...及...  
...陰德...先...其...  
...居...陽...之...  
...不許...但除...  
...河西...有...  
...吾將軍...同...  
...公...  
...後...與...  
...吾將軍...同...  
...公...  
...後...與...  
...吾將軍...同...  
...公...

...宗...人...警...及...  
...陰德...先...其...  
...居...陽...之...  
...不許...但除...  
...河西...有...  
...吾將軍...同...  
...公...  
...後...與...  
...吾將軍...同...  
...公...  
...後...與...  
...吾將軍...同...  
...公...

...宗...人...警...及...  
...陰德...先...其...  
...居...陽...之...  
...不許...但除...  
...河西...有...  
...吾將軍...同...  
...公...  
...後...與...  
...吾將軍...同...  
...公...  
...後...與...  
...吾將軍...同...  
...公...

...宗...人...警...及...  
...陰德...先...其...  
...居...陽...之...  
...不許...但除...  
...河西...有...  
...吾將軍...同...  
...公...  
...後...與...  
...吾將軍...同...  
...公...  
...後...與...  
...吾將軍...同...  
...公...

...宗...人...警...及...  
...陰德...先...其...  
...居...陽...之...  
...不許...但除...  
...河西...有...  
...吾將軍...同...  
...公...  
...後...與...  
...吾將軍...同...  
...公...  
...後...與...  
...吾將軍...同...  
...公...

...宗...人...警...及...  
...陰德...先...其...  
...居...陽...之...  
...不許...但除...  
...河西...有...  
...吾將軍...同...  
...公...  
...後...與...  
...吾將軍...同...  
...公...  
...後...與...  
...吾將軍...同...  
...公...



二人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為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金帛并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太傅十三子。其八子皆夫人所生也。後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眾。人皆以為陰德之報。

宋少保王公明開寶八年乙亥拜秘書少監黃州刺史。時王師問罪金陵。公帥師入豫章。市不易肆。至戊寅歲受代。徙傳舍。有黃衣來謁。延之坐。乃曰。公總兵入州。洎解任。不戮一人。惠及物者大矣。陰隲垂祐。無疆。袖中出一通青紙。朱篆數幅。曰。他日舟至大孤。當有黃衣來謁。必能識之。才出門。即不及見。及至大孤。果有黃衣戾止。公大喜。亟召見。即以篆文示之。乃曰。請紙筆。易為真字。即烏犀丸方。書畢而去。公神其事。遂依方合之。而病之服者無不效。

宋沙門高僧人。舊制有定額。溢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未幾。馬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羅。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遂致二童。乘雲而去。後生男女二人。

宋駕部郎中李宗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善畫。因遺火得罪當死。李君緩其獄。會赦得免。時可元年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為其子以報。可元死。李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遂生男子。小名蜀孫。幼善畫。喜讀莊老。事親以孝謹。寫真絕妙。一時東坡嘗贈古詩以序其事。宋臨海太守見配瓊崖人。以三百人為率。過其數則推先到者入海中。守乃申奏朝廷。云當來朝廷。所以不殺有罪之人。宥之遠方者。欲其生之也。今過三百人之數。則推先到者於海中。是復殺之矣。不若滿其數。俾先者量移入內地。朝廷從之。太守素無子。一日忽設香案。俯拜。以手於案。若取物狀。凡五次。取置懷中。復作拜而止。人問其故。乃云。天降。



新疑放還推入海中之人以小盤盛五小孩兒賜我乃取之置於懷中其  
年妻與四妾皆有娠既而各生一男皆登第以此見天道好生故有此報  
若懷不義以陷人命其損折子孫可知矣。

宋虞忠肅公彬甫知太平州舊例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民貧  
而有子既無以給粥藥安得錢輸官故生子多不舉丁口衰絕公惻然憐  
之為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姓添丁錢百萬生靈鼓舞盛賜生子並  
奉丁口日增先是公艱於子孫明年雙誕二孫自茲子孫蕃衍此則不損  
子之吉報也。

宋許文規被攝至冥司以曾活一人得延一紀而還既出望見一門守衛  
甚嚴詳以問吏吏曰此都獄也但凡世間讒譖忠良毀敗善類常行陰賊  
之人死後無問貴賤皆當治罪于此此陰賊良善而必入地獄者也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  
養或云靈丹黃白醫瘡皆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帝來往并鄴常過  
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答帝嘗命酒并蒸狍勅置豐前遣令食之豐駢無

辭讓極意飽噉帝乃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  
撒床見向者蒸狍酒等猶在都不似取嚼者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  
西則東望山顛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  
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  
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群僧猶如草木  
於大眾前側手指霄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佛語不出唇智慮何如  
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舊日欺我悉墮阿鼻又眼睛已赤叫呼無常今  
寺知是驚悼及未發前輩詣豐所徑即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  
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  
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之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  
曰吾在山久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隱隱  
辛苦努力勤脩道業便指竈傍去一方石遂有懸泉澄映不盈不減  
見存

昔有賈客名為吉利入海取大珍寶安穩而出凡有八十億摩尼珠。



皆直百億兩金。以多寶物與一乞人。不入其家。復還至海。採取珠寶。入海之後。借得寶物。經八十歲。還到本國。欲入城時。見犯罪人殺者。執縛打。齊鼓街巷。唱令將至殺處。加以刑戮。時應死者。逢見吉利。作是言。寶物救我死罪。施我壽命。是大檀越賢善好人。吉利聞已。與應死者。吐人。我今施汝無畏。救汝死罪。即至殺者。所人人皆與一摩尼珠。價直一億兩金。今小住。待我今者。至王邊還。爾時吉利疾至王所。白言大王。我欲以好寶。寶貴此人命。王答吉利。是人罪不可恕。不可得買。若必欲買。汝所有物。以與我。并自代死。乃可得脫。吉利歡喜。我得大利。得滿所願。能救此人。得稱我意。即以居家所有財物。及於大海。所得珍寶。無量千億金銀寶物。皆送與王。白大王言。可放此人。我所有物。盡獻在此。與殺者言。將吉利殺。即縛吉利。將至殺處。右手舉刀。欲斫吉利。手直不下。驚恠恐怖。即以告王。自看。王聞此語。即自執刀。欲殺吉利。舉刀兩手落地。遂止不殺。

金。宋顯超博州人。親授金總持三藏。穢迹持呪之法。濟病解冤。計所得施利五萬緡。入永壽常住。後病中見佛菩薩前迎。蓮花徧滿。技樂雜奏。弟子皆告留法師住世救苦。淨土變相。漸漸隱沒。乃復住十五年。行呪救人。一日天樂異香。佛及眾聖如前迎接。即面西跏趺而化。

晉許敬之為旌陽令。郡中屬歲大疫。民死者十有七八。敬之乃以所得神方。拯治之。凡符呪所及。皆登時而愈。至於沈痾之疾。亦無不痊者。郡中疫民既活。救濟之道。傳聞他郡。病者相繼而至。日以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皆瘥。其悼耄羸疾不能自至者。又歸飲之。亦獲痊愈。故蜀民為之誣曰。民無盜竊。吏無奸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為。後乃積功成道。

唐相國盧鈞。為尚書郎時。以疾出刺均州。到郡羸瘠。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忽一人衣弊衣。踰垣而入。云姓王。自山中來。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曰。此來何以相教。王曰。公之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深。故相救耳。乃解丹一粒與之。約曰。此後五日。疾當愈矣。後三年。當有大厄。勤立陰功。救人憫物。此時當再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至解印還京。署益鐵判官。夏四月初。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書而告之。



今年第二限終為災極重也。以君為郡。去年雪冤獄活三尺之命。災已息矣。只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而已。固無憂也。自此後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去萬頂相候。此時君節制漢上。當有丹藥相授。勿愆期也。自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寡陰功。未契道品。更宜勤脩也。以金丹十粒。令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忘脩煉。世限既畢。佇還蓬萊宮。忽不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盧公年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滿室矣。

宋葉知遠。知嵐谷縣。壽限當終。其春首知遠之子與一巨室同謀。私受財物。妄入人罪。誣以劫掠。其勢炎炎。罪及千家。知縣覺其情。并其子申於朝。力為明辯。遂免千家之罪。城隍申奏知遠延壽一紀。一年內妻妾生二子。後皆榮顯。然則善簿所記存心如知遠者。必有福。知縣若私其子以害民。必自受責。其禍當何如。

昔北方洞陰朔尊鬱絕五靈玄老君者。本姓浩。字敷明。蓋玄皇之胤。太清之胄。生於元福棄賢世界。始青天中年。至十二。性好幽寂。心翫山水。遠避家中。或去十日。時復一還。時天下大荒。人民餓死。一國殆盡。敷明於地。山下。遇一頂巨勝。身自採取。餉給窮乏。日得數過。救度垂死數千餘口。隨取隨生。三年不還。是時辛苦形體憔悴。不暇營身。遂至疲頓。死於山下。天書其功德。金格記其玉名。度其魂神於朱陵之宮。帝遣金翅大鳥。雙兩翼以覆其屍。七百年中。屍形不灰。劫運既改。水捧其屍。漂於無涯。水敷明屍。落具渭邠源。初。天鬱單之國。北壘玄丘。四十年中。又經山火。行燼燒屍形。屍於火中受鍊。而起。化生成人。五色之雲覆蓋其上。至開元年。於北壘玄丘。改姓節諱靈會。元始錫靈會洞陰朔尊鬱絕五靈玄老君號。

漢李善。字使孫。本南陽李元家奴。建武中。元家人疫死盡。而巨富。唯有一孫名續祖。尚在孩抱。諸奴欲共害之。分其財。善乃密負續祖。逃避山中。養乳乃自生。計至年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意悉追其奴殺之。而續祖。光武拜善為太子舍人。後至日南九真守。善後在少室山。



宋黃十翁者名大言。浦城人。寓居廣德軍。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因病久心悸。夢青衣童呼出門。行大衢路。經十餘里。更無居民。望樓觀。見金碧相照。童引入門。罪人萬數立庭下。殿上四人。冠通天冠。衣縷金袍。分席而坐。一吏喚黃大言云。汝數未盡。誤追汝來。命青衣童引出東門外。如陽間市肆。往來闐闐。行未遠。別見宮闕。其巖內外多牛頭。王者冕旒。乘坐坐其中。威儀肅然。紫衣吏問曰。汝住世作何因果。對曰。頃歲兵亂。時保五掠二人。索財物無則欲戮之。大言愍焉。以錢二十千贖其死。及平生所積持經造像數十事。俄持巨鏡下照了無冤業。即令詣總管司。照對總管司之。長稱舍人。其副乃廣德軍故吏王珣。與大言素厚。謂之曰。汝當再還人世。若見世人。但勸修善。敬畏天地。孝養父母。歸向三寶。行平等心。莫誤生命。莫愛非己財物。莫貪女色。莫懷嫉妬。莫謗良善。莫損他人。造惡在身。一朝數盡。墮大地獄。永無出期。受業報竟。方得生於餓鬼畜生道中。佛經百種勸戒。的非虛語。又囑曰。為吾口達信於我家。我在公門。豈能無過。但曾活三十一人。有此陰德。故得為神。可造衣服一襲。多誦經文。化錢萬七千。

貫具疏奏城隍司。以達我。要贖餘過。且言世人以功德薦止。湏憑城隍證。明方得獲福。若歲時殺物祭祀。亦祖先不享。此二事不可不知。後二日。陰府會善男女於無憂閣下。隨其善行。俾證道果。至於地獄囚人。亦驅至彼。如州郡囚廳。赦罪輕者。亦脫苦受生。宜往觀之。至則觀所謂無憂閣者。眾寶所成。高出雲表。祥光徹天。男女皆在其下。其善者衣服盛麗。持香花經卷。徜徉來雲之間。玉砌金階之上。而地獄之眾。皆鎖梏囚執。厄劣憔悴。伏門外。喜懼相半。方顧視感歎。忽蕩無所觀。王總管云。已憑今日佛。地獄苦然。皆失人身矣。回至總管司。見對事者亦眾。其相識者。託為孫。孫巧功德。所付之語。皆生平閨門隱秘。非外人所得知。事畢。童道之。歸一鐵山。烈火焰然。燒炙群囚。號叫不絕。又一山有樹。無葉垂植。刀劍因。援而上。受剝割之苦。積尸無數。大言合掌誦觀世音地藏二菩薩。忽一聲。二山皆不見。前行過一巖洞。臭河不可近。童子云。世人棄殘飲食。若於溝渠。皆為地神收貯於此。俟其命終。則令食之。又行數里。再至王。王勅云。汝還世五年。傳吾語於人間。作善者。即生人世。受業報。



萬劫不回受無間苦。今聞此者口口相傳遂別命一青衣童引出長壽橋失足而寤已初八日矣。

嘉言

○無咎者善補過也。○改過不吝。○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過則勿憚改。○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灾消福至矣。○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天所贊也。○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政之不脩。下灾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責躬脩德。所以除患而福至。○以咎而自警。故脩德而蒙祉。○以能補過。故得無咎。○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改。不貳過。以遂罪。則有遷善之義。○人之有過失。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石。誨之以廉耻。雖過失不害為賢者。雖疾病不失為全人。○事前而恐懼。則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知過之為過者。恐懼不敢為。不知過之為過者。殺身而後已。○逢灾遇變。飭躬寅畏。應天

以誠終。而答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氣象。

○有惡。知非。改過得善。罪日消滅。後會得道。○慚愧悔過。能止一切惡法。○慙顏哽慟。銜悲自責。改往脩來。不敢復作。○知過能改。是謂智人。○過由我生。改不藉他。○能自改者。與無過同。○所生惡欲。今當悔過。發菩提心。利益眾生。○前心作惡。如雲覆月。後心起善。如炬消闇。○前路既落坑。後車須改轍。若也不知此。恐君惡合。殺比來。是夜叉。變即成菩薩。○改往脩來。滅惡興善。○慳貪繼日。廣諂曲。登時正。驅遣除惡業。歸依受真性。○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能自改悔。守身良貞。今世滅罪。後世得申。

○教人改三過。可為一勤。○人豈無過。改必以誠。○知過必改。知善必為。○禁非止惡。守而不為。○學術不正。習與性成。則靜者動。明者昏。過賢而聞善言。心有所悟。則可復其性。初之天。○一念改脩。頓歸清淨。○思存真。謝罪解過。上希神明。感會之恩。○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



○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過貴乎改過而不改真為過矣○其有  
曾行惡事後自改悔久久必獲吉慶○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

感應

昔蜀都社郭氏王尚忠富而無子行年四十心憂而計速廣求妾媵終無  
所出又取本支之子以為繼紹然資性險急妾媵少不如意則鞭笞之  
易之養子有違教訓則復逐之用心愈急為計愈疎歲月因循行將半百  
於是大設供具延請群望覲祝巫訶月餘不已梓潼帝君因化一居士語  
之曰栽植桃李既培壅之又灌溉之日月未久別其枝葉以冀速長復移  
其處加以糞壤時令未至撥其根莖視其堅否見其種植枝葉滋茂又復  
取之棄其舊土又復移易用心過勤終不成實可謂智乎曰不可梓潼帝  
君曰汝之求嗣何以異此吾今勸汝寧汝身心改汝前行寬人之力容人  
之過婢妾可畜者留之不可者嫁之宗人之子既捨所生呼汝為父堅汝  
初志略其細故汝室有子勿萌棄心朕人之死濟人之急嗣人之窮憫人

之孤一志行此聽命于天若此三年必有善報語畢而隱形不見尚忠信  
之以為神告厥後嫁婢一十三人所養二子皆為娶婦指授別業使為久  
計葬貧人父母五十餘喪成貧男女八十餘婚三年之內果獲貴嗣名曰  
神保長而克家焉

唐句龍義閬州人也長慶三年於郫縣傭力自給常以邑人有疾往省之  
見寫金剛經義無故毀斥而止絕之言便啞醫不能愈積器無識亦竟  
不悔僅五六年忽聞隣人有念是經者惕然自責曰我前謗真經得此啞  
病今若悔謝終身敬奉却能言否自後每聞念經即倚壁專心而聽之月  
餘疑如念得數日偶行入寺逢一老僧禮之僧問何事遂指口云啞僧遂  
以刀割舌下便能語因與念經正如隣人之聲久而訪僧都不復見壁盡  
須菩提指曰此是也乃寫經畫須菩提像終身禮拜

宋程虞鄉建安人嘗為他郡幕僚受性剛豪多結里中輕俠推牛醪酒改  
獵博塞乾道三年春月赴一宗室家宴飲酒酣與同坐者八大中寺至和  
水堂繪匠方畫佛壁內一侍者貌古恠指而笑侮之是夜歸舍醉寢



其友丁子和行抵別館。逢兩僧持杖大呼。向前肆擊。急奔趨欲避。而前迫室屋。不可進。度事窮勢迫。乃俯伏作禮。引咎哀祈。僧怒少霽。謂曰。汝更食牛乎。對曰。願自此永斷。僧曰。汝若再食。來吾堂中。必用汝足。且縱汝歸。程再拜而歸。既覺。流汗浹於枕席。心怔營不寧。坐以待旦。詣丁生之門。方擬談說。丁錯愕。止勿言。先敘所以。無一辭異。於是相帥往扣水堂。見兩像皆夢中僧也。怖懼益甚。遂絕意太牢。而餘事亦從缺哉。

宋周階字升卿。泰州人。寓居湖州四安鎮。秦楚材守宣城。檄攝南陵尉。以病疫告歸。夢就逮至官府。緋袍人據業治囚。又有緋綠者數十人。以容禮見。環坐廳事。一吏引周問曰。何得酷嗜牛肉。叱令鞭背。數卒捽曳以去。周回顧乞命。且曰。自今日以往。不唯不敢食。當與闔門共戒。坐客皆起為謝罪。主者意解。乃得歸。夢覺。汗流浹體。疾頓愈。

宋京師人翟梅。居湖州四安鎮。年五十無子。繪觀世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盤擎一兒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陳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男子。彌月不育。又禱請如初。有聞其夢者。告梅曰。子酷

嗜牛肉。豈謂是歟。梅竦然。即捨闔家不復食。遂復夢前婦人送兒至。妻抱得。遂生子為成人。

昔秦隴間有村民。平生好食犬。烹殺不知其數。一日殺犬將熟。見皮上隱隱若有文字。疑其異。呼家人共視之。乃其父左臂上所刺者。時父死十二年矣。對之哀慟。從此絕食焉。

宋處州都監廳白直兵士。得牛肝一片。破之。覺有物隱于刃下。視之。舍利滿中。一一圓明如小石。路分曹師是。駐劄于括蒼。親叔得舍利數十枚。自是兵士捨不復食牛肉。

宋盛肇。凡有筵會。必殺牛取肉。巧作庖饌。恣啖為樂。一夕有扣門者。盛肇自啓門出。視見一蒼頭。授以青簡。展而視之。乃大字書云。六畜皆前業。唯牛最苦辛。但看橫死者。盡是殺牛人。讀之三過。人與簡俱亡。盛肇驚駭。自是戒食牛肉。

宋龍圖張公燾。即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樞直為殿中丞。日奉朝請。在京師。稅宅于汴河南小巷中。居常閉關。一日有人扣門。頗急。大呼曰。小師入



去何故便不放出。張起視之。乃一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復與之校量。良久乃去。邑君先姓張。是夕生燾。登景祐元年第。進士甲科。後嘗誤食犬肉。夢青衣使者逮至一府。宏麗如宮闈。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辨致曰。非敢故食。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吾為若言。少頃復出。謂張曰。可謝恩。乃引至一殿前。通曰。張燾誤食厭物。謝既再拜而寤。汗流決體。燾之神骨清粹。襟懷夷曠。豈非仙曹之被謫者歟。自是遂不食犬肉。

昔澧陽州王千五舉家好食犬肉。嘗買一大。以路牽之。不行。王千五怒而箠楚之。犬忽作人言曰。吾尔父王千二。容緩行。毋更打我。王怒曰。尔畜生敢作人言。恣意鞭打。遂死於路。拖歸。烹宰脫毛。見犬背上隱隱有數字在焉。仔細辨認。乃其父生時墨刺記。本生年月日時。並無差錯。自是舉家戒食犬肉。

昔潁昌府吳儀曹好食犬肉。夢神告曰。狗死為人。人死為狗。互殺互食。自作自受。君能戒殺富貴良人。家業田園。子孫保守。如違吾戒。惡報彰醜。吳後亦誓不食。夫犬有義之物。人家畜之以防奸細。道家以為地厭。世間珍味無限。何苦而食之。

宋穆度字次裴。青州人。政和四年為潁水沈丘主簿。赴同官宴集。及鷄臠至。不下筋搗之再三。但拱手而已。問其故。曰。度平生好聞鷄。一鷄既勝矣。復使再與他鷄鬪而敗。度甚怒。盡拔其腹背毛羽。鷄哀鳴宛轉。一夕死。未幾夢為二皂衣。追去。行經人境。戴金冠七道人。皂衣捨度。扶立於側。執禮絕恭。度意其神也。超揖致禱。其一人曰。汝生於酉。鷄為相屬。何得殘暴如是。今訴于陰司。決不可免。度懼甚。乞放還人世。當設醮六十分位。以謝過。仍資薦鷄。託生道人勅二吏釋之。遂寤。因循憚費。經歲未償。復夢二童來攝。迫趣急行。到官府。七金冠者列坐。責不如前所言。度俯伏請命。乞賽自是之後。不復敢食雞。舉家亦因斷此味。今十餘年矣。諸客為之悚然。穆作異夢記。具述所親。七道人者。實北斗七星靈化。穆氏素所嚴事。故委曲救護至此。

宋北京人聶進家世奉道。不茹大鴈鶩蒜之屬。唯進獨喜食之。其父嘗



之。報曰：將止矣。他日復如初。年二十二歲時，病傷寒，困頓見青衣人來喚，遂應而行。踰山涉水，乃抵大城門。門吏問：「何人？」青衣曰：「聶進也。」吏曰：「來矣。」可速行。已而到一宮闕門下，復有吏，衣裾甚偉，亦抗聲問：「何人？」青衣復白：「聶進也。」亦曰：「來矣。」官人相俟久，可速入。進殊驚悸，引至廡下，或呼令升階。進密舉首，見三人皆王者服。據案坐，諭進曰：「汝嗜食厭物，雖父兄戒飭，不敬聽，是何理耶？此等物亦有何好？進伏地告曰：『茲承嚴旨，自此決當斷食。』王曰：『果能爾，當放還。』進曰：『若復念此罪，死不赦。』王命吏送歸。冥行不知所之。及家，見孀累聚泣，吏推之，身投榻上，血汗從鼻出，約斗餘，移時漸甦。進病愈後，更不食其厭物。

宋婺州天慶觀道士徐澹，然字希孟，庸庸黃冠也。紹興六年，與同輩作醮事，既畢就寢，因睡中若哽咽者，傍人呼撼，再三始寤，已不能言，索紙書之。云：適夢兩青童喚起，隨之前行，至大殿下，童持一狀讀判曰：「戒子徐澹，然屢以葷酒對聖陳詞，可令罰啞一紀，旋以灰酒一杯使飲，覺來即啞，凡數月，同輩共議為設醮祈謝，夢其母曰：『不可為此，恐譴責愈重。』乃書告眾止。

之。未幾，又夢一駛卒追縛到官府，遇有若緋袍繫魚皮帶者，立於西階，問曰：「汝是戒子徐希孟耶？」曰：「字希孟，非名也。」又曰：「是澹州人耶？」曰：「婺州也。」緋袍頭駛卒曰：「豈可錯誤這人，便放回？」將出門，見舊所識法司吏在門下，揖與款語，且云：「澹然坐茹葷罪，受罰啞一紀。今日赴逮，即能出聲，如本觀道流之愆過，固有甚於我者，何為不治？」法吏言：「是日偶三官巡遊天下，親見汝罪，所以行罰。徐因扣請，凡平生所為不善事，尚恐有可知而改者，願以見告。」吏即命取一簿，檢至徐名字，第一項書云：「曾打母一拳，但年方五歲，未為罪。」後一項云：「常孝思，父母乞免染疾，病闕請未了。」吏促之去。行次水邊，墜而寤，其暗如初。又半歲，夢前者兩青童復來，引詣故處，唱云：「徐澹然，改過奉道，用心精勤，可免先罰。與清酒一杯使飲，飲罷，傍有三道士率之同遊天台山。洗足墮溪，俄覺則已身乃卧三清殿後淺水中，呼道童掖起，將入寮舍，猶未悟，聞徐聲音，一切復故。於是徧謁謝鄉老，自述其詳。昔天府吏魁沈判司，性慈善事，玄帝三世矣。一夕夢帝曰：「汝有大厄，吾亦莫如之何。」沈泣拜求，哀不已。曰：「汝家人拋棄五穀罪，歸家長，雖有他善，不



能贖也。夢覺視之信然。後數日沈俾全家泛湖。淨淘溝中棄飯。細縷缸中棄炭。加樹毛為肉糜以待。而家人日阡候。沈不至。怒歸。餒甚。爭食之。斯瀕而盡。又數日。道所以皆慚悔。而沈卒無恙。嗚呼。乞食得塊。猶拜手以謝天。賜况民以食為天。可棄乎。

宋紹興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平江虎丘山有常州僧法道。因病入延壽堂。忽變形作餓鬼。頭目極大。頸窄咽青。口吐猛火。人以食與之。則呼曰。鐵丸也。不可食。如是七日。長洲令為請道法師救之。謂曰。汝生前想有隱惡。急自言。佛法容人懺悔。我為汝誦呪解釋。病僧久之方自言曰。向日在廬山慧日寺作典座。盜常住菜。日換酒一升。後作江州能仁副院。將寬剩米沽酒。有是二罪。法師曰。汝能知過。吾救汝。即挾其口灌呪水。僧昏然遂睡。天明方醒。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

宋福州安國寺方丈育一猫。十餘年。捕鼠甚捷。而不以魚肉向口。寺僕嘗誤灑泔水一擔於地。不即掃滌。猫在傍意若嫌惡。即不食。至于累日。饑困且死。長老忍人。以為畜產異類。而敢妄作惡怒。而投諸井中。未幾。長老

無疾奄化。未及龕斂。矍然而起。嘆曰。我却到陰府。見此猫。乃是冥曹判官。望我入門。起身相揖。徑升殿。白王曰。某昔在世時。蒙其撫養之恩。甚久。雖臨命一擲。不敢啣怨。乞放之還生。以示報德。我已引立庭下。盡聞其語。王從所請。故得反魂。然則吾有負於幽明多矣。自是不敢復害物命。

宋黃丞者。有艷妻。妻不容付。僧者而轉其直。張尉得之一歲。而生男。張之兄戲曰。兒有名乎。曰未也。曰宜名黃兒。豈無黃家氣味耶。張之一家。由是惡其母子。居無幾。妻有孕。張逐妻棄子。佃僕憐而鞠之。明年生女。數年又生女。又數年。螟一子。又數年。以過逐之。二女多病。皆殘廢。而棄子獨無恙。妻死。張悔。復子。其子年已二十矣。父子之恩。復全。天理也。嗚呼。人可昧夫天理哉。

宋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不修戒律。偶得一帛皮。戲披於身。搖尾掉頭。頗克肖之。或於道傍戲。鄉人皆懼而返走。至有遺其所攜之物者。僧得之喜。漸於要衝。伺往來有負販者。歛自草中躍出。昂然虎也。皆棄所齎而奔。每蒙皮而出。嘗有所獲。自以得計。時時為之。忽一日。被之覺。其皮著於體。及



伏草中良久。試暫脫之。萬方皆不能脫。自視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頭耳眉目口鼻毛尾。虎矣。非人也。心又樂于草間。遂捕狐兔以食之。拏攫飲啗。皆虎也。是後常與同類遊處。復為鬼神所役。使夜則往來于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厭苦之。形骸雖虎。而心歷歷然人也。但不能言耳。周歲餘。一旦餒甚。求無所得。乃潛伏道傍。忽一人過于前。遂躍而噬之。既死。將分裂而食。細視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也。幸而為僧。不能守禁戒。求出輪迴。自為不善。活變為虎。業力之大。無有是者。今又殺僧。以充腸。地獄安容我哉。我寧餓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大號。聲未絕。剗然皮落如脫衣狀。自顧其身。一衲僧也。奔舊院。院已荒廢。乃用草遮身。投于俗家。得破衣數件。走于隣境佛寺。因遊方。止臨川崇壽院。衆堂中。是時圓超上人。居看經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問。爾何處人。出家幾夏。臘脩習何等法。而勤勤若此。對曰。某心有悔行。願因上人決之。但不欲他僧聞耳。乃屏侍者。問之。其言為虎之事。叩頭作禮。求懺罪業。上人謂曰。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剗那之間。即分天堂地獄。豈在前生後世耶。爾惡念。

為虎。善念為人。豈非證哉。苟有志乎脫離者。趣無上菩提。還元返本。念不著。則人不為虎。虎不為人矣。方今閻中大善知識。比肩。爾其往哉。僧乃奉教。上人尋話於智作長老。長老見之。以向者事問。皆無異同。雙目猶赤。耽耽然可畏也。後入嶺。不知所適。

唐開元初。尚書邢豫。以監察御史。按覆河西時。因下食。求羊肝。不得。撻主吏。吏生取羊肝。以進。豫見肝。搖動不息。嚙之良久。令持去。乃取一絹為羊。禱佛。半日許。豫暴卒。隨吏見王。王問。殺生有道。何故生取其肝。而能忍乎。豫云。初雖求肝。肝至見動。實不敢食。言訖。見一小佛。從雲飛下。王起頂禮。佛言。如豫所陳。王謂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尋放豫還。

昔文銖者。長安人也。父母令於別業讀書。為莊前堆阜之上。置書堂焉。而性本疎誕。不樂文字。但與隣里少年。彈射飛鳥。捕格野獸。以為戲樂。至於答筍之具。尉羅之屬。弋網。宜羅。弓矢。拋刃。靡不置之。數年之間。殺獲不可勝紀。忽有道士。見之。謂曰。子之頭。何遽變耶。銖驚而問之。乃引於臺下。令其窺井。照之。自見其人形。而獸頭矣。欲求道士。悔謝。更令熟視井中。頃刻。



之間身形不改而頭已百變或為或獸或蛇或魚或珠見之異常愛懼道士  
曰萬物營營各貪其生至於飛動皆重其命亦及天道而殺之當有此報  
耳每變一頭則受一生終尔所殺之數一一償之積月累日計其壽限自  
此之後尔身則死乃歷生異類之中報所殺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  
身之日銖銖泣求救龍焚七獄之具以謝前愆洗心改悔不敢更犯道士  
見其誠至乃謂之曰我奉太上之勅歷救眾生之苦名曰救苦真人尔有  
昔緣早合遇道此若不救淪陷無期乃以道士衣與之令其終身修道陰  
功救世廣濟物命方免前罪道士即踊身而起去地數丈立於金蓮花上  
左執瓊梳右執柳枝金冠鳳履身逾三丈通身有五色之光上連天表照  
曜一川逡巡乃隱文銖乃焚羅網之具披道士天衣於其處立殿製所見  
之像晝夜精勤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真仙授以藥訣令遊行海內救  
人疾苦後乃得道而去。

昔有老公其家巨富而此老公思得肉食詭作方便指田頭樹諸子言  
令我家業所以諧富由此樹神恩福故尔今日汝等宜可群中取羊以用

祭祀時諸子等承奉故公之命而取羊以用其後時諸子等承奉故公之命而取  
一羊過得其父將欲殺之其父曰汝等承奉故公之命而取一羊過得其父將欲殺之其父曰  
往時為思故妄使汝等承奉故公之命而取一羊過得其父將欲殺之其父曰  
羅漢過到乞食見其亡父受於羊身即借工入道眼念身觀察乃知是父  
心懷懊惱即壞樹神悔過修福不復殺生

昔佛在舍衛國時拘薩羅國波里城有一人其父名曰羅漢過到乞食見其亡父受於羊身即借工入道眼念身觀察乃知是父  
應入律請市殺之時有一賊在大衆中惡罵佛外假法服以為法門然  
內不思律謂為水離用心之難不復懼言在國前皮不忠道德不日經義  
律儀禪誦之道亦未得證果不動水邊果律之彼人已免生死賊寇之難  
故有餘惡五感陰身輪迴五劫無有解已為清結使所見幾害便當墮於  
餓鬼畜生之道時彼已立於閻羅殿思惟長計內自懇責解知萬物皆悉  
無常生不久存歸於滅與草之變斯未久矣即於佛前悔過自責成羅  
漢道。



國朝吳興何山者舊僧檀越。一日宰猪饌客。先以首入鍋煮之。自去俟其生熟。忽見一人首張口咬齒。頭髮蓬亂於沸湯中。翻覆可畏。僧見之。怖懼戰慄。若無所容。及遣人視之。猶猪頭也。其僧因此改行從善。

昔摩竭國。甘黎園中。城北石室窟中。有衆多獵師。入山遊獵。廣施羅網。殺鹿無數。復遂上山。時有一鹿。隨彼獵師。中大聲呼喚。獵師聞已。各奔馳。自還墮樹。傷害人民。不可稱數。雖復不死。被瘡極重。痛不可言。各相扶持。乃到其舍。求諸膏藥。以傅其瘡。室家立觀。各迎屍喪。歸還。被瘡液生。念知瘡瘻。嚴患。遂獵窟。緣應度。便自捨家學道。作沙門。

昔舍衛國。有一負家夫婦。慳貪。不信道德。佛愆其愚。現為沙門。詣門分衛。時夫不在。其婦罵詈。無有道理。沙門語曰。吾為道士。乞食自居。不得罵詈。唯望一食。婦曰。若汝立死。食尚頗得。況今平健。欲望我食。似稽時節。不如早去。於是沙門立住。其前戴眼。予氣。使現立死。身軀膨脹。口虫出。腸潰腹爛。不淨流溢。婦見恐怖。失聲棄走。於是道人即化作琉璃小城。以

自圍遶。其夫不能得入。即問道。人何不開門。道人曰。欲使開門。棄汝弓刀。其人自念。當隨其語。若能得入手。拳加之。尋棄弓刀。門故不開。復語道人。已去。弓刀。門何不閉。道人又曰。吾使汝棄心中惡意。弓刀耳。非謂手中弓刀。於是其人心驚體悸。道人神聖。乃知我心。即便叩頭。悔過自責。悟道人曰。我有弊妻。不識真人。使我與惡。願小惡。莫便見捨。今欲將來。勸令修道。即起還歸。其妻問曰。沙門所在。其夫具說神變之德。今者在彼。卿自宜往。改悔滅罪。於是夫妻至道人所。五體悔過。願為弟子。請問琉璃城堅固難踰。志明意定。永無憂患。尚德致此神妙。道人答曰。吾博學無厭。奉法不懈。精進持戒。心不放逸。緣是得道。自致此。恒。

梁香閣黎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酣樂。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嘗自飲。未曾與香。今日須食一頓。諸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尔汚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雉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鮓鷺鴨。游沫交錯。



衆咸驚焉。嗟。誓斷宰殺。自後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德風也。後因誌公寄語。遂化于寺。弟子等營墓。將殯。惟棺太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

昔給孤長者子婦玉耶。端正姝好。而生嬌慢。不事翁姑。夫婿給孤。念言佛能化於一切。即詣具陳。欲屈一飯。而為玉耶說法。代令改過。佛既到家。大小皆來禮佛。惟玉耶不出。佛即變化其舍。墻壁皆如琉璃。內外相見。玉耶驚出。禮佛懺悔。佛告玉耶。女人不當自恃端正。輕慢其婿。何者端正。除去邪態。八十四垢。定意一心。是為端正。不以顏色為端正也。女人身中有十惡事。一者初生父母不喜。二者舉養視無滋味。三者心常畏人。四者父母憂嫁。五者父母生離。六者畏夫喜怒。七者懷產甚難。八者必為父母檢錄。九者中為夫婿禁制。十者老為兒孫所訶。從生至終。不得自在。玉耶白佛。稟受下賤。不知禮儀。願訓為婦之法。佛言。婦有五善三惡。何等五善。一者夜卧早起。心常恭順。執事先啓所尊。甘美不得先食。二者夫罵莫恨。三者不得邪非。四者願夫長壽。五者夫出整家。何等三惡。一者不事翁姑。夫婿羞食先取。早卧晚起。夫訶應拒。二者心不向夫。念他男子。三者欲其夫死。

別嫁。佛又告玉耶。世間復有七輩婦。一如姊妹者。愛夫如弟。二如妹妹者。敬夫如兄。三如善知識婦者。訶夫之過。教夫之善。四如婦者。竭誠事夫。唯和為貴。五如婢婦者。務循婦道。不妬聲色。如事大家。六如怨家婦者。見夫不歡。常如寄客。七如奪命婦者。毒心相向。毒藥害之。佛言。為五善婦者。常有顯名。後得生天。為二惡婦者。常得惡名。後入三塗。玉耶流涕白佛言。我愚癡。自今以後。改往脩來。當如婢婦。奉事翁姑。夫婿盡壽不悞。受戒為優婆塞。佛言。善哉。人誰無過。過能改者。善莫大焉。

宋劉琛之沛郡人也。曾在廣陵逢一沙門。謂琛之曰。君有病氣。然當不死。可作一二百錢。食以飯眾僧。則免斯患。琛之素不信法。心起忿慢。沙門曰。當加祇信。勿用為怒。相去二十步。忽不復見。琛之信行之。後病時氣。先預殆死。至九日方甦。如夢非夢。見有五層浮屠在其心上。有二十許僧。連身作禮。因此而寤。即得大利。病乃稍愈。後在京師住。忽有沙門。先不相識。直來大戶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琛之因說先所逢過。答曰。此實頭盧也。願君語已。使去。不知所向。琛之以元嘉十七年夏。於廣陵逢見。事畢。



有相畫其象。而無形像。馳往觀之。比及到門。奄然都滅。後遂證佛果。  
唐若全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舉家奉佛。然不斷肉食。永徽中。蒸一羊。胸骨  
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更命煮。還復如  
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烏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  
不敢食肉。

有揚州白塔寺沙門道相。掌知僧物。自在侵用。忽有冥官數人。白日入房。  
相下地。欲斷其頸。相驚叫乞命。官厲聲言。合房資財。並送還僧。當教汝  
活。相叩頭言。不敢違命。即聲鐘集眾。盡捨衣物。造像設齋。冥官三日復至。  
見相一鉢一衲。不言而去。相自是進脩。卒成明行。

青巖伽藍。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眾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舍  
衛城乞食。聞波斯匿王宮門外。有多眾人民。各携手啼哭呼喚。便作是說。  
於此園土。有大惡賊。名鴛鴦。殺害人民。暴虐無慈。村落居止。不得寧息。  
殺害人民。各取一指。用作華鬘。首飾以是。故名曰鴛鴦。鬘願王當降伏此  
人。比丘食已。詣佛世尊。具陳前事。佛便往彼時。有眾人擔薪負草。及耕田

人。有行路人。詣世尊所。語世尊言。沙門莫從此道行。所以然者。此道中有  
鴛鴦。殺害人民。無有慈心。於眾生城郭村落。皆為彼人所害。彼既殺人。  
以指作華鬘。懼燒世尊。遂更前進。時鴛鴦見世尊來。見已便作是念。  
今此沙門。獨來無伴。我當殺之。即拔腰劍。往至佛所。世尊遙見。便復道。  
鴛鴦。鬘走逐世尊。後盡其力。勢不能及。時鴛鴦便作是念。我走能遠。象  
亦能及馬。亦能及車。亦能及暴惡牛。亦能及人。然此沙門行。亦不疾。盡其  
力。勢不能及。亦時鴛鴦。鬘遠語世尊言。往大沙門。世尊告曰。我久自住。然  
汝不住。時鴛鴦。鬘便作是念。我行惡行。即捨腰劍。五體歸命。求為沙門。其  
具足戒。佛言。善來比丘。鬘自墮。猶如剃頭。彼所著衣。化成袈裟。佛為說  
法。成阿羅漢。時波斯匿集四部兵。出舍衛城。欲往殺彼賊。鴛鴦。鬘先避  
世尊。其向佛說。世尊告曰。若今王見鴛鴦。鬘。剃除鬘髮。著三法衣。以信  
因出家學道。王意云何。王報言。若見當問訊禮敬。無有害心。然彼見  
有慈心。安能修行沙門之行。時鴛鴦。鬘去。佛不遠。結跏趺坐。直身正足。  
合在前。時佛舉手。示鴛鴦。鬘。處時波斯匿見鴛鴦。鬘。便



前惜盡其衆。而無形像。馳往觀之。比及到門。奄然都滅。後遂證佛果。  
唐若金吾兵曹京兆章知十舉家奉佛。然不斷肉食。永徽中。煮一羊膾。其  
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更命煮。遂復生。  
後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  
不敢食肉。

唐揚州白塔寺沙門道昶。掌知僧物。自在侵用。忽有冥官數人。白日入房。  
覆昶下地。欲斷其頸。昶驚叫乞命。官厲聲言。合房資財。並送還僧。當教汝  
活。昶叩頭言。不敢違命。即聲鐘集衆。盡捨衣物。造像設齋。冥官三日復至。  
見昶一鉢一袖。不言而去。昶自是進脩。卒成明行。

青婁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衆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舍  
衛城乞食。聞波斯匿王宮門外。有多衆人民。各携手啼哭。呼喚便作是說。  
於此園土。有大惡賊。名鴛崛。殺害人民。暴虐無慈。村落居止。不得寧息。  
殺害人民。各取一指。用作華鬘。首飾以是。故名曰鴛崛。嬖王當降伏此  
人。比丘食已。詣佛世尊。具陳前事。佛便往彼時。有衆人擔新負草。及耕田

人。有行路人。詣世尊所。語世尊言。沙門莫從此道行。所以然者。此道中有  
鴛崛。殺害人民。無有慈心。於衆生城郭村落。皆為彼人所害。彼既殺人。  
以指作華鬘。懼憊世尊。遂更前進。時鴛崛遙見世尊來。見已便作是念。  
今此沙門。獨來無伴。我當殺之。即拔腰劍。住至佛所。世尊遙見。便復道還。  
鴛崛趨走。逐世尊後。盡其力勢。不能及時。鴛崛便作是念。我走能遠。衆  
亦能及焉。亦能及車。亦能及果。惡牛亦能及人。然此沙門行。亦不疾。盡其  
力勢。不能及。亦時鴛崛遙語世尊言。注大沙門。世尊告曰。我又自住。然  
汝不住。時鴛崛趨便作是念。我行惡行。即捨腰劍。五體歸命。求為沙門。及  
具足成佛。言善來比丘。身自墮。猶如剎頰。彼所著衣。化成袈裟。佛為說  
法。成阿羅漢。時波斯匿四部兵。出舍衛城。欲往殺彼賊。鴛崛見先  
世尊。具向佛說。世尊告曰。若今王見鴛崛。剎除髮鬘。著三法衣。以信  
因出家學道。王意云何。王報言。若見當問訊禮敬。無有害心。然彼見  
有慈心。安能修行沙門之行。時鴛崛趨去。佛不遠。結跏趺坐。其身正  
念在前。時佛舉手。示鴛崛處。時波斯匿見鴛崛。復更



堅佛言勿怖。自到彼所。當與王語。時波斯匿王便往。至鷲峯。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時波斯匿王問鷲峯。言尊者鷲峯。名何等。尊者答言。大王。我名伽瞿。母名蔓多耶尼。王報言。汝善自勉。進我。今盡形壽。供養尊者伽瞿。衣披飯食。病瘦醫藥。牀敷卧具。無所吝惜。常當以法擁護。時波斯匿王頭面禮足。繞三匝已。詣世尊所。白言。世尊。不降伏者。能降伏之。

昔有國王。喜食人肉。勅厨士曰。汝等密採人來。以供厨食。以此為常。經十二年後。其王本身生兩翅。飛行取人。已得四百九十九人。時有國王始出宮門。逢一道人。說偈求乞。王即許之。還宮當賜金銀。其取人王空中飛來。抱王得去。還於山中。其數已滿。當發以祀天。取人王曰。汝何不懼。國王對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何須愁耶。但出宮時。路逢道人。為吾說偈。即許施物。今未得施。以是為恨。今王弘慈。寬恕。假日施訖。不敢違棄也。即聽命去。若不還者。吾往取汝。亦無難也。王還宮。即開庫藏。布施遠近。拜太子為王。殷勤百姓。辭決而去。取人王見其來。即問曰。身命世人。所重愛者也。而卿

捨命。世之難有。不審何所志趣。願說其意。國王答曰。即日吾施至誠。願當得不退轉作佛。願度十方。彼王問曰。求佛之義。其事云何。國王便為廣說五戒十善四等六度。於是心開豁然。後受五戒。不復取人。為清信士。因救四百四十九人。各還其國。

昔有一極貧人。善曉鳥語。為賈客賃擔。過水邊。飯鳥鳴。賈客怖。負人反美到家。賈客問言。我在彼飯時。聞鳥鳴。我大怖。而君反笑。何耶。答曰。鳥向擔我。賈人身上有好白珠。汝可殺之。出珠。我欲食其肉。是故我笑耳。曰。汝可不殺也。答曰。我坐前世貧人財物。故貧為賃擔。若復殺人取物。後世受苦。何時當已。我今寧死。不為此事。

唐馬周者。華山素靈。官仙官也。唐受命。太上勅同下佐於國。而沉酒于酒。洎後凡塵間二十年。棲旅困餒。幾於僵仆。聞素天綱善相術。因詣之以決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何相之有。周大驚。問其術。綱曰。可自此東直而行。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迫。而與語。但隨其後。災可除。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默隨其後。



登一大山。周隨至山頂。雙顧見下牛坐樹下。語曰。太上命汝佐聖孫。何為  
昏沉於酒。五神已散。旦夕將死。而不修省耶。周憤然未曉。曰。汝本素靈。何  
與官。今太華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八宮關經。歷宮門數重。至大殿簾前。有  
宣言責之。使還其舊署。自責省愆。與所司送於東廡之外。院中室宇宏  
麗。視其居則姓名存矣。啓鑰而入。爐火鼎器。床席宛如近樓止。沉吟思之。  
未能了悟。忽有五人。衣五方之衣。長大奇偉。立於其前。曰。我皆先生五臟  
之神。先生酣酒流蕩。濁辱其身。我幸久居此矣。但閉目將復神室也。周瞑  
目久之。忽覺心智明悟。併憶前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謝過。求詣長安。明日  
復謁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耶。已瘳矣。六十日。當一日九拜。位至台朝。  
勉自愛也。貞觀中。勅文武各貢理國之策。周代常何奏策。意出人表。是日  
拜拾遺。監察御史裏行。自此累居大任。輔佐太宗。一旦群仙降室。曰。佐國  
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徵命。無復留也。

梁桓閻者。不知何許人也。自西蜀來。事華陽陶先生。為執役之士。辛勤十  
餘年。性常謹嘿。沉靜。奉役之外。無所營焉。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

集隱居庭中。隱居忻然。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隱居默然。  
心計門人無姓桓者。命求之。乃執役桓君耳。問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  
曰。修嘿朝之道。積年親朝。大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名。將昇天。陶君欲師  
之。桓固執謙卑。不獲請。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  
在世乎。願為訪之。他日相告。於是桓君服天衣。駕白鶴。昇天而去。三日。密  
降陶君之室。言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虫水蛭。葷為藥。功雖及  
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  
陶君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焉。後陶君  
果解形仙去。又為茅山上清第九代宗師也。

晉許敬之。諱遜。生而穎悟。少小通疏。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鹿中之。子隨  
鹿母。猶顧紙之。未竟而斃。因是惻然感悟。即棄折弓矢。學道得仙。

嘉言

○施不在豐期於救乏。○積而能散。無多藏厚亡之患。○欲不置財。○施小德者受小福。○施大德者受大福。○施大而受小者安。○施小而受大者危。



施而不受者昌。不施而受者亡。○與人交有美惡焉。施與報而已矣。此種交有禍福焉。感與應而已矣。施報感應。若形影聲響然。○其用財先施其施。舍務周急。

○夫人為道務。在博愛。哀憫。施與。德莫大焉。○為人大富。從布施中來。○布施得財富。○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議。○觀人施道。助之歡喜。亦得福報。○未離欲心布施。生人中富貴。及六欲天中。若離欲心布施。生梵天上。乃至廣果天。○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施三種人。果報無盡。一者諸佛。二者父母。三者病人。○運心常寬廣。此則名為布。較已惠於人。方可名為施。○好喜施人飲食者。所生之處。天廚自至。色力具足。聰慧辨才。壽命長遠。○若施法師。流通大乘。講宣如來秘密之藏。令使大眾開其心眼者。得無量報。○若有貧窮人。無財可布施。見他修施時。而生隨喜心。隨喜之福報。與施等無異。○財施如燈。但明小室。法施若日。遠照天下。○請僧之時。僧次供養。無別異相。其福實多。○布施備淨戒。智慧捨慳貪。功德日夜增。常生天人中。○所施福利。成就

福智得無生法忍。○給濟眾生。廣植福業。致得成佛。○賢者好布施。天人自扶將。施一得萬倍。安樂壽命長。○施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善人福最深重。○給濟貧乏。苦惱眾生。其福曠然。不生悔悵。

○施恩勿求報。與人勿追悔。○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吾利益厚。吾施益博。○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布施度已不加貧。○積功立名。加惠及物。上天所鑑。○舍道抱德。推誠樂施。○濟人度物。所在通利。長生不死。永享貞吉。○其施厚者。其報美。○念道者。施貧乏。生富貴。聰明身。○財者。眾生性命。能捨命財。接濟孤貧。內息慳貪。外除剗奪。人天利潤。生死蒙恩。○一切布施。生歡喜心。福報無邊。○以善道施人。功德最重。○見人窮乏。飢寒困急。損已布施。令人富貴。福報萬倍。○施惠鳥獸。有生之類。割口飼之。無所愛惜。世世飽滿。常在福地。○一切眾生。如我眷屬。飢寒念與衣食。疾病念與醫藥。冤讐念與解釋。當後末世。證真人行。○散財施惠。開出倉庫。賑恤貧窮。積功累德。升上仙堂。○施者不望報。聖賢也。施恩望報者。小人也。○如無至誠心。施雖多而無益。



捨不望報。施雖少而獲報多。○損身施惠。後受大福。○施惠布德。念度衆生。死昇東華。受彌飛天。

感應

唐裴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惠施。一日有一老人踵門求緣。兄弟待之盡敬。老人曰。觀君兄弟皆長者也。積德如此。豈其無福。安史之亂。為老人所引。入一洞中。由是得脫兵難。其後兄弟皆至大官。舉家壽皆過百。唐神龍年中。襄陽將鑄佛像。有一老姥至貧。營求助施。卒不能得。姥有一錢。則為女時母所賜也。實之六十餘年。及鑄像時。姥持所有。因發重願。投之鑪中。及破鑪出像。姥所施錢。着佛胸臆。因磨錯去之。一夕錢又如故。僧徒驚異。遂置錢不去。乃知至誠發心。必有感應。

宋奚百三。本一貧者。一日見一道者。詣一鋪乞一文錢。鋪家睚眦不與。百三嫉之。取腰間一錢授與。是夕即夢道者與之去。齋及覺。願齋果落。宋茶陵陳天福。歲凶。教廩平糶。貧不能采。則與米。無米則與飯。又無米與錢。貴乘賤糶。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銅錢一百二十為糶米一斗。陳

云。道人要齋糧。當納上一斗。何必用錢。道人受米出門。遂題四句於壁間。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糶米來。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上。金馬陳後富有起。賑濟倉。平糶濟人生。三子長季忍。以季雲。三季芳。名蘭孫。父子皆請鄉漕。蘭孫補入國學。皆登第。官至太常丞。人云平糶之報。甚重。而道人者其仙乎。

宋張八公。處州龍泉人也。家富好施。鄉人德之。彌張八佛。產分二子。長者未穀。率銅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八十。其子意欲薄有所增。張公於門看糶者出。問之價。曰。略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曾玄孫皆登第。時黃溪馮公為人本分。亦好施。人以米稱之。其子夢蘭。進士科。鄉人謠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宋吉州仙居道堂。嘉熙辛丑。堂隣有李老家。稍溫飽。道人來往。即供以茶。深熟者。酒適有幼子病瘵。骨瘦如柴。死期可必。忽有堂內三道人。姿容古采。曰。今嗣能過堂。同榻一宵。則可再生。李老亟遣去。是夜兩道人。笑之而睡。一道人蓋其上。其氣蒸人如火。病者如坐氈。及旦。病者



且忍耐凡若此者五六次早起精神清爽肌骨美暢索飲食如常第十日  
歡悅殊異道人囑之曰姑遲兩年方可娶若早則病復乘李老夫婦拜謝  
之子以錢會布帛一毫不受但受果飲三杯辭堂往素州仰山時天色晚  
李老與堂中道報苦留之不從所請方出門則不見矣乃知其仙也  
宋南劬州沙縣祝染者遇歲歉為粥以施貧後生一子聰慧請舉金華  
榜將開忽街上人夢捷者奔馳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上書四學曰  
施粥之報及榜開其子為特科狀元

宋福州張善元夫家夫婦皆好善樂施雲水道流群食其家寶祐丁巳年  
間張嘗於市見一道人橫卧道傍滿身汗穢邀歸舍之張以子繫官急用  
誠妻曰道人欲去則以百錢遺之次早道人告去妻如夫誠道人索銀子  
妻恠之道人曰昨日寄銀子二十兩在你夫處安得欺我遂轉地大時不  
已妻以少斂插遺之道人必如數乃已妻不得已累增如數償之而去夫  
恨以為平生好善乃獲此報仍誠左右曰夫歸切勿言恐其好善之念也  
未幾其子將受刑吏求銀二十兩可免欲取於家恐不及事在邸中大憂

同邸一道人乃我子也... 皆成罪矣數年多夕可及矣曰雖然守安世得安如求或首之曰若勿  
憂慮開篋取銀子及系和於篋中投之但早昔發成... 始自道人以水投篋中曰且視之則皆我夫... 前口道人人早算結辭去其後大賊取篋子... 其子半并携其半以歸妻聞之方悟即前日道人所為也

宋朝東京未亂時遠郡有一七人舖入太學肆習之暇常出獨坐此亭前茶  
肆中見道人手執道扇緣化上人... 道人受施無厭心七人與之無色色... 可請道人一茶否茶罷清人曰貧道欲... 程事不必問東京不久亦成也... 實告或笑或侮七人亦... 不去若不... 遂以布衲... 行者... 形異...



人始驚亦不告同舍明早遂行方至城外而適人人在彼相送口口口口無以為贈以此扇與官人遮日所遇細落或有人群嘆此扇則是鬼也切不可駐足若無人嘆此扇時方可緩送行則以此扇從便棄之言訖長揖而別回首道人亦不復見心甚異之上人持扇在手一處過一處則見數十人或見三五十人或百十人相逐來觀群聚指嘆行兩日有來自後者則云東京已隔七人益驚驚疑而進人行兩日而嘆者漸少及更三數日則不復有嘆者矣士人乃思道者之誠將此扇棄之田中而去行將半里復自念曰道人以此扇遺我保全性命今既至此豈可忘而棄之耶至元處拾取則見所執之扇已化為觸髅矣

宋太平州通判葉仁字平甫嘗為文鏤板以為勸戒云食饌不可廣傳傳之浸遠殺生益多方書不可不傳救人疾苦陰德不必又常集諸經以十餘本印施於水陸會中以為廣福之助一日有作水陸佛事而忘請經以者是其夜夢其妻云汝雖至誠而不請葉通判經呪無益也其家感之遂將設壇場之齋往請經呪止生惡夢葉乃以其板施於僧坊今過水陸印施焉

至誠印施經卷其功不細

宋崔公度自以好施食每施食時常以尊勝黃幡徧舖食上率及半為即非有大故未嘗廢得館職後嘗飲於親故家平中又去歸道於蔡河有酒帘未收馬過溺之驚逸崔陸地不知人以其夢中見一婦人至此崔學士也急解帽巾蒙其首又指其後曰此乃施食崔學士今有難不可不救俄有十餘人應聲而至皆婦人也與之撫摩視視崔覺稍甦馳卒扶之歸家人在帷暮夜安得有人裹首崔彷彿能道向來事亦不悟數日瘡愈解其帕視之乃古一紅縷有血跡已中實碎紙甚多心忖食幡也其物應手灰灰方知是也耳

宋陽樞密死數日夢與孫曰吾在生雖剛褊然無人過人成歎若能為吾設屢拯遠勝為作佛事於吾亦有所損其孫即日以五百碩米付縣令孫君既拯濟是夕復夢樞密分笑曰吾即生天矣

宋趙秋學子去江都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隣人爭方度以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去度得以葬他



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養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昔阿育王宮有一婢使見王作福自尅責言王先身時布施如來一抔土故得此富貴今日復作將來轉勝我先身罪今日所下又復貧窮無可修福將來轉賤何有出期思已啼哭偶因掃地得一銅錢即施眾僧心生歡喜不久病終託阿育王夫人腹中為女出世端正殊妙右手常捲年滿五歲王抱膝上摩手取開有一金錢隨取隨生而無窮盡須臾之間金錢滿截王怪所以往問夜奢羅漢答言此女先是王婢掃糞壤中得一銅錢布施眾僧生為王女報應如此

昔李無競調官東京至朱仙鎮見二丐者爭打於道曰我終年乞丐得錢數百被你借用頑不肯還無競見其毆擊頗猛因以已錢代償一乃捨去一曰君能為吾解圍真善人也吾住在隆和曲他日訪我必當有報無競行既數里復自念曰彼丐者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既至東都乘暇訪之果得其人延無競至廬飲以酒無競三辭復進以批無競恐拂其意略取

二枚懷之中途取看乃紫金也

宋崔煒少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壚者毆擊良苦煒趨解曰酒直幾錢當壚者曰酒直一貫煒即脫衣為之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塗乃曰昨蒙為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治贅疣今日越井崗艾以許聊以為謝若遇贅疣即可以此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其後遇一僧人贅垂于耳一灼立愈由是知名延之者衆一旦遂成富室煒不敢忘日夜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靜女葛洪妻也行此灸於南陽者積有日矣

宋大觀間一官負於京師見一靴是其父葬時物遂問鋪家答言一官負携來脩可候之既至乃其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隨之一二里度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學鎮江太守葛繁其子謁繁言之因問繁何以為幽冥所重繁曰子始者日行一利人事自後或二或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問何以利人繁指座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感人是子為正之若人渴能與之一杯水皆利人一事也但隨



其事而利之尔。上至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乃有利益後有異僧見繫在淨土境。

宋安慶府劉懋英富商也未生時母夢神人告曰爾某時生子所惜壽不永至期生懋英術者推命言壽止三十二懋英踈豪倜儻輕財重義年二十即周遊湖海懋遷有無日益充裕嘉熙年間淮旱粟直翔湧懋英轉粟十數萬止依糴處元直發糶富室遂皆平糶二百里內賴以不殍自是不復興販他物逐年必轉粟他方歸糶於時直量減二百里之遠近德之年三十二溺水於峽榜屍不獲里人哀金建黃錄薦拔識與不識皆為流涕越十餘日忽歸言溺水後到水府見王者延坐曰公壽止今日冥間以公有陰德擬公為冥間判官又以公有母在議延公壽三紀未委公意何如懋英曰願少延殘喘以奉老母王者曰吾亦意公意如此但今正當劫數可就此少避須臾設宴仙樂清醴品饌珍異皆非人間所識酒三行有道士捧文書至乃曰里人所建黃錄有王旨趣歸懋英辭王留更飲酒再行王送出遂甦乃在龍帝廟身未嘗濡懋英在水府片時頃人間已十數日

矣懋英由此為善益篤年六十八一日沐浴更衣語妻子曰我今日為冥間所錄為判官矣脩然瞑目而逝

宋洛陽民石氏開茶肆令弟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污藍縷直詣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其不遜去咎女女畧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于地即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曰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之既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既笄嫁為管營指揮使妻後為吳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宋金華范茂載建炎二年以秀州通判權江淮發運司幹官官舍在儀真方劇賊張遇寇淮甸民間正謹范泊家舟中而日詣曹治事其妻張夫人平生耽信佛教每游僧及門目所見物悉與之不少吝郡有僧鳴鏡鉢行乞于岸呼曰泗州有箇張和尚緣化錢脩外羅城張邀至舟所僧於袖間



出雕刻木人十許枚。指之曰：此為僧伽大聖。此為木叉。此為善財。此為土地。命之笑。則木人欣然。啓齒。面有喜色。取一梵枕。鼓而寢者。以與張。曰：此僧伽初生時像也。又以藥一粒授張。戒使吞之。張施以紫紗皂綃各一匹。僧甫去。范君適從外來。次子以告。問何在。曰：未遠。遣人追及。將折困之。僧殊不動容。索紙書十字者二。又書九字。及徐字于下。以付范。即去。張氏取藥欲服。而其大如彈丸。不可吞。乃命婢磨碎。調以湯而飲之。明日僧復至。問曰：曾餌吾藥否。以實對。僧歎曰：何不竟吞之。而碎吾藥。然亦無害也。後兩日。賊船數百渡江。而南將犯京口。最後十餘船獨回泊真州。殺人肆掠。是時岸下舟多不可計。舳舻相銜。跬步不得動。范氏之人無少長皆登津散走。張以積病不能行。與一女舛妾。宜奴者三人不去。但默念救苦觀世音菩薩。時正月十四日也。一賊登舟。從蓬背探矛入。當張坐處。所覆絲衾四重。皆穿透。刃自腋下過。無所損。賊跳入中。又舉矛刺之。出兩腋之間。亦無傷焉。賊驚異。釋杖問曰：汝有何術。至是曰：我以產後得病。故待死於此。但誦佛爾。安得術哉。家藏金銀一小篋。持以相贈。幸捨我賊取之。而留

其衣服。曰：以為買粥費。去未久。又一賊來。持火藥罐發之。欲焚其舟。未及發。而器墜水中。亦捨去。俄頃兩岸火大起。延及水中。范氏舟纜已斷。如有牽挽者。由千萬艘間無人自行。出大江茫然不知東西。唯宜奴扶柁。夷猶任所向。遂獲無咎。

昔舍衛國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大富。生一男兒。身體金色。相師占省。見其奇相。即為立字。字修越。那提婆。華言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一井水。深廣八尺。汲用其水。能稱人意。一切所須。如心即出。兒年轉大。才藝博通。長者愛之。未敢逆意。而作是念。我子端正容貌無倫。要當推求。選擇名女。金容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即募諸賈周遍求之。時閻婆國有大長者。方生一女子。名修跋。那婆蘇波。華言光明端正非凡。身體金色。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所出。稱適人意。時彼長者見之。亦自念言。我女端正。要得賢士。如我女比。乃當嫁與。爾時女名遠布舍衛。金天名稱。後聞女家。時二長者各懷歡喜。求為婚姻。娶婦既竟。還至舍衛。時金天家便設上供。請佛及僧供養。一日佛受其請。為長者及金天夫婦廣宣妙法。皆獲須陀洹。



灑佛還精舍。金天與婦。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聽許。俱往佛所。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法衣著身。便成沙門。漸漸教化。悉成羅漢。佛言過去四婆尸佛滅後。遺法在世。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落有諸人民。豪貴長者。見衆僧至。各競供養。時有夫妻二人。貧餓困乏。每自惟念。我父在時。財寶積滿。今者我身貧困極甚。何其苦耶。爾時雖富。不遭斯等聖衆之僧。今既得值。無錢供養。慘然而啼。婦見夫啼。而語壻言。今汝可往。至本舍中。於故藏內。推貯錢寶。當用供養。夫如婦言。至故藏內。得一金錢。于時其婦有一明鏡。即共同心。以用布施。買一新瓶。盛滿淨水。以此金錢著瓶水中。以鏡著上。持至僧所。至心布施。於時衆僧。即為受之。各各取水。而用洗鉢。復有取水而飲之者。時彼夫婦。歡喜情悅。遇疾命終。生忉利天。時貧人者。即此金天夫婦是也。

昔舍衛國有豪貴長者。財富無量。唯無子息。夫婦每懷悵。歎禱祀求索。精誠款薦。婦生一男。端正希有。父母宗親。值時宴會。共相聚進。詣大江邊。飲食自娛。父母將兒詣其會所。父母念此兒。從坐擔負。父負已竟。母復擔之。歡

娛自樂。臨到河邊。意卒散亂。執之不同。失兒墮水。尋時搏撮。竟不能得。父母憐念。愛著傷懷。其兒福德。遂復不死。隨水沈浮。為一魚所吞。雖在魚腹。猶自不死。下流村中。有一富家。亦無兒子。種種求索。因不能得。而彼富家。恒令一奴。捕生為業。值得吞小兒魚。剖腹得兒。施與大家。大家觀省。而自慶言。我家由來禱祠神祇。求索子息。請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便摩拭。乳哺養之上。村父母聞。下村長者。魚腹得兒。即往其所。追求索之。言是我兒。我於彼河而失。是子。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若之亡兒。竟無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其兒父母。說是我兒。我於某時。失在河中。而彼長者。復自說言。我於河中。魚腹得之。此實我子。非若所生。王聞其說。靡知所如。即為二家評詳此事。卿二長者各名此兒。各與一。於理不可。更共供養。至兒長大。各為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即屬此家。彼婦生兒。即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兒年長大。俱為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兒白二父母。我生已來。遭罹艱苦。墮水魚吞。毒死得濟。今我志意欲得出家。



唯願父母當見聽許時二父母心愛此兒不能拒逆即便聽許往至佛所  
求欲入道佛言善來頭髮自墮即作沙門字曰重姓佛為說法得盡諸苦  
成阿羅漢應供佛言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毗婆尸集諸大眾為說妙法  
時有長者子來至會中聞說大法施戒之福生敬信心受三自歸及不殺  
戒復以一錢布施彼佛世世受福財寶無乏長者子今重姓比丘是也由  
其施佛一錢九十一劫恒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父母供給所須受不殺  
戒墮水魚吞不能死受三歸故得羅漢果

昔舍衛城中有大長者婦生一男名曰金財端正殊特是兒手捲父母驚  
怖即開兩手見二金錢在兒手中歡喜收取轉更續生如是勤取滿歲不  
盡兒年長大即白父母求索出家即便聽之往至佛所剃除鬚髮身著袈  
裟臨壇受戒於眾僧前次第為禮隨而禮處兩手按地皆有二金錢受戒  
已竟精勤脩習得羅漢道阿難問佛此金錢比丘先造何福手捲金錢佛  
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毗婆尸出現於世與諸眾僧遊行國界時諸長  
者施設供養佛及弟子時一貧人取薪賣之時得兩錢見佛歡喜即以兩

錢施佛及僧貧人以兩錢施佛及僧故九十一劫恒捲金錢財寶自然爾  
時貧人者金財比丘是也

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猫從東北角入西南角王時見  
已即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  
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步步之中盡得銅  
盆皆滿金錢王雖得錢怖不敢用恠其所以即詣尊者迦旃延詳前所說  
其因緣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善王即請問往昔因緣尊  
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丘  
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  
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三文見僧教化  
歡喜布施即以此錢重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  
復遙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  
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重銅盆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喜恒於五里  
有此金錢以是因緣若布施時應當至心歡喜施與勿生悔心



昔者閩嶽靈鷲山中。多有僧住。諸方人聞送供者。眾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長者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眾僧。自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脩福。今日富貴。今復重作。未來轉勝。我先不修。今世貧苦。今若不作。未來轉劇。思已啼哭。先於糞中。捨得兩錢。恒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我今持以布施眾僧。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伺僧食訖。即便布施。維那僧前欲為呪願。上座不聽。自為呪願。復留食施。諸人既見上座乞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外。到一樹下。食訖而卧。施福所感。黃雲覆之。時值國王最大夫人。亡來七日。王遣人訪。誰有福德。應為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女。福德堪為夫人。即以香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令著大小相稱。千乘萬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後時自念。我今所以得是福報。緣以兩錢施僧。故爾。

昔有三人共賈術。各分得五百萬。餘有一錢。欲與一人。則為不平。欲破分之事。為不然。時沙門分衛二人。共言布施沙門。各言大佳。手共持與沙門。

今世後世並得其福。其生羅閱國中。有一人。

一人主耕田取金。一人主井中汲取金。為受前世而施之福。

有一人。在田耕時。日已垂中。家餉未至。有一道人失路。至其田中。

耕人曰。諾。願留待家餉至。家餉來遲。道人曰。君心可感。願與相

耕人解其衣帶。一訶梨。勸果以與道人。道人曰。君心可感。願與相

五戒。君能受不。答曰。弟子在俗。五戒難全。但受不殺。後時人

家。世世為國王。

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甚多。

以為婦後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其兩手中。有金

如是。展轉取不可盡。名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觀已。此

女答言。其兩手中有金錢。取出已還。生因為其

法賢柔。慈孝順好。喜意施。有德乞者。其

漸次遊行。到祇

如

前



慈納受我供。時彼阿難辨弟在佛左右。問小兒言。若欲設供。當須財寶。是。小兒聞阿難語。尋伸兩手。金錢雨落。須臾積聚。佛勅阿難。汝可取此金。寶物。管理饋餼。請佛及僧。阿難受教。管理飲食。供養訖。竟佛為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白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備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爾時阿難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寶手比丘。宿植何種。生於豪族大長者家。然其兩手有此。金錢。取已還生。值佛世尊。復獲道果。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捺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教化周訖。遠神。涅槃。時彼國王名曰迦翅。收取舍利。造四寶塔。時有長者。見其堅穩。心生。隨喜。持一金錢。安置塔頂。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金錢。伸手而出。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昔祇陀太子。在毗婆尸佛時。布施一奴一婢。給掃寺廟。緣此功德。世世常。得七寶宮宅。門戶兩邊。常有自然金銀。男女擎持寶鉢。滿中七寶。取無窮。

盡。夜中常有自然天兵五百餘衛護其舍。無敢近者。輪王七寶者。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神寶。

昔有天護商主。住陸求那國。常樂布施。於佛生信。欲先入海。若安隱還。我。當於佛法中。作五年大會。天人國內。無不聞知。時有一阿羅漢比丘尼。同。住彼國。思惟觀察。知天護得安隱還。作五年大會。請一萬八千比丘。皆阿。羅漢。學人倍多。凡夫無數。即見上座。名阿婆陀。乃是凡夫。甚能精進。入僧。伽藍。華言莊嚴從此作禮。謂上座曰。大德甚不端嚴。上座心自思惟。云何我。不端嚴。即自觀身。見鬚髮長。即喚年少。剃除鬚髮。比丘尼猶言不端嚴。上。座更喚年少。浣染衣服。尼復至僧伽藍。故言不端嚴。上座瞋曰。我已剃。髮及浣染衣竟。云何謂我不端嚴耶。比丘尼言。佛法以得四果為端嚴。大。德聞商主天護作獅子吼。五年大會。不答言。聞大德是凡夫。為第一。上座。在羅漢眾中。先受供養。是莊嚴不。大德方悟。啼泣懊惱。比丘尼言。何故。泣。答言。姊妹。我今已老。無可堪任。比丘尼言。如來正法。可見觀者。無逾。時。即。大德可往那哆婆寺。就優婆塞。多比丘。此比丘佛之所記。我亦于。



教化第一時長老比丘至。優波笈多出而迎之。謔言大德洗足消息。答言我未洗足。欲見優波笈多。時優波笈多弟子曰。大德此即是優波笈多。來迎大德。即大歡喜。便自洗足。優波笈多即教化之。為覓檀越。洗浴飲食。種種供養。語維那言。今有得二解脫比丘。入坐禪處。乃至一萬八千阿羅漢。悉入禪處。是時比丘入第一禪座處坐。時優波笈多入火光三昧。如是一萬八千阿羅漢。悉入火光三昧。比丘見之。心生歡喜。優波笈多教化說法。比丘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還其本國。阿羅漢比丘尼往僧伽藍禮拜。說言。今日大德莊嚴。答曰。姊妹力也。及五年大會。天護問上座。世尊種種說法。上座所說而無有異。上座答言。於過去世九十一劫。我等為商主入海採寶。擔取滿船。還闍浮提。華言勝金洲時遇大風吹船墮沙海。我等為毗婆尸佛。聚沙為塔。以珍寶物而供養之。時有諸天示我道路。言。尅後七日。有大水來。當汎汝船。入闍浮提。及至七日。果如天言。以此沙塔因緣。經九十一劫。不墮惡道。今得阿羅漢果。汝今能供養爾許多人。於三寶所。我說呪願生死無窮。汝今可出家。天護奉教。即為沙門。得阿羅漢道。

昔舍衛國有長者生一男兒。當爾之時。天雨七寶。遍其家內。相師覩之。白長者言。兒相殊特。生時有瑞應。號為勒那提婆。華言寶天兒年長大。才藝博通。聞佛神聖。心懷渴仰。即辭父母。往詣佛所。而白佛言。願令出家。佛言。善來。鬚髮自墮。法衣在身。佛為說法。即得羅漢毗婆尸佛。出現於世。有諸居士共請眾僧。種種供養。時有貧人。雖懷喜心。無供養具。以一把白石。擬珠。用散僧眾。發大誓願。好施貧人。今此寶天比丘。是乃至九十一劫。受無量福。多饒財寶衣食。自然今遇我世。得道果證。

昔大月氏弗迦羅城中。有一畫師。名曰千那。到東方多刹。施羅國。客畫十二年。得三十兩金。持還本國。於弗迦羅城中。聞打鼓作大會聲。往見眾僧。信心清淨。即問維那。此眾中用幾許物。得作一日食。維那答曰。用三十兩金。足得一日食。即以前有三十兩金。付維那。為我作一日食。我明日當空手而歸。其婦問曰。十二年作得何物。答曰。我得三十兩金。即問金在何所。答言。已作福田中種子。婦言。何等福田。答言。施與眾僧。婦乃與夫言。不已。適過斷事大官。問以何事故。婦言。我夫狂癡。十二年作得金三十



不憐憫婦兒。盡以施僧。大官問其夫。汝何不以供給婦兒。乃以施僧。答言。我先世不行功德。今世貧窮。受諸辛苦。今世遭遇福田。若不種福。後世復貧。貧貧相續。無得脫時。我今欲頓捨貧窮。以是故。盡以金施眾僧。大官元是優婆塞。信士信佛清淨。聞是語已。讚言。是為甚難。勤苦得此物。盡以施僧。汝是善人。即脫身瓔珞及所乘馬。并一聚落。以施貧人。而語之言。汝始施眾僧。眾僧未食。是為穀子未種。芽已得生。大果方在後耳。以是故。言難得之物。盡用布施。其福最多。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沸疏。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聘以為婦。生一女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額上自然有真珠鬘。父母見之。甚懷欣慶。召諸相師。占相此女。相師覩已。問其父母。此女生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此女生時。額上自然有真珠鬘。因為立字。名曰真珠鬘。年漸長大。稟性賢善。慈憫孤窮。有來乞者。脫此珠鬘。尋以施之。續復還生。如前無異。時須達長者。聞彼沸疏有此好女。通致信命。求索珠鬘。聞須達名。為兒求索。前白父母。慈哀憐愍。若欲持我與彼兒者。當作

要擔。必共出家。然後與彼。若不爾者。我不貪著。世俗榮華。時女父母愛念女故。不能違逆。尋即往至。語須達言。具陳女意。時須達聞是語已。共相然可。即為納娶。未經幾時。俱生厭心。尋共相將往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各獲道果。三昧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真珠鬘夫婦。宿植何福。生時自然有此珠鬘著頭。出家未久。獲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鹿野苑中。轉正法輪。度脫眾生。時有長者。名阿沙羅。聞佛說法。化度眾生。而作是言。我當勸化城中民眾。為佛及僧。作般遮于瑟。華言五年大會作是語已。上白國王。乘大白象。行於市肆。處處頭勸化諸人。作般遮于瑟。時有婦女。見其勸化。頂上有珠。尋即問言。此珠鬘為當與誰。婦答夫曰。今阿沙羅長者。來至此中。勸化諸人。我無此珠。持用施與。夫即歡喜。更取寶珠。持用布施。因發願言。使我來世莫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珠鬘。隨我俱生。佛告諸比丘。由於彼時。布施珠鬘。人



我出家得道。

昔佛入舍衛城分衛身衣有少穿壞有一婆羅門見佛衣壞即其家中尋  
入白毘持用施佛。唯願如來當持此以用補衣。佛即受之。佛與授記使於  
當來世兩阿僧祇劫之中當得作佛。

昔迦夷國王名梵摩達時出遊獵於曠野見有一屋即往趣之中有一女  
從求飲食無索不得。王請相見。女都裸形。王解衣與之。著體便無。如是至  
三。王以問女。女答昔為王妻。王飯沙門。又施衣。時諫但設飯已足。不須施  
衣。故受此罪。王欲令我得著衣者。為我作衣。先施沙門。及明經賢者。王求  
沙門。久不能得。可施五戒賢者。賢者呪願云。願令金床女得福無量。得着  
王衣。王問女曰。汝是何神。答曰。我勝於人。小不及天。故在鬼神道中。捨此  
命後當生第一天上。

昔佛在波羅奈國鹿野苑中。爾時梵摩達王其婦懷妊。是滿十月。生一女  
兒。身被袈裟。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召諸相師。占相此女。相師覩已。問其父  
王。此女生時有何瑞相。父王答曰。此女生時。身被袈裟。因為立字。名迦尸

孫陀利。年漸長大。衣亦隨大。稟性賢善。慈仁孝順。將諸侍衛出城遊戲。漸  
次往到鹿野苑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  
懷喜悅。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  
歸白父王。我於今者。出城觀看。到鹿野苑中。見佛世尊。百福相好。莊嚴其  
身。威儀庠序。容貌可觀。願王今者。慈哀憐憫。聽在道次。於時父王愍此女  
故。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  
著身。成比丘尼。精勤脩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  
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迦尸孫陀利比丘尼。宿植何  
福。生於豪族。有此袈裟。著身而生。及獲道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諸  
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迦那  
伽牟尼。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王女。值行見佛。心歡喜悅。前禮佛足。請  
佛及僧。唯願世尊。受戒三月。四事供養。佛即然可。三月之中。受供養已。復  
以妙衣。各施一領。緣是功德。天上人中。尊榮豪貴。常有袈裟。隨身而生。佛  
告諸比丘。欲知彼時王女者。今孫陀利比丘尼是。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須達以百千金  
錢布施於佛而作是念。如我今者財富無量。雖以祇洹精舍百千金錢布  
施佛僧。不之為難。今若勸化貧窮下賤。減割針線而用布施。乃名為難。復  
得無量無邊功德。作是念已。即便往白波斯匿王。尋便然可。即遣臣佐於  
其城內。擊鼓唱令。語諸人言。須達長者。今欲勸化眾人。以脩惠施。於七日  
頭。乘大白象。於四衢道頭街巷里陌。處處勸化。時諸人等。心懷歡喜。競共  
布施。或以衣服瓔珞。金銀寶物。種種鏤釧針線。隨家所有。持用布施。爾時  
有一貧窮女人。客作三月。得一張氈。規用作衣。見須達長者。勸化諸人。即  
便問於其傍。諸人被須達長者。多財饒實。無所乏少。乃能見於地中伏藏。  
今何所乏。乃復從人而行乞索。諸人語言。今彼長者。實無所乏。為憐愍故。  
勸化眾人。欲共脩福。請佛及僧。時此貧女聞是語已。心懷歡喜。而作是言。  
由我先世。不布施故。今若不施。後世遂劇。復自思惟。佛世難值。我今雖欲  
請佛及僧。悉無所有。我今身上。唯此一氈。若用布施。裸形而坐。設不用者。  
後無所望。我今貧苦。會當歸死。寧捨此氈。於牕牖中。擲與須達。須達得已。

遣人往看。見貧女人裸形而坐。時彼使者而問之。言。汝今何故。用衣布施。  
貧女答言。我畏來世。遂更貧劇。以是之故。特用布施。時彼使者。具以事狀。  
往白須達。須達聞已。歎言。奇哉。即脫身上所著衣服。用施貧女。貧女得已。  
心懷歡喜。我今布施。現得花報。况將來世。豈無報乎。遂經數日。貧女命終。  
生忉利天。

昔旁者羅私佛在世時。有紡績者名績。常紡微絨。奉施如來。因白佛言。願  
愍我故。受此微絨。生攝受。以此善根。於未來世。得成如來。能攝一切。如  
是日施一縷。滿千五百。由此福故。千五百拘胝。百億不墮惡趣。百拘胝。反為  
轉輪王。千拘胝。反作天帝釋。奉覲千拘胝佛。又以香華衣服之屬。供養如  
來。從是已後。經一阿企耶劫。出現於世。證大菩提。號善攝受如來。由施微  
縷。發心大故。次第展轉。成滿佛法。當知由心。不由於縷。而說頌曰。行施不  
求妙色財。亦不願感天人趣。為求無上勝菩提。施微而獲求大果。

昔天帝白世尊曰。我先世時。生拘留大國。為長者子。青衣抱行入城遊觀。  
值遇眾僧。街巷分衛。時見人民。施者甚多。即自念言。願得財寶。布施眾僧。



不亦快乎。即解珠璣布施。僧眾同心。呪願歡喜而去。從此因緣壽終。即生初利天上。為天帝釋。九十一劫。永離八難。

昔毗婆尸佛時。有一比丘頭痛之患。薄拘羅尊者。夙為貧人。目持一訶梨。勤菓施之。病愈。緣施菓故。九十一劫。天上人中。享福快樂。未嘗有病。最後生婆羅門家。其母早亡。父聘後妻。拘羅年幼。見母作餅。從而索之。後母憎嫉。即捉拘羅。擲置鏃上。鏃雖焦熱。不能燒害。母後煮肉。拘羅復索。母益瞋恚。尋擲釜中。亦不能煮。母後向河。拘羅逐去。尋擲水中。大魚吞之。遭捕入市。遇父買歸。將剖魚腹。拘羅尚活。告父安詳。無致傷兒。父既見子。喜抱而出。長大出家。得羅漢果。鏃熱不焦。釜煮不爛。水溺不漂。魚吞不死。刀割不傷。年百六十。無疾。由施病僧一菓。

昔有一比丘尼。名曰柰女。即從座起。整衣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我念先世生波羅柰國。為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眾圍繞說法。我時在座間。經歡喜。意欲布施。願無所有。自准貧賤心。用悲感。詣他園園乞求。果菜。當以施佛。時得一柰。大而香好。擊一盂水。并柰一枚。奉迦葉佛。及諸

眾僧。佛知誠意。呪願受之。分布水柰。一切周普。緣此福德。壽盡生天。得為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柰華中。端正鮮好。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

昔有一貧家。供養道人。施與衣食。一年便去。用一銅瓶。乞主人言。是神。打此瓶口。所索皆得。莫請州主。別後貧家。遂巨富。忘道人。囑遂請州主。主問富因。實而答。主即奪瓶。家轉窮。窮方憶道人。四出覓見。依實白言。道人曰。故須此瓶。乞君一榼。盛以材石。賞詣主門。求索瓶也。直到主門。高聲索瓶。主聞。大怒。遣數十人。欲來捉之。開出材石。風吹橫空。主使人身。為此木石。打破頭額。復出千人。風勢所破。死尸塞門。主大怖悸。求還其瓶。其人得瓶。家復大富。廣作功德。死得生天。

昔佛在波羅柰國。穀米湧貴。人民飢饉。擔草賣以自活。彼有緣覺。名曰和理。來遊其國。我早出城。欲擔負草。爾時緣覺。著衣持鉢。入城分衛。至於中道。吾負草。還於城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理緣覺。遙見吾來。即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負草。還想朝未食。吾當隨後往詣其家。乞以過



飢我時。擔草自還其舍。下草著地。顧見緣覺。追吾之後。如影隨形。我時心念。朝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如空鉢。還想未獲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即持食出。長跪授之。道人愍受。其緣覺曰。今糲米飢貴。人民虛餓。分為二分。一分著鉢。一分自食。為應法爾。施主報之。唯然。聖人顧徐食之時。彼緣覺悉受飯食。吾因是德。七反生天。為諸天王。七反在世人之尊。因此一施。為諸國王長者。人民群臣百官所見奉事。四輩道俗所見供養。自來求吾。吾無所須。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當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歡喜。舉國聞知。相師占善。因為立字。名耶奢密多。不飲乳哺。其牙齒間自然入功德水。用自充足。年漸長大。見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為說宿福。因緣。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彌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年極老耄。出家入道。不能精勤。又復重病。良醫治之。教當服蘇病乃可差。尋用醫教。取蘇服之。於其夜中。藥發熱渴。馳走求水。水器皆空。復

趣泉河。並皆枯竭。如是處處求水不得。深自悔責。於彼河岸。脫衣繫樹。捨之還來。至其明旦。以狀白師。師聞是語。即答之言。汝遭此苦。狀似餓鬼。汝今可即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即受教取瓶水。水盡涸竭。心懷憂怖。謂其命終。必墮餓鬼。尋詣佛所。具陳上事。而白世尊。幸為見示。佛告比丘。汝今當於眾僧之中。行好淨水。可得脫此餓鬼之身。聞已歡喜。即便僧中常行淨水。經二歲。即便命終。在所生處。其牙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水。自然充足。不飲乳哺。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昔有長者名鳩留。不信今世後世善惡報應。與五百人共行治生。未到他國。絕食三日。前行遙見叢林。想是居家。到見有樹神。即為作禮。具說飢乏。神即舉手。指端自然出飲食甘水。與之。鳩留飽滿。大號哭。神問何故。答曰。吾伴五百人皆大飢渴。神令呼來。復與飲食。人馬皆足。鳩留問神。本有何福。自致如是。神曰。我本迦葉佛時。作貧窮人。恒於城門摩鏡。有沙門出入。常喜指示分衛之處。及佛圖精舍。如是非一。壽終生此。自然受福。無所短。長者心悟。乃大脩布施。日飯八千人。淘米之汁。流出城門。是以來。



生第二天上。作散花天人。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華言赤澤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與眾超絕。其初生時。於虛空中。天神出現。遂自然有一大幡。遍覆城上。父母見之。歡喜無量。因為立字。名波多迦。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比丘見已。便白佛言。此波多迦。宿植何福。生便端正。與眾超絕。於虛空中。有大幡。蓋遍覆城上。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時有王名。槃頭求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於彼塔邊。施設大會。作一長幡。懸著塔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大幡。覆蔭其上。受福快樂。乃至今者。出家得道。

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從舍婆提華言闍物城。向婆羅門城。時婆羅門城。王屬外道。聞佛欲來。即立制限。若與佛食。共佛語者。當罰金錢五百。後佛來到。入城乞食。人皆閉門。佛與阿難。空鉢而出。見一老婢。持破瓦器。盛臭瀋。旋出門棄之。見佛相好。空鉢而來。心念欲施。佛知其意。申鉢從乞。所棄

瀋。旋婢即淨心持來。施佛。佛受施已。語阿難言。此婢曰。施十五劫中。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得男身。出家成辟支佛。

昔有婆羅門國。名多味家。其王奉事異道。王忽一日。發其善心。欲大布施。如婆羅門法。積七寶如山。有來乞者。聽令自取。重一撮去。如是數日。其積不減。佛知是王宿福。應度。化作梵志。往到其國。王出相見。禮問起居。曰。何所求索。莫自疑難。梵志答言。吾從遠來。欲乞珍寶。持作舍宅。王言大善。自取重一撮去。梵志取一撮。行七步。還著故處。王問何故。梵志答曰。此纔足作舍。復當取婦。懼不足用。是以不取。王言更取三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復還故處。王問何以答言。此足娶婦。復無田地。奴婢牛馬。是以息意也。王言更取七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復還故處。王言復何意。故梵志答言。若有男女。當復嫁娶。吾因用費。計不足用。是以不取。王言盡以積寶。持用相上。梵志受而捨去。王其恠之。重問意。故梵志答言。本來乞取。欲用生活。諦念人命。後世無幾。萬物無常。旦夕難保。因緣遂重。憂苦日深。積寶如山。無益於已。貪欲規圖。徒自勤苦。不如息意。求無為道。是以不取。王意開解。奉教於



是梵志現佛光相。踊住空中。為說偈言。雖得積珍寶。崇高至于天。如是滿世間。不如見道跡。不善像如善愛。而似無愛。以苦為樂。像狂夫之所厭。王見佛光。又聞此偈。王及群臣。即受五戒。得須陀洹道。昔有人大富而慳。其婦好佛法。欲施不敢。塔臨入海。先以鐵蒺藜三重繞舍。婦疑之。不能得出。一心念佛。諸鐵閉闕。變成毳毛。取絹一匹。寄人施佛。佛受呪願。夫與五百伴共在海中。他皆為鬼所散。唯留其夫。諸鬼相語曰。是人有婦事佛。不可近也。伴侶死盡。獨得寶還。問婦何事。婦具告之。二人歡喜。即布施佛僧。會遂得道果。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國中有目連同產弟。大富饒財。七寶具足。庫藏盈溢。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捷連數往弟家。而告弟曰。卿慳嫉不好布施。佛常說布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而施。更開新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勸施。獲大報。不敢違教。諸來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將無為兄所疑誤耶。兄曰。止。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見之人。聞此廢言。

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微報。即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稱計。王女侍從。數千萬眾。純女無男。即問兄曰。是何宮殿。巍巍乃爾。目捷告弟曰。自往問天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福德。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內。迦毗羅國中。釋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捷。有賢弟。大富長者。由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捷告曰。夫人布施。為有報耶。為無報。懷慚愧。向兄懺悔。後至家中。轉更脩福。命終之後。即生天上。受斯果報。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貧人。名曰拔提。為他守門。用自存活。每於一日。擔一樵木。入城欲賣。值城門中。見一化人。語貧人曰。汝今若能持此樵木。用與我者。我當施汝百味飲食。時彼貧人聞化人心懷歡喜。即便以木授與化人。化人答曰。汝今持木隨我。後來共詣。佛殿。當與汝食。時彼貧人即相隨。逐到祇桓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體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即以樵木奉施。



受已捕著地中。佛以神力令此樵木須臾之間枝條生長。花果茂盛。團圓可愛。如尼拘陀樹。鮮<sub>無</sub>世尊在下。結跏趺坐。為諸人天百千萬眾演說妙法。貧人見已。心懷喜悅。即便以身五體投地。發大誓願。以此施佛。樵木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眾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安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是守園貧人。施我樵木。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彼貧人者。以信敬心。施我樵木。善根功德。於未來世。經十三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實獲身得成辟支佛。號曰離垢。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昔有大富家。食口六人。奴婢金銀珠寶。不可稱數。佛與阿難。街里分衛。佛到其門。父母兒子。妻婦孫息。踊躍歡喜。請佛入座。以氈毼布地。食器皆以金銀。佛言。此人前生。值旃誠世。家中窮乏。唯採諸菜。用自繫命。作羹通熟。外有道人分衛。出見沙門。父母便言。我分與之。兒子孫息。各自已分與之。

讓毋令食。六人一時發意。各一日不食。惟恨家貧。無好供養。緣此之福。得生天上人中。當得安隱。豐饒財物。以其發意同等之故。世世共作曰緣。今重相值。父母兒子大小。一時皆持五戒。命終生天。受福無量。今日值佛。皆得羅漢。

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婦。又有一兒。兒又有婦。有一奴一婢。一時共食。有辟支佛來。就舍乞食。各欲當分。捨與辟支佛言。各減少許。於汝不少。在我得足。即共從之。辟支食已。於虛空中。現諸神變。方去。織師眷屬。皆生四天王天。

唐元和八年。法師智誓<sub>與辨</sub>。悟解絕倫。然寡徒侶。偶有耆宿。閑誓著述。乃曰。汝識至高。頗符佛意。今寡徒眾。蓋缺人緣耳。佛猶不能度。無緣。況初心者乎。可辦食布施。飛走。却後二十年。當自有眾。如其教。炊米散郊外。鳥大集。搏飯。誓祝曰。食吾飯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誓往鄴城。開講。有眾千餘人。皆年必比丘。

昔有一比丘。名曰須陀耶。即從坐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



惟念先世之時生維耶離華言國為小民家作子時世無佛衆僧教化我  
時持酪入市欲賣值遇衆僧大會講法過而立聽法言微妙聞則歡悅即  
舉瓶酪布施衆僧衆僧况願蓋懷欣踊緣此福報終生天上下在世間財  
富無限九十一劫家貴尊榮。

昔有比丘名阿難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羅閱祇國為庶民子身生惡瘡  
治之不瘥有親友道人來語我言當浴衆僧取其浴水以用洗瘡便可得  
愈又可得福我即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衆  
僧以汁洗瘡尋蒙除愈從此因緣斯生端正金色晃晃不受塵垢九十年  
劫常得清淨福祐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滅逮得應真。

晉豫章金公世居西山余山以進納補官朴直公正鄉閭所推服許真君  
與郭璞擇地至其所居璞曰璞相地多矣未見有若此者如求富貴則必  
有起歌如欲棲隱大合仙格其岡阜圓厚位坐深邃三峰兀立四環雲拱  
內外勾鎖無不合宜大凡相地兼相其人郭君表裏正與地符乃與真君  
同謁公公欣然出迎歡如平生璞曰公曰許君欲置一舍為修煉之地故

同璞上謁公曰竊觀許君仙風道骨非塵埃中人弟恐此地不足以處君  
耳若誠有意當併致莊產以為薪水之資公曰雖蒙傾蓋然受之無名  
願聞所需寡寡惟命公曰大丈夫一言道命猶以許人况外物乎老  
夫拙直平生無用文券乃取一大錢中破之自收其半以半授許君曰以  
此為券明日遂挈家居西林之廬舍至卒老焉王隆宮有神曰西林地主  
顯忠真官即公是也。

晉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位至尚書令驃騎將軍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正  
盡忠好善惡惡奉佛敬道三教經典莫不通究心好忠施多立功德貧窮  
患難皆得其濟每遇善事靡不力為以永和二年病卒年五十上帝以其  
功德從北帝內禁御史今在南宫承華臺中已得受書行至南岳中以在  
世施惠之功甚多故得返形升朱宮受化。

宋杭州蔣相公者世為杭州人生建炎間樂賑施每秋成糶穀預儲貴則  
賤糶如元價歲無或指以與飢者死之日囑其二弟曰須存仁心力行好  
事里人相與塑其像以報仁心所起靈應如響祈卜者肩相摩咸淳初賜



惟念先世之時生維耶離華言廣嚴國為小民家作子時世無佛衆僧教化我時持酪入市欲賣值遇衆僧大會講法過而立聽法言微妙聞則歡悅即奉瓶酪布施衆僧衆僧况願蓋懷欣踊緣此福報終生天上下在世間財富無限九十一劫家貴尊榮。

昔有比丘名阿難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羅閱祇國為庶民子身生惡瘡治之不瘥有親友道人來語我言當浴衆僧取其浴水以用洗瘡便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即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衆僧以汁洗瘡尋蒙除愈從此因緣斯生端正金色晃晃不受塵垢九十年劫常得清淨福祐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滅速得應真。

晉豫章金公世居西山余山以進納補官朴直公正鄉閭所推服許真君與郭璞擇地至其所居璞曰璞相地多矣未見有若此者如求富貴則必有起歌如欲棲隱大合仙格其岡阜圓厚位坐深邃三峰几立四環雲拱內外勾鎖無不合宜大凡相地兼相其人觀君表裏正與地符乃與真君同謁公公欣然出迎歡如平生璞白公曰許君欲置一舍為修煉之地故

同璞上謁公曰竊觀許君仙風道骨非塵埃中人第恐此地不足以處君耳若誠有意當併致莊莊以為薪水之資許君曰雖蒙傾蓋然受之無名願聞所需多寡惟命公曰大丈夫一言道在身命猶以許人况外物乎老夫拙直平生無用文券乃取一大錢中破之自收其半以半授許君曰以此為券明日遂挈家居西林之廬舍至卒老焉玉隆宮有神曰西林地主顯忠真官即公是也。

晉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位至尚書令驃騎將軍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正盡忠好善惡惡奉佛敬道三教經典莫不通究心好惠施多立功德貧窮患難皆得其濟每過善事靡不為以永和二年病卒年五十上帝以其功德從北帝內禁御史今在南宫承華臺中已得受書行至南岳中以在世施惠之功甚多故得返形升朱宮受化。

宋杭州蔣相公者世為杭州人生建炎間饑賑施每秋成糶穀預儲貴則賤糶如元價歲無或指以與飢者死之日囑其二弟曰須存仁心力行好事里人相與塑其像以報仁心所趨靈應如響祈卜者肩相摩咸淳初賜



廟額曰廣福六年安撫潛說友請於朝封神及二弟皆列侯曰孚順孚應孚佐侯。

晉焦光字孝然河東太原人也。在世已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人。狀如煮芋也。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人。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擔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時。布席與坐為設食。光便坐食。亦不與語。若人不見其往時。仍置薪於人門間使去。連年如此。結草菴於河邊。衣弊即於市中賣薪。以買故衣着之。冬常單衣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光如故。在庵不動。火過去庵盡。光徐徐起。衣服不焦灼。又更作庵。而忽大雪。沒人馬。人屋都壞。村人往視之。不見光所在。疑是庵壓死。乃共杵舉索之。見光卧於雪下。甚有溫顏。了無寒色。人知其異。欲從學。道光曰。我且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年。乃與人別去。曰。我本神仙。以仙功少。布施之德。故來世間償其願也。言訖不知所之云。

漢王探字養伯太原人也。初呂后攝政。探抗跡終南山。居樓觀。以朝元煉歲吐故納新為務。年三十六。常誦道德經。多行賑惠。感仙人趙先生。托以

狂人。形容毀弊。從探求乞不已。而欣然拯之。乃密告之曰。我試子耳。子可教也。遂授黃庭內景之訣。及諸仙所授秘道。漢武元朔六年正月。西靈金母遣仙官下迎。為太極真人矣。

宋石元朴。桐川人。辭家來句曲山。結庵於山下路傍。每以草履施人。又以藥濟人。一旦感鍾呂二仙。授以雙仙透風丹。并飛步丸等藥方。元朴愈加救濟之心。施藥不怠。後遇曾甲楊仙人。授以至道仙化而去。

漢陰長生者。新野人也。陰皇后之宗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位。樂施好道。聞有馬明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與相見。執奴僕之役。親種麻之勞。久而明生不教之。以度世之法。但日夕與之高談當世之事。治生田農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怠。同時往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怨志歸去。獨長生不去。禮敬彌肅。明生乃告之曰。子真是得道者。乃將長生入青天山中。煮黃土為金以示之。立壇歃血。以太清神丹經授之。乃別去。長生歸舍。丹又服半劑。不即昇天。而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施天下窮乏。無問識與不識也。周行天下。與妻相隨。舉門皆壽而不老。後於平都山中白日



昇天。

唐主柯字仙柯，青城橫源人也。母丁氏夢大星照身，及覺室內有光，因而有孕，生而紫胞綠脉，形狀異常。幼穎悟，拔俗，家巨富，不以經意。長則仁慈，好善，見老弱窮困者，惻然哀之，形於顏色。周急施惠，每大雪時，施粒食以濟禽鳥。後遇至人傳丹訣，乃居洞中修煉，歷年無成，鼎忽破，丹乃化為金線石。後因徧行山園，一日至味江龍潭，又上西峯，過道士煉丹柯乃助其薪炭，奉事三年，寒暑不移。道士嘉其志，授以秘訣，令內修上道，外積陰功。丹成復分遺之，柯服丹，漸覺神爽氣逸，身輕意暢。門側有栢數株，騰身而舉，已在栢杪，因此昇天而去。乃高宗儀鳳三年正月也。後其地名羅家山，鄉人為立祠焉。

唐劉德本字孝叔，鄂州人也。好古多能，嘗篆書六經子史，家豪貴，不求進仕，乃往來大江商販。僖宗乾符二年，黃巢陷鄂州，沿江驚擾，德本自度不能還鄉，遂携家捨舟陸行。時歲大飢餓，殍甚多，德本以所販米穀萬石，盡散飢民，活者萬餘家，死者葬之，遠近推仰。已而避地五老峰下，廬江之陽。

也。一日有道者，蓬頭披鹿裘來訪之，不通姓字。德本與之詩酒甚歡，久之，目把臂入深澗，忽見石頭中有老人倚杖而立。德本拜拜，老人不答。徐云：何因到此？德本具述行止。老人似有語云：可同到後院，遂相從行，約四五里，拜見一門，丹碧煥耀，上有金篆，題曰紫元景耀之門。見樓臺層列，宮室相連，守衛之士呵禁甚嚴，不許德本前進。德本但震恐，不敢仰視。欲退間，老人曰：此詠真洞天也。九天使者真王採訪人間，以汝善行，故許到此。汝當籍名九天仙籙，度世不死矣。德本拜拜曰：九天使者真王，見居何處？老人曰：汝為人方歷四世，宿業由多，骨肉未清，未可問也。汝宜嚴持戒行，以澄瑩心神，濟物利生，真王洞鑒隱微，他日必垂拔度。德本拜拜謝老人，曾未踰閻，恍然不見。已還舊止。德本問道者曰：老仙何人？曰：即詠真洞之靈官。九天使者真王之侍衛也。爾既一造神府，躬受嚴訓，吾與爾請從此別矣。德本自後徧遊五嶽名山福地，忽一日，綵雲瑞鶴環繞，所止。德本遂翺飛而去。當時呼為劉仙翁云。

唐韋玄學老師，疎勒國人身，衣毛袍，腰懸數百葫蘆，頂戴紗巾，手持藥杖。



常以一黑犬同行。玄宗時入中國。每施藥餌以救人疾病。得莫不愈。玄宗重之。敬稱為藥王。厥後忽謂請藥者曰。吾本上仙。為有微譴。生於異域。今以施藥濟人。功行已足。當歸天上。遂叱其犬化為黑龍。乘之冲天而去。時開元二十五年也。

唐李雲卿不知何許人也。博通經史。尤善作詩。有山房集二十卷。當時明公辟舉。皆謝不拜。每云上真高仙。必須精持戒行。陰功濟物。遂留心醫道。以救人命。心神穎悟。凡用藥不犯生命。止以金石草木。乃謂古僊製方術。傳於後世。其間有以虫魚為藥。緣此不得輕舉者。有之可以為戒也。先隱西山。後徙居廬山北鼻。數州千里之地。求醫者盈門。皆不受金帛之贈。絕慾斷葷。其所居近九天使者廟。每旦暮祝曰。某以醫藥救民。病苦不圖。權利盡未來世。永無退志。明神靈通。必能加護。凡居山六十餘年。顏色黃潤。目光射人。有識者皆云。陰功所致也。一日因隨來藥人至深山中。忽睹一人圓冠紫袍。相揖曰。我此山之神也。凡天使者真王。傳命以汝救物有功。使我授汝太清九華神丹。太微天帝君飛天綱步地紀。金簡玉字一通。自

此當絕跡人間。精專修持。雲卿拜告曰。凡天使者不審可得見否。神曰。汝雖絕慾斷葷。猶接迹人間。穢氣未除。未可見也。方以手授神丹。玉字隱沒不見。雲卿猶此遠離世俗。乃於聖治峯下為室。修道精勤。苦行。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一日。白日仙去。

昔夷道縣句將山下有三泉。傳云本無此泉。居者皆苦遠汲。人多賣水與之。有一女子孤窮藍縷。無以貿易。忽有乞食人。衣破貌醜。瘡疾竟體。村人見之。無不穢惡。唯此女子獨加哀憐。分飯飼之。乞食人曰。我感汝行善。欲思相報。汝欲何須。女荅曰。何恩可報。今須之物。非君能得。乞人曰。任汝所須。曰。願此山下有水可汲。乞人乃取腰下書刀。刺山下三處。即飛泉湧出。迺便辭去。忽然不見。

昔鄞江二客者。容狀皆如三十許人。棲逆旅。共有一石碩。姑蘇時以藥石救民疾苦。立効。或以錢酬之。一無所取。日於市中乞丐。所得沽酒共飲。凡十餘年。冬夏衣單。一日自相謂曰。我二人有微譴。久謫居此。施藥立効。已滿相與於東渡橋中流之上。投身江中。眾悉驚駭。沿流而下。去橋十丈。躍



出水之波上。振衣相與而去。旅舍視其石碩。無復他物。有古鐵錢二文。識者驗是越王鑄也。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二

